

級年三中高

本讀文國

册一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1  
:1



3 1761 9684 2

### 河南褚季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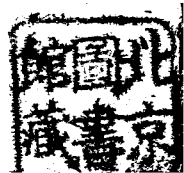
劉義慶世說新語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

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甍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

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 始得一叔

劉義慶世說新語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畧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

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澁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

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義興三橫 劉義慶世說新語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

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並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尙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

國  
文  
讀  
本

南郡龐士元

劉義慶世說新語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抗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劭全踪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



騫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騫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騫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騫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治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 亡友夏穗卿先生 梁超

我正在這裏埋頭埋腦做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說他父親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電氣打擊一般，驀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從悲痛裏兜轉來！幾天內天天要寫他又寫不出。今天到車站上迎太戈爾，回家來又想起穗卿了。胡亂寫了那麼幾句。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却夏穗卿其人。穗卿也自貧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詩說的「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連我也輕易見不着他一面，何況別人？但是若有讀過十八九年前的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亡友夏穗卿先生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

穗卿既不著書，又不講學，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賞的朋友偶然講講，或者在報紙上隨意寫一兩篇。——印出來的著作只有十幾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部中國歷史教科書，也並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樣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說：

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他對於佛學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價值的人，要算他頭一個。

我將來打算做一篇穗卿的傳，把他學術全部詳細說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為穗卿雖然現在纔死，然而關於他的資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現在只把我所謂三十年前印象寫寫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際，有他贈我兩首詩說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記不真了——原稿更沒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請把他寫下來：

『壬辰在京師，廣坐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洎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秋燈挾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鳥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吾子尙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這首詩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時贈我的，距今恰恰整二十年了。我因這首詩纔可以將我們交往的年月約畧記憶轉來。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裏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麼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土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個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他住在北半截胡

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

這會想起來，那時候我們的思想真「浪漫」得可驚！不知從那裏會有怎麼多問題，一會發生一個，一會又發生一個。我們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但幫助我們解決資料却沒有，我們便靠主觀的冥想，想得的便拿來對吵：吵到竟見一致的時候，便自以爲已經解決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後來知道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發生問題的勇氣也一天減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素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於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厭他，而且恨他。穗卿詩裏頭「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即基督教經典裏頭

的撒但。陽烏即太陽——日中有鳥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但我纔說過「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這是我們合奏的革命成功凱歌。讀起來可以想見當時我們狂到怎麼樣，也可以想見我們精神解放後所得的愉快怎麼樣。

穗卿的宇宙觀人生觀，常喜歡用詩寫出來。他前後作有幾十首絕句，說的都是怪話。只記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數，人天從此感參商。』這是從地質學家所謂冰期洪水期講起，以後光怪陸離的話不知多少。當時除我和譚復生外沒有人能解他。因爲他創造許多新名詞，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詩都忘記了——他家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

寄託遙深的律詩，我只記得兩句：

『闔視吾良秋柏寔，化爲瑤草洞庭深。』譚復生和他的是：

『……金裘噴血和天鬪，黃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偷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

這些話都是表現他們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徵。當時我也有和作，但太壞，記不得了。

簡單說：我們當時認爲：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具。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

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穗卿詩說：『嗟嗟吾黨人，』穗卿沒有政治上的黨，人人共知；『吾黨』卻是學術打死仗的黨。

穗卿爲什麼自名爲別士呢？『別士』這句話出於墨子，是和『兼士』對稱的。墨子主張兼愛，常說『兼以易別，』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別士。』我是心醉墨學的人，所以自己號稱『任公，』又自命爲『兼士。』穗卿說：『我却不能做摩頂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聽你們墨家排擠罷。』因爲此自號別士。他又有兩句贈我的詩說道：

『君自爲繁我爲簡，白雲歸去帝之君。』這是他口裏說出來我們彼此不同之點。大概他厭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興味，我們常常彼此互規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後我們各走各路，學風便很生差別了。

穗卿又起我一個綽號叫做『佞人，』這句話怎麼解呢？我們有一天閑談



，談到這「佞」字，古人自謙便稱「不佞」，論語又說「仁而不佞」，又說「非敢爲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麼可惜又有什麼可謙呢？因記起某部書的訓詁「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無才，非敢爲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則穗卿爲什麼叫我做佞人呢？莊子天下篇論墨子學術總結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當時贈我的詩有一句「帝殺黑龍才士隱」，黑龍用墨子貴義篇的話，才士即指墨子——他挖酷我的「墨學狂」，叫我做「才士」，再拿舊訓詁注解一番，一變便變成了一佞人！有一年正當丁香花盛開時候，我不知往那裏去了，三天沒有見他。回來見案頭上留下他一歪詩說道：

「不見佞人三日了，不知爲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賞，終日栖栖爲底忙。」這雖不過當時一種雅諺，但令我永遠不能忘記。現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爛漫着開，枝頭如雪，「佞人」依舊「栖栖」，却不見留箋的人！

我們都學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說：「怕只有法相宗纔算真佛學，」那

乾節易經

三三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 ○ ○ ○ ○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

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性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

國  
文  
讀  
本

湯誓書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甘誓書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禮運 簡體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

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故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 樂記節禮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戚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生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烟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

國  
文  
讀  
本

## 非樂節墨子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謝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摺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



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贖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裳，因其蹄蚤以爲綉履，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維，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

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竄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維，多治麻絲葛緒綱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竄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維，多治麻絲葛緒綱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者？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

國  
文  
讀  
本

## 樂論節荀子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飭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

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也。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

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

---

國  
文  
讀  
本

## 學 記 禮 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攷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



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

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擊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

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

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注釋】

- (一)發慮憲 謂開發思想，以求合乎法則也。
- (二)諛 讀如△又，上聲。諛聞即小有聲譽也。
- (三)體遠 即設身處地，以體察疎遠者之心。
- (四)殍命 即尙書說命。
- (五)典 常也。
- (六)數學半 數，教也。即教學相長之意。
- (七)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居一巷，巷首門側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設之學曰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即術——，州設之學曰序。天子之都或諸侯之國中所設之學曰國學。
- (八)比年 每年也。
- (九)中年 間一年也。

(十) 離經辨志 離經，謂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趨向之邪正也。

(十一) 敬業樂羣 敬業，即對於所習之業不荒廢；樂羣，即於朋徒無陵貳也。

(十二) 博習親師 博習，不以程度爲限也。親師，於訓誦知嗜好也。

(十三) 知類達通 無所不通也。

(十四) 強立而不反 卓然自立，不爲外物所奪的意思。

(十五) 蛾子時術之 蛾子即小蟲，小蟲時時學述銜土之事，結果而成大垤，喻學者積學而成大道也。

成大道也。

(一六) 皮弁祭菜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也。

(一七) 宵雅肄三 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而肄習之也。

(一八) 官其始也 上三詩皆君臣燕樂相慰勞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也。

(一九) 入學鼓篋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出書籍等物。

(二〇) 孫其業 孫與遜同，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

(二一) 禘 讀如力，去聲，五年之大祭也。

(二二) 時觀而弗語 使感於心，不言盡其理，欲其自得也。

(二三) 官先事 謂已任之官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

(二四)士先志 未任者爲學，則先其志之所尙也。

(二五)時教必有正業 以時施教，如：春秋教以禮，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是也。

(二六)退息必有居學 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

(二七)操縵 操弄琴瑟之絃也。

(二八)博依 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與物理，而物理至博大也。

(二九)雜服 冕，弁，衣，裳之類。

(三〇)時敏 無時不敏也。厥修乃來，謂修進之益，猶若水之源源而來也。

(三一)佑畢 佑，視也；畢，簡牘也。

(三二)多其訊 謂多發問詞，以訊問學者。

(三三)拂 言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

(三四)故隱其學 不以所學故自表現也。

(三五)刑 成也。

(三六)不陵節而施 謂人有長幼，教者不宜陵躐而施教，如不教幼者以長者所學者是也。

(三七)燕朋 謂燕私之朋友，不能責善。

(三八)燕辟 謂燕遊辟邪，必惑於外務。

(三九)道而弗牽 謂示以入道之由，不牽率其必進。

(四〇)強而弗抑 謂作與其志氣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

(四一)開而弗達 開其從入之端，但不竟其所通之地。

(四二)或失則易 言賢者之所以過。

(四三)或失則止 言不肖者之所以不及。

(四四)博喻 謂多方教導也。

(四五)唯其師 謂古三王四代所以能爲人君者，以其所師得人也。

(四六)當其爲尸 古者祭祀，立尸以依神，當以家中之卑幼者飾之。

(四七)無北面 天子雖有詔令，師不北面以受。

(四八)庸 功也。

(四九)從容 優游不迫也。喻善對答。

(五〇)聽語 聽學者所問之語。

勸學篇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汗，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



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莖。風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東。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醴酸而蟻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騫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螻蛇無足而飛；鸚鼠五技而窮。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故不問而告謂之躁；問一而告二謂之囋。躁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滄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降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

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貴其明；地貴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逍遙遊節錄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爲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呀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天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澼，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澼，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天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齊物論節莊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不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懦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

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秋水篇 莊子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

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癩今故，故遙而不闕，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竇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瓘井之壽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瓘井之壽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西無東，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 【作者畧歷】

莊子，名周，戰國時哲學家，他的生平事跡，我們不甚知道，據史記說他是蒙人，曾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約死於公元前二七五年左右，所著書有莊子，多以悠

謬荒唐的寓言，發揮其出世達觀之學說，今存者有三十三篇，共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七，大致都可信，外篇雜篇，則十九爲其弟子所記或僞託。

### 【注釋】

- (一)河伯 即河神。
- (二)若 卽海神名，
- (三)拘於虛 虛與墟同。言井魚拘於所居也。
- (四)篤 固也，局限之意。
- (五)曲士 鄉曲之士。
- (六)尾閭 泄海水之所。
- (七)方存乎見少 謂海若方存比於天地自形其小之心。
- (八)蟻空 蟻穴也。或言爲高下之勢，蟻者突然而高，空者窪然而下。
- (九)人卒 愈穢疑「人卒」爲「大率」之誤。
- (一〇)證羈今故 證羈卽證明；今故卽古今也。
- (一一)遙 長也。言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悵悶。



(一二)撥 短也。言稟齡天促，亦不欣企於遐壽。

(一三)公孫龍 戰國時趙人，善爲堅白同異之辯，今公孫龍子一書，傳爲其所作。

(一四)魏牟 魏國公子，據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載，其學任性而不事禮義。

(一五)堅白 當時名學上的一種問題，如一方石，其質堅，其色白，質色即爲一物，原不能分；而公孫龍能把他說得分開。

(一六)汙 同茫。

(一七)鼃 即蛙。

(一八)井幹 即井欄也。

(一九)還軒蟹與科斗 還，顧視；軒，水中亦蟲；蟹，小螃蟹；科斗，蝦蟆子。

(二〇)跽 具備也。

(二一)繫 拘束也。

(二二)知不知是非之竟 上知，名詞；下知，動詞；竟與境通。

(二三)商鉅 蟲名，即馬蚊，亦名馬陸；以其有油氣，俗又曰香油蟲。

(二四)跳 踏。

(二五)大皇 即天。

(二六) 淪於不測 智隱沒於不可測量之所。

(二七) 無西無東 原作無東無西，依王念孫校改。

(二八) 玄冥 即渺茫。

(二九) 壽陵 戰國時燕地名。

(三〇) 餘子 年齡弱小，不能任事之人。

---

國文讀本 (NO. F. 15.)

八 共四頁

駢 拇 莊 子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旬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地之至正也。彼正（俞樾云此正字當爲至字之形譌。）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以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蠹蠹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是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籥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以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爲敢淫僻之行也。

## 馬 踞 莊 子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卓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覽蕙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擗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踳，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踳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 小取篇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畧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與；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者，不求諸人。

墨子

此第一節，總論辯。

此一節當作一長句讀。孫詒讓以焉字屬下讀，是也。焉作乃字解，說詳王念孫讀書雜誌七之一，頁一，及餘編上，頁十三。

辯即今人所謂推論，乃是分別是非真僞之方法。經上云，「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經說上云，「辯，或謂之牛，或謂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經說下云，「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參看我的「墨家哲學」，頁四十七；或「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八篇第三章。）

此節先言辯之用有六：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是也。欲應

此六用，乃『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

說文，『摹，規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字林，『摹，廣求也。』又太玄圖篇注，『摹者，索而得之。』又太玄法篇注，『摹，索取也。』廣雅釋詁『略，求也。』又方言二，『略，求也。就室曰搜，於道曰略。』據以上諸書，是摹略有探討搜求之義。王念孫以爲『無慮』之轉，非也。

俞樾曰，『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然，因誤爲然。』俞說非也，然字不誤。經下云，『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說曰，『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告之，使智也。』此然字之義。然即如此。

『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二分句是推論之大法。謂探討萬物之現象，而以言辭表示之，以便比較參觀而求其間交互之關係。例如『牛有角，馬無角，』皆所謂羣言之比也。

『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三分句論推論之手續。

經說上云，『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一切事物皆是實，實之稱謂爲名。公孫龍子，『夫名，實謂也，』是也。經上云，『舉，擬實也。』孫云，『說文，擬，度也。謂量度其

實而言之。『經說說舉字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文名即是文字；古曰名，今日字。名之爲用，所以擬度一物之物德，被以文字，使可舉以相告。若無名則必須指此物而後知爲此，指彼物而後知爲彼，不惟不勝其煩，其用亦易窮矣。

辭即今人所謂『判斷』(Judgment)。辭從審辛，有決獄理辜之義，正合判斷本義。判斷之表示爲『命辭』(Proposition)，或稱『命題』，或稱『詞』。作『詞』者甚不當，段玉裁曰，『積詞而成辭，』是也。凡名皆詞也。英文謂之 Terms。合異實之名以表一意，乃謂之辭，故曰『以辭抒意。』荀子正名篇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

說即今人所謂『前提』(Premise)。經上云，『說，所以明也。』故即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之故，今人謂之『原因』，謂之『理由。』如經下云，『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其說即所用以明所立辭之故也。

『以類取，以類予』，二分句綜上二分句而言。以名舉實而成辭，合辭而成辯說，其綜合之根據，要不外乎辨別同異有無，以類相從；要不外乎『以類取，以類予』而已。大取云，『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有所選擇之謂取，有所是可之謂予。取

即是舉例，予即是判斷。於物之中舉牛馬，是以類取也。曰，「牛馬皆四足獸也，」是以類予也。

《經說》上曰，「有以同，類同也。」既以甲乙爲同類矣，則甲所有不以非諸乙，乙所無亦不以求諸甲。故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以上釋第一節竟。

○ ○ ○

或也者，不盡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

此第二節，論辯之七法。今分釋之。

(1)「或也者，不盡也。」《經》上云，「盡，莫不然也。」《經說》曰，「盡，俱止。」所立辭爲衆所共認，則無復辯論之必要。「或」即古域字，域於一方，故爲不盡。立辭而不能使人「

莫不然，『則辯說生矣。』易言，『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有辯爭之必要。故經說下云，『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吾昔以『或』爲有待的論斷，例如『此或爲牛或爲非牛，今此是犬，故非牛也。』今細審之，似未必作如此解，故但以爲辯說之所由起，而不認爲辯之一法。

(2)『假也者，今不然也。』假即假設。畢沅云，『假設是，尙未行，』是也。經下云，『假必辭，說在不然。』經說曰『假，必非也，而後假。』据此則本文所謂『假，』似非今所謂 Hypothesis，乃是依據一虛擬之條件而想像其結果之論斷 (Argument by supposition)。例如宋人詞『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此項虛設之條件乃是無中生有之妄想，故云『假必辭，說在不然。』

(3)『效也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欲明此段，須知效，法，故，三字皆墨家名學之術語。』說文，『法，象也。』荀子不苟篇注，『法，效也。』效字有象法之義。經上云，『法，所若而然也。』經說曰，『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凡仿效此物而能成類此之物，則所效者爲『法，』而仿效所成

之物爲『效』，『墨辯謂之』『侖』。『經上云』，『侖，民若法也』，『侖即今所謂副本。譬之爲圓，或以意象中之圓，或以作圓之規，或以已成之圓，皆可爲爲圓之法。法定，則效此法者皆成圓形。

『故，中效』之故字，不可作『是故』解。此即上文『以說出故』之故字。故即是成事之原因，立論之理由。『經上云』，『故，所得而後成也。』『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故曰『所得而後成』。欲知所出之故是否爲真故，是否爲『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之故，莫如用此『故』作『法』，『觀其是否』『中效』。『中效』者，謂效之而亦然也。能證明其爲『所若而然』之法，然後知其即是『所得而後成』之故。故曰，『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

此所謂『效』，即今人所謂演繹的論證。演繹之根本學理曰，『凡一類所同具者，亦必爲此類中各個體所皆具。』『經下云』，『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經說曰』，『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類猶方也，物俱然。』此言同法者必盡相類。此即演繹論理之根據。以同法者必同類，故『效』之爲用，但觀所爲之『法』是否能生同類之結果，即知其是否爲正確之故。例如云：

此是圓形。何以故？

以其『一中同長』故。(用「經上」語)

但觀凡『一中同長』者是否皆圓形，即知『故』之是非。又如云

此是圓形。何以故？

以其爲『規寫交』而成故。(用「經說上」語)

但觀『規寫交』是否能成圓形，即知『故』之是非。此之謂效。

試以印度因明學之『三支』比之。如云：

(1) 聲是無常。……………(宗)

(2) 聲是所作性故。……………(因)

(3)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喻體)

例如瓶。……………(喻依)

此所謂『因』，即墨家所謂『故』。因明學最重因，故『因明』爲明因之學。其喻體喻依兩步即是觀『因』是否含有『徧是宗法』之性而已；即是觀『故』是否中效而已。『喻體』即是說依『因』做去定可生與『宗』同類之效果。『喻依』即是舉出一個與宗同類之事物作例。



希臘之『三段』法與此亦相類。其式曰：

- (1)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大前提)
- (2) 聲是所作。……………(小前提)
- (3) 故聲是無常。……………(結語)

希臘『三段』法之『小前提』即是本文所說之『故。』惟此處先舉大前提，次舉小前提，最後始舉結語，故其間層次不易見耳。試以『三段』法與印度古代之『五分作法』比較觀之，則可知『三段法』之小前提與『三支』之因及墨家之故，正同一作用耳。五分作法之式如下：

- (1) 此山有火。……………(宗)
- (2) 因有煙故。……………(因)
- (3) 有煙之所有火，如竈等處。……………(喻)
- (4) 此山有煙。……………(合)
- (5) 故此山有火。……………(結)

三段法只是五分法之末三分，其實與三支相同也。

近人如章太炎以爲墨家之論證亦具三支。（「國故論衡」下，「原名篇」。）其說以經說上之「大故」「小故」爲大小前提。吾嘗辯其非矣。（「墨辯新詁」上，一；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篇八，章三。）其實墨家論辯之有無三支，本不成問題。蓋墨家之名學本非法式的論理也。若夫三支之基本學理則固墨辯所具備矣。

（4）「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孫云，「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城門篇。」王說是也。舉沉刪去第二也字，非也。說文「譬，諭也。」今引說苑一則如下：

梁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之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

王曰，「未諭也。」

「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

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

此節釋譬與本文互相發明。

(5)『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侔與辟都是『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區別。辟是以此物說用彼物，侔是以此辭比較彼辭。例如公孫龍謂孔穿曰：

龍聞楚玉……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仲尼聞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

(〔公孫龍子〕一)

此即是比辭而俱行。

(6)『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說文『援，引也。』現今人說『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學書所謂『類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辯云『辯，爭彼也』，吾校云，彼當爲彼之誤，廣韻引論語『子西彼哉』，『今本論語作『彼哉』』可見彼字易誤爲彼。吾此校之根據乃是一種援例的論證；吾意若曰，論語之彼字可誤爲彼，則又安知墨辯之彼字非彼字之誤耶？

辟，伴，援三者同是由個體事物推到個體事物。然其間有根本區別。辟與伴僅用已知之事物說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聽者雖爲未知，而在設譬之人則爲已知。故此兩法實不能發明新知識，但可以使入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則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於歸納法。

(7)『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第三第五「也」字皆當作他，說見上文第四段下。

此所謂『推，』即今名學書所謂歸納法。歸納之通則曰，『已觀察若干個體事物，知其如此，遂以爲凡與所已觀察之諸例同類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觀察之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觀察之同類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舉例，予即是判斷。今謂『其所未取』之事物乃與『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斷，說『凡類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例如本篇前有『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與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異也』之上二也字亦與他字同。如此推論猶是『援』之法，以其由個體推知個體也。然王念孫云，『墨子書通以也爲他。』云『通以也爲他，』則是由個體推知通則矣。如此

推論始名爲『推』，始名爲歸納。

又如錢大昕說『古無輕唇音』，因舉『匍匐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讀醕，轉爲蟠』、『伏義古亦作庖犧』、『古音負如背』、『古讀佛如弼』……等例爲證。其所舉例不過數十條，而可下『古無輕唇音』之全稱判斷者，則以其所未取之諸輕唇音爲同於其所已取之『扶服』、『負』、『佛』……諸例，古亦皆讀爲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學』頁五十七至六十。）此項論證，皆合『推』之法。

『是猶謂』他者同也，『吾豈謂』他者異也，『兩句舊說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說其所未取之其他諸例與其所已取之諸例相同。吾若無正確之例外，則必不能說其他諸例不與此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證明古有輕唇音，則不能說錢大昕所舉數十例之外其他諸輕唇音字古不讀重唇音也。

以上釋第二節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

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

此第三節，論辟，侔，援，推諸法之謬誤。

『其然也同』一句，舊脫『其然也』三字；『有所以取之』一句，舊脫『所』字。今並依王引之校增。

辟，侔，援，推各法皆以個體事物爲起點，用之不慎，最易陷入謬誤。蓋此諸法，一言以蔽之，曰，辨事物同異之點而以之推論而已。若辨同異不精，則其論斷必不能正確。此節所論諸謬，大率皆本於此。分別言之，則此節所述謬誤凡有四端：

(1)『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孫讀『夫物有以同而不』爲句，又以『率遂』二字爲同義，皆非也。此十字當作一句讀。率，皆也。言物或有相似之點，而不必皆遂相同也。

此論觀察不精之謬。如牛有尾，馬亦有尾；舜重瞳，項羽亦重瞳；人能言，鸚鵡亦能言。

然豈可遽謂牛與馬同，舜與項羽同，人與鸚鵡同耶？經說上曰，『有以同，類同也。』但可謂之偶有相類之點而已，其相類之點或多或少，或爲大同，或爲小同，（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然不能遂以爲盡同也。例如云，『日之狀如銅槃，』又『日之光如燭，』皆是。

（2）『辭之倖也，有所至而正。』探讀正爲止，亦可通；然此字不必改也。此言兩辭相倖，其正也有一定之限度；過此限度則不得爲正矣。如范縝云，『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亦倖也。然『神之於形，』與『利之於刀，』究竟可以相倖至如何限度？故沈約駁之曰，『若謂此喻盡耶，則有所不盡；若謂此喻不盡耶，則未可以相喻也。』

（3）『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學，謂之『果同因異』（Plurality of 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縊，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殺頭。又如熱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電力。此諸因雖或根本相同，而自其顯著者觀之，則皆爲果同而因異。至於社會之善惡，政治之良否，國家之存亡，其因尤繁複；而其顯著之結果則或呈相似之點。若必謂中國之革命同於墨西哥之革命，俄國之革命同於美國之獨立，則謬矣。以其然也

同，而其所以然則不必同也。

(4)『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有所選擇之謂取。取即今言舉例也。嘗見洪憲元年爲帝政事通告各地一文，中言共和之政僅可行諸小國寡民而不適於地大物博之國，因歷舉瑞士，法蘭西，及中美南美諸小國爲例，及至美國，則以『北美新邦獨爲例外』八個字輕輕放過。此正足爲此條之例。蓋吾人推論，往往易爲私意成見所蔽。以故，每見肯定之例，則喜而舉之；及見否定之例，則或陽爲不見，或指爲不關緊要之例外而忽之。故曰『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欲救正此弊，莫如舉否定之例以反詰之。墨家論辯最重此點，故墨辯諸篇於此意不憚反覆言之。經說上云，『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人之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止愛（於）人；是孰宜止？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不然者即是否定之例。又經說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亦上文『舉不然者』之意。

此所述四謬，第一條指辟，第二指侷，第三指拔，第四指推。故綜合言之曰，『是故辟，



倅，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物有以同而不全同，故稍不審慎，則『行而異』矣。辭之倅也有一定限度，過此則『轉而危』矣。物有同果而異因者，若拘於其果之同而不察其因之異，則『遠而失』矣。凡舉例必根據於同一原理，若以私意成見爲去取，則『流而離本』矣，『本』謂根據之理由也。此四謬不可不審也。因又綜結之曰，『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偏，孫云，與徧通。『多方』謂其法不一貫，經說上所謂『巧轉』也；『殊類』謂辨同異不精，不能完全以『類』爲予取；『異故』謂所根據之理由不一致，所謂『離本』也。有此諸蔽，則其所立辭倘忽迷離不易指定，故云『不可徧觀也。』

以上釋第三節竟。

○ ○ ○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此第四節，論立辭之難，總起下文。

舊本『一是而一』之下有『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

，『二十二字。王引之云，『不可常用也，以下十九字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則後人所增。』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可據以刪正。』今依王說，刪此二十二字。

適按下文第七節，疑『或是而不然』下，本有『或不是而然』五字。說詳下。

〔大取篇〕『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與此節略相似。

以上釋第四節竟。

○

○

○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此第五節，釋『物或是而然。』

以下諸節多論文字上所生之謬誤。吾國文言，無單數與複數之區別，又無全與分（「墨辯」所謂「體與兼」）之區別。故有種種名學的謬誤即由此而生。今分別言之。

〔經〕下云，『推類之難，說在名之大小。』〔經〕說曰，『謂四足獸，與牛馬，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此一段極重要，今先以圖表示之。（看第一圖）

此言名之大小不等，如經上經說上所謂『達，類，私』之別，如荀子正名篇所謂『大共名』、『大別名』之別。推論者若不能審辨『名之大小』，『徑云』此然是必然，『則必皆陷於謬誤』

矣。大取篇云，『立辭而不明於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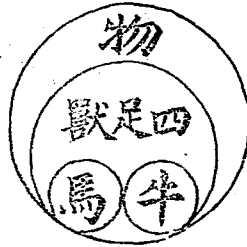
，則必困矣』與此同意。此節及下節

所論諸謬誤皆由於『名之大小』辨之

有未精耳。

此節為正格，先標舉之，以與下

第一圖



諸節所論相比較。本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又云，『獲，人也。愛獲，愛人也。』以圖示之。（看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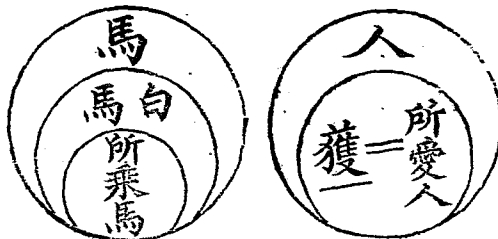
更以三段式寫之：

(1) 凡白馬，皆馬也。

所乘，白馬也。

故所乘，馬也。

第二圖



(2) 獲，人也。

所愛，獲也。

故所愛，人也。

此爲三段法之「第一格」，最易了解。亞里士多德論演繹以此爲「正格」。謂之「是而然」者，前提與結語皆爲肯定辭也。此節須與第六節參看。

以上釋第五節竟。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所謂

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此第六節，釋『乃是而不然。』

第一親字舊作視，今依王引之校正。『入船非入木，』入字舊作人，今依蘇時學校正。『無難』下舊有『盜無難』三字，今依孫詒讓校衍。

『無也故焉，』舊本作『無故也焉，』今依王引之校正。王曰，『也故即他故，』是也。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孫讀閉字乎字句絕，又讀空爲孔。適考孫說非也。不如讀與字（平聲）句絕，『心母空乎內』爲一分句。母通無。下節與此同。

未然字舊作殺，今依畢沅校正。

此節須與上節參看。上節云：

『獲人也。愛獲，愛人也。』

今云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

此兩例在形式上初無差別，然一爲『是而然』而一爲『是而不然』者，則以立辭時注意之點不

第三圖



小取篇

同，故辭式同而意別也。前例所注意者在於獲之爲「人」；後例所注意者不在獲之親之爲「人」，而在其爲「獲之親。」以獲爲人而愛之，故愛獲可謂爲愛人，言愛人類之一體也。獲之舉其親，非以其爲人類之一而事之，乃以其爲其親而事之耳，故不得謂爲「事人」也。

此節之理與公孫龍「白馬非馬」說之理相同。上節云：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

所以者何？下文云，「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此因立辭之時所注意者在白馬之爲「馬」而不在其爲何色之馬也。今更云：

求「白馬」於廐中。無有白馬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但可以應「

有馬」耳。（公孫龍子）

此處所注意者不在「馬」而在「白馬」，故曰「白馬，非馬也。」

「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馬之形爲衆馬之所同具，而白色則白馬之所獨有。自其共相言之，則「白馬，馬也。」自其自相言之，則「白馬，非馬也。」

盜人之例尤明顯：（看第三圖）

盜人，人也。

多盜，非多人也；惡多盜，非惡多人也。

無盜，非無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

愛盜，非愛人也。

殺盜人，非殺人也。

經下云：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

『殺狗，非殺犬也』與『殺盜人，非殺人也』同一理由。爾雅云，狗爲犬之未成豪者，是狗乃犬之一種耳。

此種論式，若以『盜人，人也』及『狗，犬也』爲前提，則結語作否定辭不與前提相應，故最易起爭論。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正是駁墨家之說。墨者中亦有明此理者，故公孫龍倡『白馬非馬』及『狗非犬』之論。知『狗非犬』則知

殺狗之非殺犬矣。

此種命辭其致誤解之因在於所用「非」字。「非」字作「不是」解，則「白馬不是馬」爲詭辭。「非」字其實當用「異於」二字。如公孫龍云：

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辭」。

今用「異於」二字代「非」字，如下式：

「白馬」異於「馬」，故「有白馬」異於「有馬」。

「盜人」異於「人」，故「殺盜」異於「殺人」。

「狗」異於「犬」，故「殺狗」異於「殺犬」。

如此措辭則一切無謂之爭皆可息矣。

墨者初以肯定的統舉辭爲前提，而所得結語乃爲否定的，故曰「是而不然」也。

本節及下文兩稱「墨者」，可見此篇必非墨子自著之書。參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頁184

—190。



以上釋第六節竟。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能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此第七節，釋「或不是而然。」（說詳下。）

孫詒讓曰，「且夫讀書，非好書也，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

適按孫說未確。此當讀

且夫「讀書」，非「書」也；好「讀書」，好「書」也。

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

此兩且字與下文且字不同。此一節論中國文字之不精密，往往互相抵牾，易致誤會。如「讀書」非「書」也，而「好書」即爲「好讀書」；「鬪雞」非「雞」也，而「好雞」即爲「好鬪雞」。此如今人言「善書」即爲「善於寫字」，而「寄書」不爲「寄寫字」，「著書」又不爲「著寫字」也。吾人習焉不察，不以爲異，使外國人初學中國文字者觀之，則必覺其不謹嚴而易於致誤矣。

又如：

「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

「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

此四且字與上且字有別。經上云，「且，且言然也。」（疑當作「且，言且然也。」）經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孫引呂氏春秋高注云，「且，將也。」此言動詞之時差。如云「入井，」乃是泛指，無有時間可言。若云「且入井，」則是將入而未入，自前言之，故曰「且。」然止人將入井，不云「止且入井，」而省言「止入井，」則是「入井」與「將入井」無別矣。「且出門」一例同此。

其下又云，『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此八字無義。適疑此乃後人所妄爲增益，遂不可讀。原文疑無『非天也』及『天也』五字。此當連下文作如下讀法：

且『天壽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

此言『天壽有命』乃是『執有命』者之而非即『命』也。然墨家有『非命』之論，『非命』即是『非執有命』矣。公孟篇有云：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上言『壽夭在天，』下言『執有命，』可以參證。

『罪非之，』畢沅王引之及顧廣圻皆衍罪字。孫詒讓云，『罪疑當作衆，似非衍文。』適按罪字不改亦可通。

『無也故焉，』舊作『無故焉也，』王顧並据道藏本校正。

『此乃是而然者也，』舊本如此。王念孫云：

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

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  
非並言，而以此三句（謂『所謂內膠外閉與』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  
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

適按王校未精也。第六節由肯定之前提而得否定之結語，王氏所謂『言是又言非』者，是也。  
此節則先爲否定之辭而後作肯定之結語，先非而後是。故當云『此乃不是而然者也。』所脫不  
字當在是字之上。

据此，則第四節當誤脫『或不是而然，』一句。

以上釋第七節竟。

○ ○ ○  
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  
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  
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一不周者也。

此第八節，釋『一周而一周者。』

此節分兩段，一論愛人，一論乘馬，第一段舊本作：

『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俞樾云，『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孫從其說，刪失字。

適按俞氏蓋拘于墨家，兼愛之旨，故曲爲之說。其實墨家所主兼愛並不必『周愛人』。經下云，『無窮不害兼。』經說云，『人之可盡不可盡未可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此一證也。上文云，『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則雖僅愛一人，亦可謂之愛人矣，此二證也。大取篇云，『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從王引之校。）此三證也。合觀諸證，更以下段論乘馬校之，疑此文已經後人增刪，今不可考其本來面目矣。其大旨約略如下：

愛人不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待周不愛人。不周不愛，因爲愛人矣。

第二段『不待周乘馬』句，舊脫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舊脫爲字。今皆依王引之校增。又原文重出『而後不乘馬』五字，今依王校刪。

此一節所謂『一周而一周，』即名學所謂『盡物與不盡物，』亦稱『周延與不周延』(Distributed or Undistributed)。凡辭之一端，或主詞，或表詞，綜括所指之全部者，曰周延，此謂之『周；』其不能包舉所指之全部者，謂之不周延，此謂之『不周。』名學之律曰：

凡統舉命辭之主詞必周延。

凡偏及命辭之主詞必不周延。

凡肯定命辭之表詞必不周延。

凡否定命辭之表詞必周延。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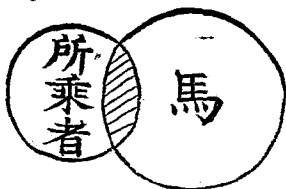


如言『乘馬，』則所乘馬爲馬類之一部分，其式爲『所乘馬，馬也。』此爲統舉的肯定命辭，其主詞周延而表詞『馬』不周延，如第四圖。換位則爲『馬有爲所乘者，』是爲偏及的肯定命辭，

其主詞『馬』亦不周延，如第五圖。故曰『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

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

小 取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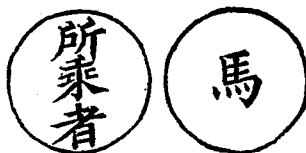
第五圖

若言『不乘馬』，『其式爲』凡所乘者，皆非馬也。』是爲統舉的否定命辭，其主詞與表詞皆周延，如第六圖。故曰『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也。

愛人與不愛人之例亦如此。俞孫之說，其誤皆由以愛人一段爲『周』而乘馬一段爲『不周』，『不知愛人與乘馬皆『不周』，而不愛人與不乘馬皆爲『周』也。若如俞孫之說，則墨者自破其論式，有是理乎？

以上釋第八節竟。

第六圖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

。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此第九節，釋『或』是一而一非。『今分六小段。』

（1）『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此語言之小疵，亦根於『名之大小』者也。『居國』是居於國之一部分；而有國之一部分不得爲『有國』也。

（2）『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此亦語言之小疵。孫云，『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毛傳云，棘，棗也。』

（3）『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此與第七節第一二例略相似。

（4）『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祭兄也。』此與上三段皆論『習慣語』(Idiom)之不合文法通則者。

（5）『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顧廣圻校云，『淮南說山訓作眇，此作盼，誤也。』按說山訓曰，『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疑衍）馬之目眇，所（疑當作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



而似不然者。『之牛』『之馬』『之字，王引之曰，『之猶於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也。』孫從蘇說，是也。

此段論物德與定名之關係。凡名一物，當舉此物最重要之特點。經說下云：

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牛之與馬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

此言可與本段互相參證。馬目眇則謂『之馬眇』，『牛毛黃則謂『之牛黃。』此皆重要之性質也。牛之目大，馬之毛衆，皆『不徧有，徧無有』，非重要之表德，故不以命名也。

(6)『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

王引之云，下『一馬，馬也』，『四字蓋是衍文。適按此下當脫『二馬，馬也』四字，寫者筆誤耳。

此段論吾國文字無單數複數之病。如『馬四足』之馬爲單數，而『馬或白』之馬爲複數，乃無以分別之。若在文法細密之國，則無此弊矣。此弊乃近人所謂『權統主義』之一證。文言

尤甚，白話則少此弊。如此兩例，白話當云『一匹馬有四隻脚』及『有些馬是白的。』如此則無語病矣。又如『白馬，馬也』一例，在文法謹嚴之文字如法文，則當云『白馬是一些馬。』如此則不致有一切無謂之紛爭矣。

以上釋第九節竟。

以上釋小取篇竟。此稿初次寫定於民國六年二月十七夜。自是以來，凡重寫三次。此次寫定之稿，有幾處重要之點與舊作大不相同。最要者如『名實』二字，如『或』，『假』，『效』三項，皆與吾在墨家哲學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言大異。甚望讀者比較其得失而是正之。

參看：

王念孫 讀書雜誌七之四。

俞樾 諸子平議（墨子。）

孫詒讓 墨子閒詁卷十及十一。

章炳麟 國故論衡（原名篇。）

小 取 篇

---

國文讀本

胡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頁184—227。

白馬 公孫龍子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馬』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

「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馬」爲「有黃馬」可乎？」

曰：「未可。」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

「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以「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無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

國  
文  
讀  
本

## 真理是甚麼？ 陳大齊

在未講到本文之前，不可不先把題中的用語約略規定一下。因為有許多學問上的爭論都起於用語底沒有規定。同是這一句話，我當這樣講，你當那樣講，於是談論之間便不免引起誤會，惹起紛爭。題中真理兩字，究竟作何解釋，各人所見未必一致，故於討論「真理是甚麼」之前，不可不先規定「真理」底意義和範圍。有人把真理兩字用得很廣，連一切表示價值的判斷統包括在內。例如「男女應該平權，是萬古不易的真理，」或「政府平等，才是真理。」這樣廣義的用法本也可以，但我總覺得表示價值的判斷和表示事實的判斷究有不同，若混用同一名稱，究有許多不便。故我想把真理兩字用作狹義，單把指示事實的稱爲真理。如「地球繞日而行」，「雪是白的」，「中國本是專制君主國」等，才算得我所謂真理。他如「男女應該平等」，不過是應該如此，不是事實如此，所以只是宜，不是真

真理是什麼？



。我的意思，以爲宜和真總該分別，不分別，不免因此引起許多紛糾。我本此見解，把題中真理兩字規定爲狹義的真理，一切「所宜」都不在我這次講演範圍之內。

然則真理是甚麼呢？我想，與其自最初起即說明真理是甚麼，不若先說明真理不是甚麼，消極地漸漸限制下去，真理到底是甚麼便格外容易看得見了。第一、真理不是物體。眼前的桌子椅子，乃至人底身軀，都是物體。試問有形世界中，能有一種物體的真理，如桌椅身軀一樣，可以爲人所捉摸視聽的嗎？所以真理不是物體，極爲明瞭，用不到多所議論的。第二、真理不是物底性質。我們只能說：「這張桌子是方的。」「那塊黑板是黑的。」却不能說：「這張桌子是真理的。」也不能說：「那塊黑板是非真理的。」就一切物體自身而論，斷沒有真理和非真理可講。雖然我們常有「這幅畫是真的，不是偽造的，」「這個戒指是真金的」等話，但這些句子中的真字和真理底真字，字面雖同，意義大異。所謂「這個戒指是

真金的，「不過說，構造這戒指的物質具有黃金底化學上種種特性，所謂『這幅畫是真的』，不過是這畫的確出於某人手筆的意思罷了。這種『真』和真理底真是截然兩事，我們萬萬不可爲字面所蒙蔽。第三、真理不是物底狀態。某物在運動中，某物在靜止中，某物斜擺着，某物倒掛着——這些都是物體底狀態。但物體斷不能有一種狀態，可以叫做真理，換言之：即『物體在真理中』這句話斷不能和『物體在運動中』等話同樣可以成立。第四、真理也不是物底作用。物體只能有化學作用物理作用等，却不能有真理作用。據上面所說的看法，真理斷不是物質方面的東西，可以無疑了。真理不但不是物質方面的東西，並且也不是純粹精神方面的東西。第五、真理不是心理作用。我們有知覺想像意志等作用，却没有真理作用。我們心裏能辨別真理，尊重真理，却不能具有真理。第六、真理也不是心理作用底性質。例如音覺有高低，却没有真僞，意志有強弱，也沒有真僞。

真理是什麼？

真理既不是以上所說的種種，然則是甚麼呢？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先試問：平時究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才可以用真理二字而妥當無誤呢？上面說過，「雪是白的」是一條真理——這樣用法確是妥當無誤。本來雪是物體，並非真理，白是物性，也不是真理；再從心理方面看來，雪和白都是概念或表象，也並不是真理；及把雪和白聯合起來，造成「雪是白的」，則便可稱作真理了。由此看來，可見有了判斷，才有真理可講。真理是專就判斷說的，是判斷底謂詞 (*Prädikat*)。但判斷底性質又不一致，有表示價值的，有指示事實的。表示價值的判斷叫做價值判斷，指示事實的判斷叫做事實判斷。上面說過，價值判斷所表示的只是宜，不是真，事實判斷所表示的才可稱為真理。所以我們可更嚴密地限制一下，真理是事實判斷底謂詞。

講到這裏，我們有切須注意的一點，倘然我們對於此點不特別注意，則「真理是判斷底謂詞」一句話依然不成意義。因為專就判斷自身而論，

也沒有真理非真理可講。判斷也是一種心理作用，從心理學的立腳點看來，只是一件時間的過程，是一種心理上的事實，斷不能用真偽來評衡。真理本不是心理作用底性質，故意志感情等沒有真偽可言。判斷也是如此，就判斷自身而論，別無真偽可言。例如有「A是B」一判斷於此，我們若不問「A是B」所指的是甚麼，我們如何能判其真偽？我們必先知道，「A是B」所指的是「雪是白」這件事情，或是「太陽出自東方」這件事情，我們才能斷其爲真。倘然一個判斷徒具形式，空無所指，或雖有所指，而我們不從所指方面去觀察判斷，則雖有判斷，還講不到真理，換言之：對於這樣的判斷，我們不能拿真理來作他的謂詞。總之，判斷自身是超越真偽的，及至從判斷所指的方面返觀判斷，才生出真偽底問題來。故判斷必有所指，且必從所指方面觀察，然後始有真理可言。判斷是思想作用，而判斷所指却是思想自身以外的事物——實在。故講到真理，必預期思想和實在間的關係。倘然沒有這種關係，便無真理可講。

真理是什麼？

真理既必預期思想和實在間的關係，然則是怎樣的關係呢？據我看來，真理所預期的關係，只是相應關係，決不是通俗思想所想像的一致關係，真偽底標準在於相應與否，思想能和實在相應便是真，不能相應，便是偽。若必求思想和實在一致，然後認爲真理，則世間必無真理可求了。

通俗思想以爲我們認識所得；完全和物自相一致。目所見，耳所聞，手所觸，乃至鼻所嗅，舌所嘗，無一不得之於物體，且亦無一不與物體自有的性質相一致。眼睛裏看見花是紅的，草是綠的，便以爲花自身有紅底性質，草自身有綠底性質，絕不想到紅和綠是視覺底性質，並不存於客觀的花草上。遇着火，覺得熱，遇着冰，覺得涼，便以爲火有熱性，冰有冷性。吃糖覺得甜，嘗醋覺得酸，便以爲糖有甜性，醋有酸性。不但在知覺當時，物底性質完全和知覺一致；即使知覺的人走開了，物性依然存在，絕不因此而消滅，更不因此而變易。紅的花始終是紅的，綠的草始終是綠的，並不因沒人看見而喪失其紅綠底性質。火始終是熱的，冰始終是冷的。

，糖始終是甜的，醋始終是酸的，並不因無人知覺而有所變更。所以箱子裏的顏色衣服，雖沒有日光照在上面，依舊具有本來的顏色。藍色的書面，雖在暗黑裏，依然是藍色的，不過我們看不見罷了。鼻子因傷風塞住了，雖不能嗅，蘭花底清香依然存在。不但如此，從來沒有人知覺過的事物，也有種種性質，和我們所知覺過的同類事物相同。北極地方，雖從來沒有一隻眼睛去看過，那邊的天也是青的，雪也是白的；並且空氣是很冷的，狂風是呼呼作響的。總而言之，通俗思想以爲物體自具種種性質，一如我們認識所得；我們的認識不過是一種映寫作用罷了。知覺內容和知覺客體，視同一物，不知加以區別。這種思想，在哲學上稱爲素樸的有實主義 (Naiver Realismus)。

素樸的有實主義雖是通俗的思想，雖足以代表大多數人底見解，但按之學理，實在幼稚得很，早已沒有立腳的餘地。現代物理學明告我們，色聲香味等都不是物底性質，只存於感覺上，並不存於物體上。花並不紅，

草並不綠，在人底意識中引起了視覺，才有紅綠。火熱冰冷也是意識中的事實，火和冰自身並沒有熱和冷底性質。各種顏色起於各種長短不同的光波。在意識界爲顏色，在物界爲光波。光波本沒有顏色，及引起了意識的反應，才成顏色。白和灰是各光波共同作用的結果，黑是光刺戟不存在時的感覺。各種聲音起於空氣底波動。物體底熱並不是物體中流出的物質東西，却出於分子底振動。這些都是物理學上極淺顯的智識，用不到細敘。總之，現代物理學以爲物質系統內只有量的差異，只能適用量的規定，所有色聲香味等性質都出自意識對於刺戟的反應，並非物體所固具。由此看來，我們的認識內容決不能和認識客體相一致了。再進一步講，色聲香味等性質雖出自意識對於刺戟的反應，但物體自身並不能直接成爲意識底刺戟，必經過某種媒介體以後，才能獲得這種資格。一切意識作用起於大腦，而物體底作用並不能直入大腦，以充意識底刺戟。物理作用初達身體表面時，還未被意識。欲被意識，須入大腦；欲入大腦，須賴神經傳達；欲

達神經，須先通過感官中的各種組織。所以從刺戟發自物體，迄在大腦中被意識時為止，其中轉折異常繁多。神經傳達刺戟時，究起何種作用，現在還不甚明白，據一般學者所信，大約是一種化學的電氣作用。外界刺戟一經這種作用底渲染，到了入大腦時，豈能還和初達身體表面時完全相同！神經和大腦底組織異常複雜，神經細胞和纖維異常錯綜，外來刺戟一經過了這種組織，豈能還和未經過時完全相同！所以入大腦被意識的刺戟，倘和初達身體表面時的刺戟，兩兩相比，一定面目大異，斷斷不能一致的了。所以我們所知覺的刺戟，是已經受過若干變形的刺戟，並非外物本來的刺戟了，試再從心理學上觀察，我們認識所得，又未必是那受過生理興奮的洗禮的刺戟底本來面目。因為我們試行分析研究，我們便可知道，出於外來刺戟和生理興奮的成分並不能構成知覺底全體。過去知覺底痕跡和情感底狀態等都於構成知覺上，大有影響。所以心理學家都承認，入底心理作用，沒有兩件能完全相同的。即使客體是同一的，而我們對於他所生



的感覺還是不能完全一致。不但如此，有許多實際上所不感覺的性質，彷彿也能直接知覺，例如有人遠遠地看見了火，彷彿同時也看見了熱。本來熱是看不見的，不過受了過去知覺底影響，恍惚也看見了。所以從心理學上看來，我們的知覺內容和大腦中的刺戟也不能完全相同的了。綜上所述。足見素樸的有實主義底主張完全不能成立，而真理斷不能以思想和實在間的一致為標準——因為認識內容和認識客體事實上是不能一致的。

在哲學上和素樸的有實主義正相對的有唯念主義 (Idealismus)。唯念主義以為外界並不是實在的，不過是我們的意識內容，是內在的，是不能離主觀而獨立存在的。所謂客觀地存在，不過是能被知覺或能被思維的意思罷了。我們看見眼前有一張桌子，這並不是外界真有桌子，不過當時我們能有一種以桌子為內容的知覺而已。離了桌子底觀念，便沒有桌子，即離了觀念，便沒有外界的一切實在。極端的唯念主義竟謂只有我自己的觀念才是真實，除我的觀念以外都無實在，所以連他人底觀念都不敢認

爲有實在的了。同是唯念主義，其間也有種種的區別，現在不及細講。總而言之，在唯念主義看來，連外界的實在都沒有，還講到什麼實在和思想間的一致。所以唯念主義真是素樸的有實主義底勁敵。

素樸的有實主義底映寫說固然毫無根據，而唯念主義底否定實在，也未免言之過當。我們覺得外界的實在雖不如素樸的有實主義所說，完全和我們的認識內容一致，但想沒頭沒腦地否定他，却也頗不容易。因爲外界的實在具有好幾種理由，要求我們的承認。現在且舉兩種淺顯的理由來說：（一）知覺底生滅變動不是我們所能任意左右的。眼睛看住桌子，我們便不能勉強自己不使生出桌子底視覺來。在死寂的深夜裏，我們不能勉強自己生出音樂底聽覺來。春去夏來，我們不能勉強自己不覺得熱。知覺底性質也受周圍情狀底影響，且和感官底位置運動等有關係。天黑了，我們雖一心想見顏色，無論怎樣，也看不見。離得遠了，聲音便弱，不能強之使強。總之，知覺表象和想像大異，我們不能自由令其生滅，也不能隨

意識以形態。這些事實是大家所不能承認的。事實如此，我們若想加以說明，自不得不承認外界別有實在，且不得不承認外界的實在自具性質和作用，爲我們知覺底根源。(二)知覺底間斷對於知覺底成立和性質並沒有絲毫影響。例如臨睡之前，看見桌上有一只茶杯，到了明天早上醒來，依然看見這只茶杯，且和昨晚所看見的大致相同。這還是短時間的間斷，至於長時間的間斷，也是如此。例如幼年離鄉，在他方住了幾十年，頭髮白了才回來，相隔這麼久，主觀上情形必已大變而特變；然市內的河依然流着，市外的山依然聳着，和幼時所見大略相同。主觀雖大變，客觀却並不跟了大變。反過來說，我們新近在某處得了若干印象，過了幾時再去，或因火災焚毀一切，或因建築增添房屋，我們此時所得的印象便大不同。這豈非主觀尚無大變，而客觀却已大變了嗎？關於這種事情，我們不能不承認，當知覺間斷時，知覺底對象依然繼續存在，且其存在和變化是外界實在底獨立進行，斷非我們所能任意左右的。

我們既不採用素樸的有實主義，也不採用唯念主義；一方面承認實在，他方面却不承認實在和思想間有一致的關係。然則實在和思想間有怎樣的關係呢？我們認識所得的物性不是物性自身，也不是純粹的觀念，却是現象。現象以物自相爲根據，故爲物自相所限定。我們不能直接知覺到物自相，只能知覺他的現象。現象在我們的意識中，可算是物自相底代表。所以認識中的外物不是物自相，也不單是意識內容，乃是兩方所兼制的現象。現象雖不是物自相，雖不能和物自相相一致，却始終和物自相相應。例如我們見了荷葉，便生出綠底感覺來。綠便是現象，既非物性自相，也非單是意識內容，却是雙方所兼制的。關於顏色，荷葉所有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絕非我們所能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綠。但綠雖不是物性自身，却始終和荷葉底色覺上性質相應。荷葉底色覺上性質自相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無所名之，姑假定爲X。則我們凡遇着X時，雖不能知道X底真相，却總能生出一種綠底感覺來，斷不會有別的感覺；且綠底感覺只能於遇

着X時生出來，絕不會在他時發生。所以綠便是X底代表，X底符號，二者之間有一種始終相應的關係。我們不能不知道物自相，只能知道物自相底符號。所以我們的智識始終不出符號的智識。惟其符號和實在始終相應，從沒有錯過，所以通俗思想便誤認符號爲實在，而強以思想和實在間的一致爲真理。在我們看來，思想和實在是不能一致的，只能相應而已。不但上例所述的顏色是如此，其他種種也是這樣。我們所認識的空間不是物自相，也不是物自相底性質，因爲延擴性不能不預想主觀的意識。但物自相至少必有一種空間的原素。雖非我們所能知，却足以規定我們意識上的空間。所以我們意識中的空間是物自相空間原素底符號，並且始終相應，其他關於時間、運動、數目等，我們也可以同樣的解釋。這種見解，在哲學上叫做現象主義(phenomenalism)或批評的有實主義(Kritischer Realismus)，一方面覺得外界的實在不能否定，他方面又覺得思想實在不能一致，只能相應。我們本此見解，所以不敢以思想和實在間的一致爲真理

底標準——因為實在本非我們所能知道，思想和實在間的一致本是烏有的事情。我們知道，思想和實在只能有相應關係，所以我們所據思想和實在間的相應關係以判別真偽。凡思想能和實在相應，則該思想是真，否則便是偽。我們若再以上面所說的荷葉為例，荷葉底X本非我們所能知道，所以我們並不一定要求得了X，才算得了真的智識。X底符號既是綠，我們只要知道「荷葉底顏色是綠的」，便算已經得着真理了。所以真理只是思想和實在底相應。



論衡自紀 王充

王充者，會稽上虞 一 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 二 一姓，孫一幾世 三，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 四，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 五 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 六，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



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尙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

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sup>〔七〕</sup>。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sup>〔八〕</sup>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sup>〔九〕</sup>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

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sup>二〇</sup>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sup>二二</sup>。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

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達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

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成敗，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沈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悲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

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  
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無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清，不惡位之不遷。垂棘卞和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

舊故叛去。忘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或譴謂之淺。

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圍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甄欸，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

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沈既疾俗情，作譏俗〔二九〕之書。又閱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三〇〕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

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三一〕。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厯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 沈書形露易觀。

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

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瞭然若盲之開目，瞭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

，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鄉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三三，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遠詭於俗。〕

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眞。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甯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sup>二三</sup>，蓋猶<sup>三四</sup>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沈書不能純美。〕

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昧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

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

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

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三五不當，內之子雲三六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

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

瞳「三」。」

〔沈書文重。〕

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

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變

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虫蠶三二八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

或虧三九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

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之與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

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WOLU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澹而泉出，富材美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

或喟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

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

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sub>三三</sub>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sub>三四</sub>。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sub>三五</sub>之書凡十六篇。

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受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注釋】

(一) 今浙江有上虞縣。(二) 今河北大名縣。(三) 此句疑有誤。

(四) 今浙江有錢塘縣。(五) 漢光武帝年號。(六) 孫詒讓云：「林疑當作休，熙與

聖通。說文：「嬰、說樂也。」戲錢卽意錢。後漢書梁冀傳李注引何承天篆文云，「詭儻，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卽攤錢也。」（七）將、請也；言不爲利害而有所干請也。（八）蘧伯玉、春秋衛國大夫，衛公稱其雖冥冥不墮行。（九）史鰌、字子魚，春秋衛國大夫，孔子以「直」稱之。（一〇）羊勝、漢初人。依梁孝王，王使殺袁盎，後事急，又使其自殺。（一一）鄒陽、漢初人。與羊勝同依梁孝王，羊勝譖之，下獄，上書自訴得出。（一二）垂棘、古產美玉之地；後人卽用爲美玉之稱。（一三）已亡。（一四）據史記蘇秦傳，秦說趙，因趙肅侯弟奉陽君成不悅，去燕。此言李兌，未詳。（一五）見史記商君列傳。（一六）見淮南子人間訓，論衡逢遇篇。懿、黃氏日鈔引作喜。（一七）甄、同觚，音兀，文選張協七命注：「以鼻搖動也。」按此以爲一種鼻病。（一八）侍、音峙，儲也，具也。（一九）（二〇）後漢書本傳章懷注及太平御覽所引，有譏俗書十一篇，政務書義性書十六篇。今亡。（二一）孟子：「所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二二）季孟、未悉何指。或謂指魯大夫季孫孟孫；或謂季爲劇字之誤，劇孟、文帝時俠士。（二三）見公羊傳文二年。（二四）元刻作獨



- 。 (二五) 子長、司馬遷字。 (二六) 子雲、揚雄字。 (二七) 古傳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二八) 顰、俗繭字。 (二九) 孫詒讓曰：『虧當爲戲之形譌。』 (三〇) 戲、通獻，嘆也。 (三一) 庸角、義不可通。元刻角作用，亦不甚可通。孫詒讓以角爲甬之誤。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傭謂之甬。』 (三二) 桓譚、字君山。著有新論一書。後漢書有傳。 (三三) 漢章帝年號。 (三四) 致仕則與不用，懸之。 (三五) 養性書，已亡。

辨列子 柳宗元

方侍郎云：「古雅澹蕩。」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沮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達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

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書虛篇 王充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

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門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

，何能審之！……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闔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賁之於鑊，乃以鷓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悲驅水爲濤者，虛也。

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蘓子路而漢烹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澁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

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

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

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湧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

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

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

---

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  
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

國  
文  
讀  
本

藝增篇 王充

(節錄論衡)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sup>〔一〕</sup>，楊子哭於歧道<sup>〔二〕</sup>，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恍惚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

，曉解覺悟。

尚書『協和萬國』<sup>三</sup>，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並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sup>四</sup>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天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泄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尚書曰：『祖伊』五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六。』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摩，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七。』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

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城』八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案武王伐紂於牧』九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齋盛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

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夫賈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世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 【作者略歷】

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曾師事班彪，仕郡爲功曹。後歸鄉里，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皆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持革新的學說，一掃時代思想的迷妄，對陰陽災異神仙等說，攻擊不遺餘力。

### 【注釋】

- (一) 墨子哭於練絲 說苑：「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 (二) 楊子哭於歧道 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噫！亡一羊，何遠者之衆也？』隣人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返也。』楊子戚然變容……。」

(三)「協和萬國」 見書堯典。

(四)「維周……才遺」 見大雅雲漢篇，原句爲「周餘黎民，靡有才遺。」

(五)「祖伊 殷紂賢臣。」

(六)「今我……欲喪」 見商書西伯戡黎篇。

(七)「臨菑……成雨」 見戰國策。

(八)「武成 尚書逸篇名，係周武王伐紂歸，祭告祖廟時所作，今存者係僞作，亦有「血流漂杵」語。

(九)「牧 在今河南淇縣南。」

---

國文讀本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



孫通畧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懷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裏舊文，得此三事。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愁，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續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

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

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秦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

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服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滄頌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

「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日摹印，六曰署書，七日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

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待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佐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六共非譬，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襄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大小，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情。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湯費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

國  
文  
讀  
本

## 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修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緝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 左傳注序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

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虜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意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隳。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此其義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 史通疑古 劉知幾使通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游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準的。其于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并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

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讐，故二傳大行，擅名於世。又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

『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于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

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

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于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于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例之于後：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混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饗饗，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云：「舜舉咎繇，

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子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泊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割，地氣歔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

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旣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收于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篇前言之詳矣。夫唯益與伊尹見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錄，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馮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立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誓序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尙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旣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節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周書之作，本出尙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

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歸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殺武庚……！」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旣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讎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尚書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某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



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截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鐘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于人犧者焉。又案春秋，晉士爲見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隨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

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

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

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

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弑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通言語篇劉知幾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理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以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鵠賁」「鵠鶴」，「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訛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摹左傳；愛子長

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鄒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

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媼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

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臧！」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甯馨兒！」斯並當時侮嫻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

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感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

國文讀本

六

## 敘事 劉知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顯微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曰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尙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

，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

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辭，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侯尼于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醜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

大矣哉！

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

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

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輦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

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

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

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稱「鄰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

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

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鈞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孳所不能言鼎也。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

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縉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畧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



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關畧，而說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之技所能斥苦其說也。

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欺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洎馬班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

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

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旣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

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甲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

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

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

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劭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泐新義，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轡，子長所書；魯始爲鬘，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翟健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柔闕而不載。蓋厖降，劓臠，字之媼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齊丘之犢，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

亦有姓氏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求諸

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 國學季刊宣言胡適

……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 擴大研究的範圍。

(2) 注意系統的整理。

(3) 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爲」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爲妥當，因爲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

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爲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

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爲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

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小說還給明、清的。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



。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步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

。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和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畫，每部的字也依筆畫，）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

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按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一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昶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叙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鈔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爲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有天才而又有閒空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偌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是提倡這種「索

「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賬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一)結束從前的成績，(二)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續長增高的。古代結賬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嘉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二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賬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皇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賬，沒有條理，

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講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歎」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理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可以明白結賬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今不會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賬

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 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樞、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 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 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 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謎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希望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賬裏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

做的墨子閒話、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I. 民族史

2. 語言文字史
3. 經濟史
4. 政治史
5. 國際交通史
6. 思想學術史
7. 宗教史
8. 文藝史
9. 風俗史
10. 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功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成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



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整理的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去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清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卡爾格蘭，如鋼和泰男爵，用梵文

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會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寃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觀、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

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很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

國  
文  
讀  
本

十六

## 國學叢刊序 羅振玉

間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改削，詩書不能救衰，古先學術必歸淘汰。蒙竊以爲不然。

夫自三古以來，人文斯啟；東遷以後，百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嚴中秘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至便。加以地不愛寶，山川效靈，——雍郟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涇陽出龜，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秘藏，繼魯壁而重開，嗣釐冢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

古者風化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蒞蜀，西州方起頌聲；道真還鄉，南域乃興文教。然交友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流入雞林；尙書百編，攜來蓬島。將見化瀛海

爲環流，合區宇爲藝府，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古者一也。

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上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國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王郝詰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遙奪二徐之席；焦張之圖禮制，陋李聶之前聞；阮吳之釋鼎彝，壓宣和之御製，——警歎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

至若先聖遺書，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即諸子之學說，百家之撰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挹其精華，固光燄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弦歌自若；五季椒擾，羣經之彫槩方新。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尙有典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之徐監，——方將廣魯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

，信斯文之未墜，佇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

予性不通敏，幼學多岐，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勗，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螽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一歧予望之，毋我遐棄！



---

國  
文  
讀  
本

##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闕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

---

！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立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

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懷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辭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一、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壞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植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

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國文讀本

古文辭類纂序 姚鼐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實之胸臆而已。

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

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做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



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四〕始。蓋退之〔五〕著論，取於六經〔六〕孟子；子厚〔六〕取於韓非〔七〕賈生；明允〔八〕雜以蘇張〔九〕之流；子瞻〔一〇〕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十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一〕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二〕歐陽永叔〔三〕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四〕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大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五〕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論下之辭，韓退之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三三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三三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三四；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

琅邪二五具之矣。茅順甫二六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三三，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

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三卷，其所列者甚當。

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

子雲<sup>三〇</sup>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注釋】

(一)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

鍾山書院。卒年八十五。其論學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桐城自方苞劉大櫛倡爲古文，鼐繼之，精臻邃密，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人因謂之桐城文派，在文壇勢力，幾與清相終始。鼐著有惜抱軒全集，學者稱惜抱先生。

(二)鼐之伯父名範，字南菁，亦古文大家，學者稱蕢塢先生。有抗希堂全集。

(三)劉大櫛，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亦古文大家。著有海峯詩文集。

(四)賈誼，漢文帝時人。著有賈子新書。

(五)唐韓愈，字退之，古文大家。有韓昌黎全集。

(六)唐柳宗元，字子厚，亦古文大家。有柳柳州詩。

(七)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有韓非子。

(八)宋蘇洵，字明允，與長子賦，次子轍，皆以古文名家。有三蘇全集。

(九)蘇秦張儀，皆戰國時人。秦說六國合縱抗秦，儀說六國連衡事秦。漢書藝文志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今全亡，惟存於戰

國策者，尚各有數篇。（一〇）子瞻、蘇軾字。（一一）荀子末篇名義問。（一二）太史公、即著史記之司馬遷，以繼父爲太史令，故名。（一三）歐陽修、字永叔，宋代古文家。有歐陽文忠全集。（一四）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其子歆、字子駿。父子相繼典校秘書。向有別錄，歆有七略。（一五）曾鞏、字子固，宋代古文家。有曾南豐集。（一六）尚書有大禹謨，皋陶謨，湯誥，大誥……等篇。（一七）世稱左傳爲內傳，國語爲外傳。（一八）兩蘇、指軾及弟轍。（一九）君奭、尚書篇名。（二〇）見孔子家語。（二一）見戰國策魏策二。（二二）韓愈有圻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二三）乾隆、清高宗年號。（二四）石鼓刻文、自唐以後，始有傳流；據云爲周宣王蒐於岐陽之獵碣。（二五）琅邪石刻、李斯撰文並篆。（二六）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善爲古文，有彙年錄等書。（二七）張載、字子厚，宋代理學家。有西銘，東銘及正蒙等書。（二九）辭賦略、七略之一，見漢書藝文志。（三〇）揚雄、字子雲，漢代哲學家兼辭賦家。其所著書，最好摹倣。

經史百家雜鈔序 會國藩 〔二〕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六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篇，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



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漢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著述門：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之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射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

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爽〔五〕，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哀祭類，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傳誌類，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畧，曰年譜，皆是。敘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戰爭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六〕等是；然不多見。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七〕，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

公救舊記〔八〕是；然不多見。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注釋】

(一) 會國藩、見第一冊原才注。(二) 洪範、尚書篇名。(三) 皆尚

書篇名。(四) 亦皆尚書篇名。(五) 君奭、亦尚書篇名。(六) 平淮西碑、韓愈作。

(七) 三通、指杜佑之通典，馬端臨之文獻通考，鄭樵之通志。(八) 趙公救舊記、曾鞏作。

## 文心雕龍詮賦篇劉勰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蔣之賦狐裘，結言掙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克；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旣履端於倡序，亦

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克；孟堅兩都，明綯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適；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縉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

新而有質，色雖揉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筆損枝，膏腴害骨，無貫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象，蔚似雕畫。梳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

國文讀本

## 論說 文必雕龍

聖哲彙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



法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迫於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

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鄆，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鄒君旣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藉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

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燁燁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 文心雕龍物色篇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sup>〔一〕</sup>，陰律凝而丹鳥羞<sup>〔二〕</sup>，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sup>〔三〕</sup>，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sup>〔四〕</sup>，鬱陶<sup>〔五〕</sup>之心凝；天高氣清<sup>〔六〕</sup>，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sup>〔七〕</sup>，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sup>〔八〕</sup>，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sup>〔一〕</sup>，「依依」盡楊柳之貌<sup>〔二〕</sup>，「杲杲」爲出日之容<sup>〔三〕</sup>，「瀟瀟」擬雨雪之狀<sup>〔四〕</sup>，「啾啾」逐黃鳥之聲<sup>〔五〕</sup>，「嚶嚶」學草蟲之韻<sup>〔六〕</sup>。

「皎日〔一七〕」「曄星〔一八〕」，一言窮理，「參差〔一九〕」「沃若〔二〇〕」，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二一〕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二二〕之徒，詭勢瓌聲，橫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二三〕」也。

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二四〕；騷述秋蘭，綠葉紫莖〔二五〕；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

擘擘而更新。古來辭人，奕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注釋】

(一) 劉縹，字彥和，六朝齊梁間宮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

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梁天監中，以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後

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乃出家，改名慧地，未幾卒。著文心雕龍五十篇。論文章

之體製及其工拙，實爲古代文藝批評之巨著。書初成時，未爲時流所稱，總欲取定於沈約，

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鬻貨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云。(二) 大

戴禮夏小正篇云：『十有二月玄駒賞。』玄駒、蟻也。賁、走於地中也。(三) 夏小正

篇云：『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四

) 惠、通慧。(五) 楚辭招魂云：『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獻、進也，言歲始來進，

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發也。(六) 楚辭九章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

盛陽貌也。(七) 鬱陶、悶鬱思念也。(八) 楚辭九辯云：『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指

秋季氣候而言。(九)楚辭九章云：『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霰、雨雪雜也。

。(一〇)淮南子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一一)詩周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一二)詩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一三)詩衛風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一四)詩小雅云：『雨雪瀟瀟，見晁日消。』(一五)詩周南

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一六)詩召南云：『嘒嘒草蟲。』(一七)詩王風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一八)詩周南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一九)詩周南云：『參差荇菜。』(二〇)詩衛風云：『其葉沃若。』(二一)離

騷、楚屈原作。(二二)司馬相如、字長卿，漢代辭賦家。(二三)法言吾子篇：『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二四)詩小雅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二五)楚辭九歌云：『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 夸飾（文心雕龍）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長短，理自難易耳。

故自天地一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鶻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去，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鷓鴣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



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刑，不得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

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緯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委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其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寔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楊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鸚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 祭 義 節禮記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

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 詩教上 文史通義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

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揚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

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遺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衰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修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

；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諛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侖、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

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據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術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



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 詩教下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

可謂極廣也。學者誠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紛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際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

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拾誦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

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是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矣。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而闔閭

亦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間，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記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漸，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

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能以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衷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文集  
文史通義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叙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靡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叙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



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牽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

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岳猶且以鍾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開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叙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

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鷟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

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爲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鈔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跋路亡羊而已耶？

---

國文讀本

## 古文十弊 文學誠文史通義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

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道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疔，不免愈濯愈痕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疑，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

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

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婿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

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

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



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

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

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

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

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

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

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固理然也。

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

若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庵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

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畧。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

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

昔有夸夫，終身未贖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時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爲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玄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

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媪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闡修皆如

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

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失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摹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

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鶴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整師講授四書文義，

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人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詎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詭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寄，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

國  
文  
讀  
本

十二

##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辜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雖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繪，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

也。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定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務遠致，以此爲根，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或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

國  
文  
讀  
本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流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縱，久無嗣響。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

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熟，歷年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立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 ○ ○ ○ ○  
謝靈運傳論附錄

(1) 子建函京；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都，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2) 仲宣灞岸；王粲七哀詩二首，其二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遺患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車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憶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3) 子荆零雨：孫楚字子荆，晉人。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頃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殤子，彭昭猶爲天。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爐。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識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4) 正長朔風：晉王讚字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鷓鴣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詩 經 錄十章

柏

舟 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北

門 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譖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黍離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君子于役 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蕤 兮 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蕤兮蕤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蕤兮蕤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風 雨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還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獮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獮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獮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伐 檀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塵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瀾。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漭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黃 鳥 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鶉 鶉 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鶉鶉焉。

鶉鶉鶉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 屈原賈生列傳 節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疆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詔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



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

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流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至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謫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伊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伊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尉廷。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先生於是乃以爲不能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

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鈇刀爲鋸。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驟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懼此咎！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遷兮，

夫固自縮而遠去。夔九淵之神龍兮，渤深潛目自珍：彌融煖以隱處兮，夫豈從螻與蛭蝨。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鵠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鵠曰服，賈生旣以適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何去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目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藥物兮，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擗，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

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蠶繭兮，何足以疑。』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九章節楚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溱浦余儵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援猓之所居。山峻高且蔽日兮，下幽晦且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目，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

而終身。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江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汎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迢遙而來東。羌靈寃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聯以舒吾憂心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鄧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惓惓而含感。外承歡之灼灼兮，謹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抗慨，衆賤蹶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

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橋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聞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藜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並日夜而無正，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騁獨處此異域，旣惻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鄆路之遼遠兮，覩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

，寃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從容。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回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瞽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右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寃屈而自抑。刑方以爲圖兮，常度未替，易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立文處幽兮，矇瞶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鷄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右懷沙

思美人兮，擘涕而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菴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

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  
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  
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  
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途次而勿驅  
兮，聊假日以須臾，指騞豕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  
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蔭兮，攀長洲  
之宿莽，惜我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蕭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  
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竣。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  
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  
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  
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國文讀本

---

右思美人

八

## 楚辭九歌

附序 屈原 王逸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鏐鏐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姦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 右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

檐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兮旣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阮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權兮蘭楫，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鼉騶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鷺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剝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葍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櫛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縱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

兮目下，踰空桑兮從女，粉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淺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右大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況兮浩歌。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

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止。

右少司命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  
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  
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緼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篴，鳴鱗兮吹竽，思靈  
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  
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  
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  
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  
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

來迎，魚鱗隣兮媵予。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旣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靄墳墳兮雨冥冥，援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

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壑。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  
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右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  
古！

右禮魂



國  
文  
讀  
本

八

#150  
E 115 00

級年三中高

本讀文國

冊二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1



2

記域分風俗班固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庠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漢承百（年）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

記域分風俗

一

138327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駟綠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立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今）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郿鄠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郿，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

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攢，泗讖，冰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富，或以諍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古）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爨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隘。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

武都地雜氐羌，及隄爲，牂柯，越嶺，背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

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秦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鶩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灑（疆）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鄧，許，儂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

（邶）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



河水（洋洋）洋洋。庸曰：『送我淇上；』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陟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繼箴，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風乎！』』

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飀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颯颯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趙魏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滎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

昔周公營滎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滎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赧王乃爲秦所兼。

初，滎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

，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

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憝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

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奢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

姜，嬴，荆，泮，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威）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隤，左（沛）涉，食溱洧焉。土陞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譖；』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鸞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

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

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士）仕宦，好文法；民以貪濫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曹昂畢之分塗。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鄜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

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鄜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

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橫伎，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燕，稱王（十）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

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

別，反以爲榮；後稍頽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殿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壟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嶺，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之閒兮；』又曰：『蒺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五世，桓公用管仲，

以設輕重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統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

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

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

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屢之分壟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雖陵，僮，取慮；皆魯分也。

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孔子闕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

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浸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壟。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

。地隳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陞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也。

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

昔堯作游成陽，舜漁蠡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

，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

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

沛楚之失，急疾顛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

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

衛地有柔，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

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齋蔬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杖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壑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

，臨淮郡，盡吳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與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

吳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

滅。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江南卑濕，丈夫多天。

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



，日南，皆粵分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

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

國  
文  
讀  
本

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遷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

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犴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君子尙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出公。出公奔魯而蕢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蕢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賁賈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賁賈懼。乃下，石乞，盪廬，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有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禪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一三子何爲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太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于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以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

使大夫種頤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間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賞。善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君王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

『曰：「過猶不及。」』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

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



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

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

以治者。」孔子曰：「情哉！不齊者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雖無道，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壽，弗難也。」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孔子曰：「長，亦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蘧當括，字子容。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監。監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二十歲。

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

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一歲。

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

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商。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婁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佺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仲尼弟子列傳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皙。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鄭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面，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恆。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元籛。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狹黑，字皙。

譚翼，字斂。

孔憲。

公西奧，字子上。

公西成，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觀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證諸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李斯傳 司馬遷史記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

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晉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魏楚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

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夫擊甕叩敔，彈箏博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敔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

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府璽令事，皆從。

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受使者。

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

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轎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轎車中可諸奏事。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

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

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

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

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

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

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

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

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所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

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

。以兵屬裨將王離。」

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

使者數趣之。

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

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

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

二世曰：『爲之奈何？』

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波閭擊，蒙厚德，陛下則高沈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

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託死於灶，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鄗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

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

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

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

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

『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

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名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擲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

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秦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

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令坐朝廷，禮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

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

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

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

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止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之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同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莽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圯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

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

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園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



！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

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

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

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

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

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

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

趙高皆妄爲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於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

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

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

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

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

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子嬰即位，愚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登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 離騷經屈原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薰蕕。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頤亦何傷。

攀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葉，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惟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焉且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攬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

女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葳蕤蒞以盈空兮，判獨離而不服？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斃獨而不余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噉詞。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  
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沚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咄余身危而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攬茹薰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  
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搃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緹馬，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自所在，

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紛纒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涓盤。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瑤臺之偃蹇水，見有娥之佚女。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旣遂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素餐茅以筵簞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續其並迎，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集筮之所同，

湯禹儼而求合兮，攀咎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恐鵝鴟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時纒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愒兮，櫛又欲充夫佩幃，

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塵以爲糗。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旒纓兮，鳴玉鸞之嗷嗷。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誥，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世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

悲愆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

，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源』也；『緜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馴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儼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

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

國  
文  
讀  
本

二〇

## 管子牧民第一

### 國頌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節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

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 六親五法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

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委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 五 輔管子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

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囷囤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

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詔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鶩，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壻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

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后聽然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后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誦，以辟刑僇；織齋省用，以備飢饉；敦儻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冠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后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后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



，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儆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后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后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后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

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后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后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陷耳，淫觀陷目，耳目之所好陷心，心之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

，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關畿而不征，市鄜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版 法 管子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啟，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日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地無親，絜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

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安高在乎同利。

考工記節錄周禮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知者創物，功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北而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妸胡之筥，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

---

以澌：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 楊朱

節列子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饜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僂僂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

楊 朱

（列子）

一 共二頁



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題解】

楊 朱

(列子)

列子，名禦寇，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書凡八篇，名列子。列子唐以來，即多疑其非是，近人復決定其爲晉張湛所僞撰，不與周秦諸子并列。惟是篇在列子中，或以其足以保留古代楊朱學說之一二，比較尙屬可信；或以爲全屬晉人頹廢思想，非秦漢以前所應有。觀其辭氣平易，自與周秦以前文不類，但「理無不死理無久生」之達觀，與「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則天下治」之特見，實非兩漢人所能道，當是秦以前人所有之思想言論，經後人傳述或據以成其僞撰耳。茲仍備選，附於孟吏莊生兩論後，且合袁楚苕華蟬山樞之詩觀之。

【注釋】

(一) 楊朱 字子居，後於墨子，與禽滑釐同時。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二) 弭 息也。

(三) 道 同攸。

(四) 狀 同慶。

(五) 纒 纒，繫也。梏，手械也。

(六) 孟孫陽 楊朱之弟子。

(七) 斲 同祈，求也。

(八) 省 察也。

## 什麼是文化

梁啓超

「什麼是文化」這個定義真是不容易下。因為這類抽象名詞，都是各家學者各從其所抽之象而異其概念，所以往往發生聚訟。何況「文化」這個概念，原是很晚出的。他的定義，只怕還沒有討論到徹底哩。我現在也不必徵引辨駁別家學說，逕提出我的定義來，是：

「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

「共業」兩個字，用的是佛家術語。「業」是什麼呢？我們所有一切身心活動，都是一剎那一剎那的飛奔過去，隨起隨滅，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動一次，他的魂影便永遠留在宇宙間，不能磨滅。勉強找個比方：就像一個老宜興茶壺，多泡一次茶，那壺的內容便多生一次變化。茶喫完了，茶葉倒去了，洗得乾乾淨淨，表面上看來什麼也沒有；然而茶的「精」漬在壺內，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漬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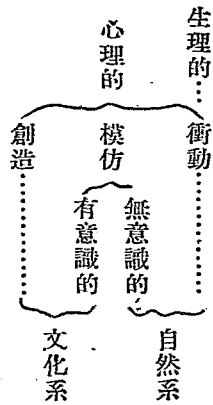
。茶之隨泡隨倒隨洗，便是活動的起滅；漬下的茶精便是業。茶精是日漬日多，永遠不會消失的，除非將壺打碎。這叫做業力不滅的公例。在這種業力不滅的裏頭，有一部分我們叫他做「文化」。（這個比方，自然不能確切，因為拿死的茶壺比活的人，如何會對呢？不過為學者容易構成觀念起見，找個近似的做引線罷了。）

茶壺是死的，呆的，各歸各的，這個壺漬下的茶精，不能通到那個壺。人類不然，活的，整個的，相通的。一個人的活動，勢必影響到別人，而且跑得像電子一般快，立刻波盪到他所屬的社會乃至人類全體。活動流下來的魂影，本人漬得最深，大部分遺傳到他的今生他生或他的子孫，永不磨滅，是之謂「別業」。還有一部分，像細霧一般，靠灑在他所屬的社會乃至全宇宙，也是永不磨滅，是之謂「共業」，又叫做業力周徧的公例。文化是共業範圍內的東西。因為通不到旁人的「別業」，便與組織文化的網子無關了。但還有一點應當注意：共業是實在的，整個的，雖然可以

說是由許多別業融化而成，但決不是把許多別業加起來湊成。

文化是共業之一部；但共業之全部並非都是文化。文化非文化，當以有無價值爲斷。然則價值又是什麼呢？凡事物之「自然而然如此」或「不能不如此」者，則無價值可評；即評，也是白評。可以如此，可以不如此，而我們認爲應該如此，這是經我們評定選擇之後纔發生出來的價值；認爲應該如此，就做到如此，便是我們得着的價值。由此言之，必須人類自由意志選擇且創造出來的東西纔算有價值。自由意志所無如之何的東西，我們便沒有法子說出他的價值。我們拿價值有無做標準來看宇宙間事物，可以把他們劃然分爲兩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則所支配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領土。

人類活動，有一部分是與文化系無關的。依我的見解，人類活動之方式及其所屬統，應表示如下：



生理上的衝動，如飢則食，渴則飲，疲倦則休息，乃至血管運行，渣液排泄等等；心理上的衝動，如五官接物則有感覺，有感覺則有印象，有記憶等等；這都是不得不然的理法，與天體運行物質流轉性質相同，全屬自然界現象，其與文化系無關，自不待言。再進一步，則心理作用中之無意識的模仿，如衣服的款式常常變遷，如兩個人相處日子久了彼此的言語動作有一部分互相傳染，這都是「自然而然如此」，也與文化系無關。就全社會活動而論，也有屬於這類的。例如社會在某種狀態之下，人口當然會增殖；在某種狀態之下，當然會鬪爭或戰爭；乃至在某種狀態之下，當然發生某種特殊階級；這都是拿因果法則推算得出來的。換一句話說，這

是生物進化的通則，並非人類所獨有，所以不能歸入文化範圍內。

人類所以獨稱爲文化的動物者，全在其能創造且能爲有意識的模仿。

「創造」怎麼解呢？

「創造者，人類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選出一個自己所想要達到的地位，使用自己的「心能」闖進那地位去。」

假如人類沒有了這種創造的意志和力量，那麼，一部歷史，將如河岸上的沙痕，一層一層的堆積上去，經幾千幾萬年都是一樣；我們也可以算定明年如何，後年如何，乃至百千萬年後如何。然而人類決不如此，他的自由意志怎樣的發動和發動方向如何，不惟旁人猜不着，乃至連他自己今天也猜不着明天怎麼樣，這一秒鐘也猜不着後一秒鐘怎麼樣，他是絕對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縛限制，時時刻刻可以爲不斷的發動，便時時刻刻可以爲不斷的創造。人類能對於自然界宣告獨立開拓出所謂文化領域者，全靠這一點。



創造的概念，大略如右。但仍須注意者四點：

(一) 創造不必定在當時此地發生效果。所以有在此時創造，到幾百年後纔看見效果的。例如孔子的創造力，到漢以後纔表見，或者從今日以後纔表見。亦有在此處創造，結果不見於此處而見於彼處者。例如基督的創造力，在猶太着不出，在羅馬纔看得出。要之，一切創造，都循「業力周徧不滅」的公例，超越時間空間，永遠普徧的存在。

(二) 創造的效果，不必定和創造人所期待者同其內容。例如清教徒移居美洲，原只爲保持信仰自由，結果會創建美國。漢武帝通西域，原只爲防禦匈奴，結果會促成中印交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一個創造，常常引起第二第三個創造，所以也可以說創造能率是累進的。

(三) 創造是永遠不會圓滿的。這句話怎麼講呢？凡一事物到完成的時候，便是創造力停止的時候。譬如這張桌子，完全造成後放在這裏，還有什麼創造？創造的工夫，一定要在未有桌子或未成桌子之時。（這些

譬喻總不能貼切，萬勿拘泥。）桌子是死的，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經過一個期間，創造便停止。人類文化是活的，永遠沒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永遠容得我們創造。亦正惟因此之故，從事創造者，只能以「部分的」「不圓滿的」自甘。

（四）創造是不能和現境距離很遠的。創造的動機，總是因為對於現境生距離，其理易明。但這種距離，是不容太遠而且不會太遠的；太遠便引不起創造，或創造不成。創造者總是以他所處的現境為立腳點，前走一步或兩步。換一句話說，是：在不圓滿的宇宙中間，一寸二寸的向圓滿理想路上挪去。

以上算把創造的性質大略解釋明白了，跟着還要說說「模仿」的性質。我們既已曉得創造之可貴，提到模仿，便認為創造的反面，像是很不值錢的。這種見解卻錯了。模仿分爲有意識無意識兩種。無意識的模仿，

自然沒有什麼價值，前文曾經說過。現在所講，專指有意識的模仿。依我看：

「模仿是複性的創造。有模仿纔有共業。」

「複」有兩義：一是個體的複集，二是時間的複現。假如人類沒有了這兩種性能，那麼，雖然有很大的創造，也只是限於一時，連「業」也不能保持；或者限於一人，只能造成「別業」；如何會有文化呢？須知無論創造力若何偉大之人（例如孔子，釋迦），總不能沒有他所依的環境；既有所依的環境，自然對於環境（固有的文化）有所感受；感受即是模仿的資糧。所以嚴格說來，無論何種創造行為中，都不能絕對的不含有模仿的成分。這是說創造以前的事？創造以後呢？一方面將自己所創造者常常為心理的複現，令創造的內容越加豐富確實。一方面熏感到別人；被熏感的人，把那新創造的吸收到他的「識蘊」中，形成他的「心能」之一部分，加工協造。這兩種作用，都是模仿，內中第二種尤為重要。

凡有意識的模仿，都是經過自由意志選擇纔發生的，所以他的本質，已經是和創造同類。尤當注意者，凡模仿的活動，必不能與所模仿者絲毫都脗合。因為所模仿的對象經過能模仿者的「識闕」，當然起多少化學作用，當然有若干之修正或蛻變。所以嚴格說來，無論何種模仿行爲中，又不能絕對的不含有創造的成分。因此也可以說：「模仿是羣衆體的創造。」明白這種意味，方纔知道所謂「民族心」所謂「時代精神」者作何解。

人類有創造模仿兩種「心能」，都是本着他的自由意志，不斷的自動互發，因以「開拓」其所已得之價值，而「積厚」其所已得之價值。隨開隨積，隨積隨開，於是文化系統以成。所以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

以上所說，把「文化」的觀念，略已確定，還要附帶着一審察文化之

內容。依我說：

「文化是包含人類物質，精神兩面的業種，業果而言。」

文化是人類以自由意志選定價值憑自己的心能開積出來，以進到自己所想站的地位，既如前述。價值選定，當然要包含物質，精神兩面。人類欲望最低限度，至少也想到「利用厚生」；為滿足這類欲望，所以要求物質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進步。但欲望決不是如此簡單便了，人類還要求秩序，求愉樂，求安慰，求拓大；為滿足這類欲望，所以要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語，倫理，政治，學術，美感，宗教等。這兩部分攏合起來，便是文化的總量。

說到這裏，要把「業種」「業果」兩語先為解釋一下：這也是用的佛家術語。「種」即種子，「果」即果實。一棵樹是由很微細的一粒種子發生成出來。這粒種子，含有無限創造力，不斷的長，長，長，開枝，發葉，放花，結果；到結成滿樹果實時，便是創造力成了結晶體，便算「一期的

「創造」暫作結束，但只要這棵樹不死，他的創造力並不消滅，還跟着有第二第三乃至無數期的創造。一面那果實裏頭，又含有種子。碰着機會，又從新發出創造力來，也是一期二期……的不斷。如是一個種生無數個果，果又生種，種又生果，一層一層的開積出去。人類活動所組成的文化之網，正是如此。

但此中有一點萬不可以忘記：業果成熟時，便是一期創造的結束。現在請歸到文化本題來說明此理：人類用創造或模仿的方式來開積文化，那創造心或模仿心及其表現出來的活動便是業種，也可以說是文化種。活動一定有產出來的東西，產出來的東西一定有實在體。換一句話說：創造力終須有一日變成「結晶」。這種結晶，便是業果，也可以說是文化果。文化種與文化果有很不同的性質：文化種是活的，文化果是呆的。試舉其例：科學發明是業種，是活的；用那發明來造成的機器是業果，是呆的。人權運動是業種，是活的；運動產生出來的憲法是業果，是呆的。美感是業

種，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詩落到顏色上成一幅畫是業果，是呆的。所以我說創造不會圓滿，圓滿時創造便停。業果成熟，便是活力變成結晶，便是一期的創造圓滿而停息。就這一點論，很可以拿珊瑚島作個譬喻：海底的珊瑚，刻刻不停的在那裏活動，我們不知道他有目的沒有；假使有目的，可以說他想創造珊瑚島。但是到珊瑚島造成時，他本身卻變作灰石。文化到了結晶成果的時候，便有這種氣象。所以已成的文化果是不容易改變的；停頓久了，那殭質也許成爲活動的障礙物。但人類文化果，究竟不能拿珊瑚島作比。因爲珊瑚變成灰石之後，灰石裏頭，便一毫活力也沒有。人類文化果不然。正如剛纔說的樹上果實，果中含有種子，所以能發從文化果中熏發文化種，從新創造起來。人性中不可思議的神祕，都在這一點。

今請將文化內容的總量列一張表作結。

文化

物質的

業種

生存的要求心及活動力

衣食住等成品  
開闢的土地……  
修治的道路……  
工具機器等……  
其他……

業果

精神的

業種

社交的要求心及活動力——言語習慣倫理等……  
組織的要求心及活動力——關於政治經濟等諸法律  
智識的要求心及活動力——學術上之著作發明……  
愛美的要求心及活動力——文藝美術品……  
超越的要求心及活動力——宗教……

業果

什麼是文化



---

國文讀本

##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夏佑會

鬼神術數，自古分流至春秋之季，而有老孔墨三家，同時各有所發明，其賢於古說明矣；然於古說未能盡去也。至秦，乃皆折而入於上古鬼神術數之說，非諸家弟子之不克負荷也。蓋其初祖創教之初，即不能絕古說之根株。譬如草子藏於泥中，一遇春日，便即發生，更無疑義。故三家數傳之後，諸弟子不欲保存其教則已，欲保存焉，非兼采鬼神術數之說不可也。一既采之，則曾不逾時，已反客而為主，所存者老孔墨之名稱而已。

觀秦漢時之學派，其質幹有三：（一）儒家，（二）方士，（三）黃老。一切學術，均以此三者離合而成之，述其概略如下：

方士之說，「內丹」始見於屈原，「外丹」始見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

。屈原遠遊——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美韓衆之得一。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道可受兮，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其說與丹經無異，而不涉於儒。屈原賦二十五篇，無言孔子者。至魏伯陽

，則言「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是方士「內丹」與儒相雜矣。

而「外丹」之說，則其始即與儒不分。史記以鄒子與孟荀同傳，殆儒家者流也。而封禪書曰——

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美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方士「外丹」與儒相雜也。

### 秦始皇本紀

三十二年，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取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

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欲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詭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隄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此諸生與方士合一也。

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鼓之。

此諸生與方士合二也。

三十七年，……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

此諸生與方士合三也。

雖然，此猶得曰偶然耳。再以西漢各經師之說證之說文：——

魃鬼服也。……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

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

鄭交甫遊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循探之，即亡矣。

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

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

七啓注引韓詩——

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

韓詩外傳又載子夏之言曰：——

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

是治詩者合方士之說也。

漢書李尋傳——

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業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耳廣世。……而李尋亦好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哀帝……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是治書者合方士之說也。

劉向傳：——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是治梁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

晉葛洪抱朴子論仙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云云。

其事甚怪。然以證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之說，暴巫，聚蛇，埋蝦蟆，燒雄雞老豬，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則仲舒之學，實合「巫蠱」，「厭勝」，「神仙」，「方士」而一之。是治公羊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

至於易道陰陽，更與方士爲近，而「道人」之名，即起於京房之自號。禮家封禪，申公公玉帶之倫，莫能定其爲儒生，爲方士，更無論焉。蓋漢儒之與方士不可分矣。

其所以然之故，因儒家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長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

然諸儒皆出荀子。漢書申公傳，「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鹽鐵論，「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是魯詩，荀子之傳也。韓詩僅存外傳，源流不可考，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四，是韓詩，荀子之別子也。書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李斯既焚詩書，禁異說，必不容有非荀派者廁其間，是亦可臆度其爲荀子之傳也。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傳及詩於魯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之傳也。

既同爲荀子之傳，荀子法後王，拒五行，而諸人法黃帝，和方士，何



相反若是？不知此非相反也。實承荀子之意者也。荀子仲尼篇：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持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必無後患之術也。

### 又臣道篇

事暴君者，有補削，無矯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夫爲經師者，以「守死善道」教後生，尙恐其不聽矣。既以「固寵無患」「崇美諱敗」爲六經之微旨，則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於秦前，幸耳。荀子而生秦皇漢武之世，有不爲文成五利者乎！

雖然，此亦孔子尊君重生之極致有以致之也。於漢儒何尤，於荀子何尤！

##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馮友蘭

廖平說：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易傳」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已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道選本多，門徒衆。……」

康有爲說：

「孔子爲教主，爲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範圍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爲生民未有大成至聖也。……漢以來皆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以孔子爲先聖也。唐貞觀乃以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孔子以聖被黜，可謂極背謬矣。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刪贊之列。孔子之僅爲先師而不爲先聖，比於伏生，申公，豈不宜哉？然……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爲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爲大聖，爲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爲教主，六經爲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這是清末「今文家」的學說。孔子本來已竟是一般人所承認的先聖先師，本來已竟是一部分漢儒所承認的素王。清末「今文家」猶以爲未足，乃於先聖，先師，素王之外，又爲上一「教主」的尊號。孔子的地位於是爲最高；其風頭亦於是出得最足。

然而「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孔子的厄運也就於是漸漸開始；他的

地位也就於是一天低落一天。在以前，孔子是教主素王，制作六經之說，雖未必爲盡人所承認，但他是先聖先師，曾刪「詩」「書」，正「禮」「樂」，贊「易」，作「春秋」，則否認者極少。但現在多數人的意見，則不以爲孔子未曾制作六經，且「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於是孔子乃似「碌碌無所建樹矣。」廖季平所反對之意見，正現在多數人所持者。由素王教主之地位一降而爲「教授老儒」，「比於伏生，申公」，眞孔子之厄運也。

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證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即令有所刪正，也不過如「教授老儒」之「選文選詩」；他一生果然不過是一個「選本多，門徒衆」的「教授老儒」；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即是「碌碌無所建樹」；後人之以先聖先師等尊號與他加上亦并非無理由。

關於孔子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的證據，前人及時人已經舉過許多；現在只須附加幾個。「易」及「春秋」，依傳說乃孔子畢生精力之所聚。一

個是他特別「作」的；一個是他特別「贊」的。他作「春秋」以上繼文，武，周公；他贊「易」，作象，象，文，言，繫辭等，「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現在只說這兩部書是否果爲孔子所「作」所「贊」。

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亂臣賊子懼」。然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弑晉靈公，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據此則至少春秋時晉齊二國太史之史筆皆能使「亂臣賊子懼」，不獨「春

秋」爲然。趙穿弑晉靈公，而董狐却書「趙盾弑其君」，則所謂「誅心」及「君親無將，將則必誅」等「大義」，董狐的「晉乘」中本來亦有，「春秋」不能據爲專利品。孟子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不止是「春秋」之義，實亦是「乘」及「檮杌」之義，觀於董狐史筆，亦可概見。孔子只「取」其義，而非「作」其義。孟子此說，與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說不合，而却似近於事實。

但亦或因魯是周公之後，「禮義之邦」，所以魯之「春秋」對於此等書法格外認真，所以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他特注意於「魯春秋」，或者「魯春秋」果有比「晉之乘」「楚之檮杌」較特別的地方。所以在孔子以前，就有人以「春秋」爲教人的教科書。楚莊王使士匱傳太子箴；士匱問於申叔時。叔時曰：

「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昭

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可見「春秋」早已成教人的一種課本。不過這些都在孔子成年以前，所以也不與孔子相干。

「春秋」之「聳善抑惡」，誅亂臣賊子，孔子完全贊成；這却是寔在情形。論語上說：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觀此可知孔子以亂臣賊子之當討爲天經地義。他當然贊成晉董狐，齊太史

之史筆，當然贊成『春秋』的觀點。孔子主張『正名』，是論語上說過的。不過按之事實，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張『正名』而作『春秋』，如傳說所說；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書之義而主張『正名』，孟子所說『其義則丘竊取』者是也。不過孔子能從『晉乘』『魯春秋』等裏面歸納出一個『正名』之抽象的原理；這也就是他的大貢獻了。

『易』之象，象，文言，繫辭等是否果係孔子所作；此問題，我們但將象等裏面的哲學思想與論語裏面的比較，便可解決。

我們且看論語中所說孔子對於天之觀念：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據此可知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完全係一有意志的上帝，一個「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象，象等中沒有地位。我們再看「易」中所說之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暫不必管。不過我們讀了以後，我們即覺在這些話中，有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在這些話中，決沒有一個能受「禱」，能受「欺」，能「厭」人，能「喪斯文」之「主宰之天」。這些話裏面的天或乾，不過是一種宇宙力量，至多也不過是一個「義理之天」。

一個人的思想本來可以變動，但一個人決不能同時對於宇宙及人生真

持兩種極端相反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論語上的話是孔子所說，又承認「易」象象等是孔子所作，則我們即將孔子陷於一個矛盾的地位。因為上所引論語中的話不一定都是孔子早年說的；我們也不能拿一個人早年晚年之思想不同以作解釋。

或者可以說論語中所說乃孔子對門弟子之言，是其學說之粗淺方面，乃「下學」之事。「易」象象等中所說乃孔子學說之精深方面，乃「上達」之事，羣弟子所不得知者。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論語中所載孔子所說「天之將喪斯文」，「天生德於予」之言，並非對弟子講學，而乃直述其內心之信仰。若孔子本無此信仰，而故爲此說以飾智驚愚，則是王莽欺世的手段，恐非講忠恕之孔子所出。且顧亭林已云：

「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曾子答門人之問，正

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若是其支也。」

又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所講，本只及日用倫常之事。觀易文言等中，凡冠有「子曰」之言，百分之九十九皆是講道德的，更可知矣。至其對於宇宙，他大概完全接受傳統的見解。蓋孔子只以人事爲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所以他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根據以上所說及別人所已經說過的證據，我以爲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或六藝。

不過後人爲什麼以六藝爲特別與孔子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由於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故。以六藝教人并不必始於孔子，據上所引國語，士燮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也卽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都常引「詩」「書」；他們交接用「禮」，卜筮用「易」。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都讀過這些書，受過這等教育。不過孔子却是以六藝教一般人之第一人。這一點下文再提。現在我們只說，孔子之講學與其後別家不同。別家如道墨等，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弟子誦墨經。但孔子則是一個教育家。他講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爲國家服務的人，并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的書，學各種功課。所以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莊子天下篇講及儒家，即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六種正是儒家教人的六種功課。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的學生之成就亦不一律。論語上說：「德行：顏淵，閔子騫；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有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皆能爲『千乘之國』辦事。可見孔子教學生，完全要教他成『人』，不是要教他做一家的學者。」

孔子以前已有的成書教人，教之之時，如廖季平所謂『選詩選文』，或亦有之。教之之時，隨同講解，或亦有之。如論語：「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易繫辭中對於諸卦爻辭之引申解釋之冠以『子曰』者，雖非必果係孔子所說，但孔子講學時可以對易有類此之解釋。如以此等『選詩選文』，此等隨時講解，爲『刪正六經』：爲『贊易』，則孔子實可有『刪正』及『贊』之事，不過這等『刪正』及『贊』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而已。後來儒家因仍舊貫，仍繼續用六藝教人，恰又因別家只講自家新學說，不講舊書，因之六藝遂似專爲儒家所有，爲孔子所

制作，而刪正（如果有刪正）亦即似有重大意義矣。

漢書藝文志以爲諸子皆六藝之「支與流裔」。莊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見解。這話亦並非毫無理由，因爲所謂六藝本來是當時人的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己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爲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爲各家之學說皆六藝中所已有，則不對耳。

總之，孔子是一個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正是他爲自己下的考語。

這樣說起來，孔子只是一個「教授老儒」；但他却並不是「碌碌無所建樹」，并不即「比於伏生，申公」下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要證明三點：

（一）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衆化的，以教育爲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遊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

（二）孔子的行爲，與希臘之「智者」相彷彿。

(三) 孔子的行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與蘇格拉底的行爲及其在西洋歷史上的影響相彷彿。

上文已竟說過，士贖教楚太子的功課表中，已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但此等教育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當時的平民未必有機會受這等完全教育，即當時的貴族也不見得盡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機會。韓宣子係晉世卿，然於到魯辦外交的時候，「觀太史氏書」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也到魯方能聽各國之詩與樂。可見「易」「春秋」「樂」「詩」等，都是很名貴的典籍學問了。

孔子却抱定一個「有教無類」的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如此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的典籍。這是何等的一個大解放！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衆化則實始於孔子。

我說孔子是第一個以六藝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較可靠的書



內，我們沒有聽說有什麼人曾經大規模的號召許多學生而教育之。更沒有什麼人『有教無類』的號召學生。在孔子同時，據說有個少正卯『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據說少正卯也曾大招學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莊子說：『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不過孔子誅少正卯事，昔人已謂是假的，少正卯之果有無其人亦不可知。孔子寓言十九，王骀之『與孔子中分』更不足信。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後則各家蜂起，競聚生徒，然此風氣實孔子開之。

孔子又繼續不斷的遊說千君，帶領學生，各處招搖。此等舉動，前亦未聞，而以後則成爲風氣；此風氣亦孔子開之。

再說孔子以前未聞有不農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講學爲職業，因以謀生活之人。古時除了貴族世代以做官爲生者外，我們亦嘗聽說有起於微賤之人物。此等友物在未仕時，皆或爲農、或爲工、或爲商，以維持其生活。

## 孟子說：

「舜發於畝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孟子的話雖未必盡可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別不事生產者實未聞有人。左傳中說冀缺未仕時亦是以農爲業。孔子早年，據孟子說，亦嘗爲貧而仕「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但自「從大夫之後」，大收學生以來，即純以講學爲職業，爲謀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產，他還不願教弟子治生產。樊遲「請學稼」，「請學爲稼」，「請學爲圃」，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子貢經商，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他這種不治生產的辦法，頗爲其時人所詬病。據論語所說，荷蓀丈人罵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此外晏嬰亦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

莊子亦載盜跖罵孔子云：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這些批評未必果是晏嬰盜跖所說，莊子裏面的話尤不可靠，但這些批評却是當時可能有的。

戰國時之有學問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許行「與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仲子「身織屨，妻辟纒」以自養。但孟子則不以爲然。孟子自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其弟子彭更卽以爲「泰」，他人當更有批評矣。孟子又述子思受養的情形，說：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倂。』」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觀此可知儒家的一種風氣。惟其風氣如此，於是後來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已。這種士之階級，孔子以前似乎也沒有。以前所謂士，多係大夫士之士，或係男子軍士之稱，非後世所謂士農工商之士也。

管子書中乘馬第五有士農工商一節。國語齊語亦述管仲語云：

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嘑，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閑，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

這也是管仲的話。一卷齊語，只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段事。似乎這一段與管子書中所說是同一來源。即令管子不是假的，這兩個證據也只算一個。就上引管仲一段話而言，其中也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既曰士農工商各以世及，而又說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又須『以告』」。『有此士也三萬人』之士，似乎又以士爲軍士。韋昭於『士鄉十五』下注云：『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謂三軍。』若軍士非卽士農工商之士，則豈非有『五民』嗎？此外又有一個反證，左傳宣公十二年隨武子論楚國云：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削戶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若士農工商已是當時普通所謂『四民』，爲什麼隨武子不說士農工商『不敗其業』，而說『商農工賈』呢？  
孔穎達正義云：

『齊語云：「……處士就閑燕，……」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士從征，不容復就閑燕。」

『發兵則士從征』，可見孔穎達亦以齊語所說之士爲非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

管子係僞書，其中所說當係孔子以後情形。我所以以爲，在孔子以前似乎沒有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的階級。這種階級，只能作兩種事情，卽做官與講學。直到現在，各學校的畢業生，無論是農業學校或工業學校，還只有當教員做官兩條謀生之路；這所謂：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孔子卽是此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揚光大者。

這種階級爲後來法家所痛惡。韓非子說：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

『曾史不戰攻，則國家何利焉？』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孔子與希臘「智者」，其行動頗相彷彿。他們都是打破以前習慣，開始正式招學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學生收學費以維持其生活；此層亦大爲當時所詬病。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他雖未必收定額學費，但如『贄』之類是一定收的。孔子雖可靠國君之養，未必專靠弟子的學費維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嘗不是其有受養資格之一。所以我上文說，孔子以講學爲職業，因以維持生活。這並不損害孔子的價值；爲生活總是要維持的。』

孔子還有一點與『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學多能的人，能教學生以各種功課，而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有作政治活動之能力。孔子亦博學多能，所以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孔子教人亦有各種功課，即所謂六藝是也。至於政治活動，亦爲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國」「治賦」「爲宰」。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這即如現在政府各機關之向各學校校長要人，而校長即加考語薦其畢業生，一樣。

孔子頗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本亦是一「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學生收學費，不賣知識。他對於宇宙問題無有興趣，對於神之問題接受傳統的見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說。蘇格拉底自以爲負有神聖的使命，以覺醒其國人爲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言。蘇格拉底以歸納法求定義，以定義爲吾人行爲之



標準。孔子亦講「正名」，以「名」爲吾人行爲之標準。蘇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質。孔子亦視人之完全人格，較其「從政」之能力爲尤重。故對於「子路」，冉有，公西華，雖許其能在「千乘之國」「治賦」「爲宰」，「與賓客言」，而獨不許其爲「仁」。蘇格拉底自己不著書，而後來著書者多假其名，孔子亦不著書，而後來各書中「子曰」極多。蘇格拉底死後，其宗派經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之發揮光大，遂爲西洋哲學之正統。孔子之宗派，亦經孟子，荀子之發揮光大，遂爲中國哲學之正統。

即孔子爲中國蘇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況孔子又爲使學術普遍化之第一人，爲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其建樹之大又超過蘇格拉底。謂孔子不制作或刪正六藝卽爲「碌碌無所建樹」者，是謂古之發明帆船者不算發明，必發明潛艇飛機始爲有建樹也。

孔子爲士之階級之創造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而中國歷代政權向存士之手中，故尊孔子爲先師先聖。此猶木匠之拜魯班，酒家之奉葛仙也。

##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 胡適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的 (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燄。

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澈底的見解，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

現在高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人，往往沒有共同的標準做討論的基礎，故只能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爭論，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

提出幾個基本觀念來做討論的標準。

第一，文明 (Civilization) 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

第二，文化 (Culture) 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 (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 (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我想這三個觀念是不須詳細說明的，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都可以承認的。一隻瓦盆和一隻鐵鑄的大蒸汽爐，一隻舢板船和一隻大汽船，一部單輪小車和一輛電力街車，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質力製造出來的文明，同有物質的基礎，同有人類的心思才智。這裏面只有個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異，卻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鐵爐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單輪小車上的人也更不配自誇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輕視電車上人的物質的文明。

因爲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質的表現，所以「物質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 一個名詞不應該有什麼譏貶的涵義。我們說一部摩托車是一種物質的文明，不過單指他的物質的形體；其實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人類的心思智慧決不亞於一首詩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質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文明」反對的一個貶詞，我們可以不討論。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1) 什麼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 西洋現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們先要指出這種議論含有靈肉衝突的成見，我們認爲錯誤的成見。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着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

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東方的哲人曾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不是什麼舶來的「經濟史觀」；這是平恕的常識。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餓。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卻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喫，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狸想喫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喫不着，只好說「我本不愛喫這酸葡萄！」狐狸喫不着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着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又不足為奇了。於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從自欺自慰以至於自殘自殺，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欲望。朝這條路上走，逆天而拂性，

必至於養成懶惰的社會，多數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滿足，也就不肯進一步以求心靈上與精神上的發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個物質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見看來，是建築在三個基本觀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

借用一句東方古話，這就是一種「利用厚生」的文明。因為貧窮是一種罪惡，所以要開發富源，獎勵生產，改良製造，擴張商業。因為衰病是一種罪惡，所以要研究醫藥，提倡衛生，講求體育，防止傳染的疾病，改善人種的遺傳。因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經營安適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潔淨的城市，優美的藝術，安全的社會，清明的政治。縱觀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藝，科學，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殺人的利器與侵略掠奪的

制度，我們終不能不承認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這個利用厚生的文明，當真忽略了人類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嗎？當真是一種唯物的文明嗎？

我們可以先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 (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 (Spiritual)。

我們先從理智的方面說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求真理。人生世間，受環境的逼迫，受習慣的支配，受迷信與成見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強有力，使你聰明聖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環境裏的一切束縛，使你戡天，使你縮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個人。

求知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要求。東方的舊文明，對於這個要求，不但不想滿足他，並且常想裁制他，斷絕他。所以東方古聖大勸人要「無知」，要「絕聖棄智」，要「斷思惟」，要「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是畏難，這是懶惰。這種文明，還能自誇可以滿足心靈上的要求嗎？

東方的懶惰聖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所以他們要人靜坐澄心，不思不慮，而物來順應。這是自欺欺人的誑語，這是人類的誇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科學的文明教人訓練我們的官能智慧，一點一滴地去尋求真理，一絲一毫不放過，一銖一兩地積起來。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門。自然 (Nature) 是一個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慮的懶人只好永永作愚昧的人，永永走不進真理之門。

東方的懶人又說：「真理是無窮盡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滿足呢



？』誠然，真理是發現不完的。但科學決不因此而退縮。科學家明知真理無窮，知識無窮，但他們仍然有他們的滿足：進一寸有一寸的愉快，進一尺有一尺的滿足。二千多年前，一個希臘哲人思索一個難題，想不出道理來；有一天，他跳進浴盆去洗澡，水漲起來，他忽然明白了，他高興極了，赤裸裸地跑出門去，在街上亂嚷道：『我尋着了！我尋着了！』（Eureka! Eureka!）這是科學家的滿足。Newton, Pasteur 以至於 Edison，時時有這樣的愉快。一點一滴都是進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這種心靈上的快樂，是東方的懶聖人所夢相不到的。

這裏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繼續不斷的尋求真理。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來呢？

其次，我們且看着人類的情感與想像力上的要來。

文藝，美術，我們可以不談，因為東方的人，凡是能睜開眼睛看世界

的，至少還都能承認西洋人並不會輕蔑了這兩個重要的方面。

我們來談談道德與宗教罷。

近世文明其表面上還不會和舊宗教脫離關係，所以近世文化還不會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們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也更進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漸漸地連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學的武器，開闢了許多新世界，發現了無數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個作出種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來。人類的能力的發展使他漸漸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漸漸把向來信天安命的心理變成信任人類自己的心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知識的發達不但擡高了人的能力，並且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

襟闊大，想像力高遠，同情心濃摯。同物，物質享受的增加使人有餘力可以顧到別人的需要與痛苦。擴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擴大了的能力，遂產生了一個空前的社會化的新道德，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會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犧牲理智上的要求，專靠信心（Faith），不問證據，於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淨土，信地獄。近世科學便不能這樣專靠信心了。科學並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學只要求一切信仰須要禁得起理智的評判，須要有充分的證據。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胥黎（Huxley）說的最好：『如果我對於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祕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這正是十分尊重我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買一畝田，賣三間屋，尙且要一張契據；關於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

據，豈可沒有證據就胡亂信仰嗎？

這種「拿證據來」的態度，可以稱爲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從前人類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討自然界的祕密，沒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殘酷，所以對於自然常懷着畏懼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爲人類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倚靠一種超自然的勢力。現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質力，上可以飛行無礙，下可以潛行海底，遠可以窺算星辰，近可以觀察極微。這個兩隻手一個大腦的動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個少年的革命詩人曾這樣的歌唱：

我獨自奮鬥，勝敗我獨自承當，

我用不着誰來放我自由，

我用不着什麼耶穌基督、

妄想他能替我贖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 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這是現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們現在不妄想什麼天堂天國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建造「人的樂園」。我們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活潑健全的人。我們不妄想什麼四禪定六神通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有聰明智慧可以截天縮地的人。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人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我們也許不信靈魂的不滅了，我們卻信人格是神聖的，人權是神聖的。

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會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個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個人的修養。雖然也有自命普渡衆生的宗教，雖然也有自命兼濟天下的道德，然而終苦於無法下手，無力實行，只好仍舊回到個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內的修養。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面的現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實際問題。即如中國八百年的理學工夫居然看不見二萬萬婦女纏足的慘無人道！明心見性，何補於人道的苦痛困窮！坐禪主敬，不過造成許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廢物！

近世文明不從宗教下手，而結果自成一個新宗教；不從道德入門，而結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國家，簡直都是幾個海盜的國家，哥倫布（Columbus）馬波倫（Magellan）都茂克（Drake）一班探險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盜。他們的目的只是尋求黃金，白銀，香料，象牙，黑奴。然而這班海盜和海盜帶來的商人，開闢了無數新地，開拓了人的眼界，擡高了人的想像力，同時又增加了歐洲的富力。工業革命接着起來，生

產的方法根本改變了，生產的能力更發達了。二三百年間，物質上的享受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這種擴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礎。自己要爭自由，同時便想到別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須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爲界限，並且還進一步要要求絕大多數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時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家便提出「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標準來做人類社會的目的。這都是「社會化」的趨勢。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不會實地變成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會變成範圍人生的勢力，不會在東方文化上發生多大的影響。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

平等，博愛」成了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於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舊階級的打倒，專制政體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論，出版」幾大自由的保障的實行，普及教育的實施，婦女的解放，女權的運動，婦女參政的實現，……都是這個新宗教新道德的實際的表現。這不僅僅是三五個哲學家書本子裏的空談；這都是西洋近代社會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這都已成了範圍人生，影響實際生活的絕大勢力。

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裏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制資



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築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來承認「財產」爲神聖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觀念根本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是掠奪」。現在私有財產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徵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發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生的改良，兒童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制

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工人的保險，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的運動，失業的救濟，級進制的 (Progressive) 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實行，……這都是這個大運動已經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都是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

東方的舊腦筋也許要說：『這是爭權奪利，算不得宗教與道德。』這裏又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認喫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喫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來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結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們不是爭權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他們奮鬥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

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

我們現在可綜合評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這一系的文明建築在「求生幸福」的基礎之上，雖然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無窮的祕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權，建立人化的宗教；拋棄了那不可知的天堂淨土，努力建設「人的樂園」，「人世的天堂」；丟開了那自稱的個人靈魂的超拔，儘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新宗教與新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只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們說「不知足是神聖的」(Divine Discontent)。物質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鋼鐵世界，汽機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聖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聖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動力。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

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無窮的，物質上的享受是無窮的，新器械的發明是無窮的，社會制度的改善是無窮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滿足，改良一種制度有一種制度的滿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敗的，後人可以繼續助成。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詩人鄧內孫（Donnyson）借古英雄 Ulysses 的口氣歌唱道：

然而人的閱歷就像一座穹門，

從那裏露出那不會走過的世界，

越走越遠，永永望不到他的盡頭。

半路上不幹了，多麼沉悶呵！

明晃晃的快刀爲什麼甘心上鏽！

難道留得一口氣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們，來罷！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來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頹唐了幾分壯志！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見，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

國文讀本

永不退讓，不屈伏。





級年三中高

本讀文國

册三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1  
3



3 1761 9692 5

## 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

俞平伯

環君曾訴說她胸中有許多微細的感觸，不能以言詞達之爲恨。依她的解釋，是將歸咎於她的不諳習文章上的技工。這或者也是一般人所感到的缺憾罷。但我卻引起另一種且又類似的惆悵來。我覺得我常受這種苦悶的壓迫，正與她同病啊。再推而廣之，恐怕古今來的「文章巨子」也同在這網羅中掙扎着罷。「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實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可彌補的終古恨事。

再作深一層的觀察，這種缺憾的形成殆，非出於偶然的湊拍，乃以文學的法相爲牠的基本因。不然，決不會有普遍永久性的。這不是很自然的設想嗎？創作時的心靈，依我體驗，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練的技巧與映現在剎那間的「心」「物」的角逐，一方面是追捕，一方面是逃避，結果總是跑了的多。這就是惆悵的因由了。永遠是拚命的追，這是文學的游離；

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

138328



永遠是追不着，這是文學的獨在。

所以說文學是描畫外物的，或者是抒寫內心的，或者是表現內心所映現出的外物的，都不免有「吹」的嫌疑。他們不曾體會到伴着創作的成功有這種缺憾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看成一種無所不能的奇蹟，他們看不起剝那間的靈感，他們不相信會有超言文的微妙感覺。依他們的解釋，藝術之宮誠哉是何等的偉大而光榮；可是，我們的宇宙人間世，又何其狹小，粗糙而無聊呢？他們不會細想啊。這種誇揚正是一種尖刻的侮蔑。最先被侮蔑的是他們自己。

既知道「美景良辰」只可以全心去領略，不能盡量描畫的；何以「賞心樂事」就這樣輕輕容易的一把抓住呢？又何以在「賞心樂事」裏的「良辰美景」更加容易尋找呢？我希望有人給一個圓滿的解答。在未得到解答以前。我總信文學的力是有限制的，很有限制的，不論說牠是描畫外物，或抒寫內心，或者在那邊表現內心映現出的外物。牠這三種機能都不圓滿

；故牠非內心之影，非外物之影，亦非心物交錯之影，所僅有的只是薄薄的殘影。影的來原雖不外乎「心」「物」諸因子的醞釀；只是影子既這麼淡薄，差不多可以說影子是牠自己的了。文學所投射影子如此的朦朧，這是所謂游離；影子淡薄到了不類任何原形而幾自成一物，這是所謂獨在。不朽的傑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飛來，未曾寫完的殘稿，這正是所謂「神來之筆」。

我的話也說得太迷離了，不易得一般的了解。所成就的作品既與創作時的心境關連得如此的不定而疏遠，牠又憑什麼而存在呢？換句話說，牠已是游離着且獨在了，豈不是無根之花，無源之水，精華已竭的糟粕呢？若說是的，則文藝之在人間，非但沒有偉大的功能，簡直是無用的贅疣了。我遭遇這麼一個有力的反駁。

其實，打開窗子說亮話，文藝在人間真等於贅疣，我也十分欣然。文藝既非我的私親，且贅疣爲物亦復不惡，算得什麼侮辱。若以無用爲病，

更將令我大笑三日。我將反問他，喫飯睡覺等等又何用呢？可憐人類進步了幾千年，而喫飯睡覺等的正當用途至今沒有發明。我們的祖宗以及我們，都不因此灰心短氣而不喫不睡，又何必對於文藝獨發歎氣呢。文藝或者有牠的該殺該副之處，但僅僅無用決不能充罪狀之一，無論你們如何的深文周内。

閒話少說。真嘍嗦啊！我已說了兩遍，文學是獨在的，但你們還要尋根究柢，牠是憑什麼存在的。大家試來評一評，若憑了什麼而存在，還算得獨在嗎？真不像句話！若你們要我解釋那游離和獨在的光景，那倒可以。我願意詳詳細細地說。

「游離」不是絕緣的代詞；「獨在」也只是比況的詞飾。如有人說是我說的，文學的創作超乎心物的諸因；我在此聲明，我從未說過這類屁話，這正是那人自己說的，我不能替他頂缸。我只說創作的直接因是作者當時時候的欲念，情緒和技巧；間接因是心物錯綜著的。啓發創作慾的誘惑性

外緣。彷彿那麼一回事，我爲你們作一譬喻。

一個小孩用筷子夾著一個肉骨頭遠遠的逗引著。一條小哈叭狗憑著牠固有的食慾，被這慾念壓迫後所喚起的熱情，和天賦兼習得覓食的技巧，一瞥見那塊帶誘惑性的肉，直撲過去。這小兒偏偏會耍，把肉擲得高高的，一抖一抖的動著。狗漸人立了，做出種種抓撲跳躍的姿態。結果狗沒喫著肉，而大家白看狗耍把戲，笑了一場。故事就此收場。

我們是狗化定了，那小兒正是造化，嘻笑的衆賓便是當時的讀者社會和我們的後人。你說這把戲有什麼用？可是大家的確爲著這個開了笑口。替座上的貴客想，好好的喫飯罷，何必去逗引那條狗，那是小兒的好事；但這小兒至少不失爲趣人。至於狗呢，不在話下了。牠是個被犧牲者，被玩弄者而已。牠應當咒詛牠的生日，至少亦曳尾不顧而走，纔算是條聰明特達的狗。若老是戀戀於那塊肉骨頭，而串演把戲一套一套的不窮，那真是狗中之下流子了：雖然也們愛牠的乖巧，讚牠爲一條偉大的狗。您想想

，狗如有知，要這種榮譽嗎？我不信牠會要。

所謂文學的游離和獨在，也因這譬喻而顯明了。肉骨頭在小孩子手中抖動，狗跟着跳，那便是游離。狗正因永嗅不著肉骨頭而儘串把戲，那便是獨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頭竟掉到狗嘴裏去，狗是得意極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愛看狗戲的羣公豈不悵然有失呢。換言之，若文學與其實感的競賽萬一告畢（自然，即萬一也是不會有的，）變為合掌的兩股，不復有幾微不足之感，那就無所謂文學了，我故認游離與獨在是文學的真實且主要的法相。

還有一個問題，這種光景算不算缺憾呢？我說是，又說不是。讀者不要怪我油滑，仍用前例說罷。從狗的立場看，把戲白串了不算，而肉骨頭也者終落於渺茫，這是何等的可惜，非缺憾而何？若從觀衆和小兒的立場看，則正因狗要嗅肉而偏嗅不著，方始有把戲。狗老嗅不著，老有把戲可看，那是何等的有趣，又何用其嘆惜呢。我將從您的嘆惋與否，而決定您

的自待。

以下再讓我說幾句狗化的話罷，正是自己解嘲的話。所謂文學的游離有兩種不同的來原（一）由於落後——實感太微妙了，把捉不住。這正如以上所說的。（二）由於超前——實感太平凡粗笨了，不值得去把捉。前一個是高攀不上，後一個是不肯俯就。雖有時因文學技工的庸劣，而創作物與實感游離了，卻也有時因牠的高妙，使創作物超越那實感。在第二意義上，我們或者可以有相當的自喜，雖然這種高興在實際上免不了「狗化。」

春花秋月，……是詩嗎？不是！悲歡離合，是詩嗎？不是！詩中所  
有誠不出那些範圍，但是僅僅有那些破銅爛鐵決不成爲一件寶器。牠們只  
是詩料。詩料非詩，明文學的料絕非文學。

我們看了眉月，這麼一沈吟，回溯舊蹤，那麼一擧蹙，是詩嗎？不是  
！見宿樹的寒鴉，有寂寞之思，聽打窗的夜雨，有悽清之感，是詩嗎？不



是！這種意境不失爲詩魂，但飄渺的游絲，單靠牠們卻織不成一件「雲裳」的。牠們只是詩意。詩意非詩，明文學的意境絕非文學。

實在的事例，實在的感觸都必經過文學的手腕運用了之後，方成爲藝術品。文學的技工何等的重要，實感的美化，在對面著想，恰是文學的游離。我試舉三個例。

譬如回憶從前的蹤跡，真是重重疊疊，有如辛稼軒所謂「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似的；但等到寫入文章，卻就不能包羅萬象了，必有取捨；其實所取的未必定可取，所捨未必必須捨，只是出於沒奈何的權宜之計。選擇乃文學技工之；有了牠，實感留在文學作品裏的，真真寥寥可數。所召集的是代表會議，不是普通選舉了。

又如寫一樁瑣碎或笨重的事，不能無減省或修削之處；若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就成了一本流水賬簿，不成爲文章，奏了幾刀之後文章是漂亮多了，可是原來的樣子已若存若亡了。剪裁又是重要的技工。

平平常常的一個人，一樁事據實寫來不易動人聽聞，必要在牠們身上加了些大青大綠方纔快心。宋玉之賦東家子，必要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其實依拙劣的我們想，宋先生貴東鄰小姐的身個兒，即使加減了一二分的高矮，似乎亦決不會損害她的標致。然而文章必這麼寫方纔淋漓盡致，使後人不敢輕易菲薄他的理想美人。這是何等有力的描寫。夸飾比如一面顯微鏡，把肉眼所感都給打發走了；但牠也是文章的重要技工。

不必再舉別的例證了，您在修詞學上去看，那些用古古怪怪的名詞標著的祕訣，那一個不是在那邊無中生有，將小作大的顛倒著。再作一個比方：喫飯的正當形式，只是一口一口的咬嚼而已；然而蔽中國的古人有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的繁文縟節，即貴西洋的今人到餐室裏去，亦必端端正正穿起禮服來。我們細想，這是幹嗎？「醜人多作怪！」但同時就不免有人讚歎著，說牠們所表現的是文明，是藝術哩。

各人的地位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因而所見不同；這是不能，且不必強闡的。我也不必儘申訴自己的牢騷，惹他人的厭煩，單就文藝而論文藝，技工在創作時之重要初不亞與靈感。文藝和非文藝之區別間，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屬性。我們因此可以明白真的啼笑何以不成爲藝術；而啼著笑著的 model，反可以形成真正的藝術品。這並非顛倒，是當然的真實。

我們可以說，一切事情的本體和牠們的抄本（確切的影子）皆非文藝；必須牠們在創作者的心靈中，醞釀過一番，鎔鑄過一番之後，而重新透射出來的（朦朧的錢影），方纔算數。申言之，natural，算不了什麼，人間所需要的是 artificial。創造不是無中生有，亦不是抄襲（即所謂寫實），只是心靈的一種膠擾，離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來追去，不落後，便超前，總走不到一塊兒去；這是游離。尋尋覓覓，終於撲個空，孤悽地默著；那是獨在。我們覺得被實感拉下了，不免惆悵；若覺得把實感給拉下了，那便驕矜；實在都沾點滑稽的幻覺，說不出什麼正當緣由來。萬古

常新，千秋不朽的傑作，論牠的究竟，亦不過狗抓肉骨頭而不得（不足，）人想交合而先相對鞠躬（有餘，）這一類把戲而已。我們對於牠們，固然不屑讚揚，卻也不可呪詛（讚揚和咒詛都是把戲之流，我們何敢尤而效之。）沈默是頂好的道路，我說。——安於被玩弄也是頂好的道路，我又說。

---

國  
文  
讀  
本

##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 郭紹虞

中國的文學批評一向未上正軌，不是烏烟瘴氣鬧什麼「文以載道」的說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論神論氣的把戲。前者是儒家思想之發揮，後者是道家思想之影響，真不料這二家思想在文學批評上之權威有如此。

藝術本是帶一些神祕性的，則文學批評之論神論氣似也是當然的事情；不過若專從這一方面去發揮，則此種抽象名詞，義界本難以確定，盲人說象，徒滋紛紜，亦莫怪一般人譏爲玄談了。

關於「神」與「氣」之分析和比較的研究，當別爲文述之。現在專從歷史的研究，來看文學批評史上所謂「神」「氣」說進行的步程。

於這方面，我們可以除去一切葛藤，只把他分爲五個代表的時期述之：第一期是莊子的論「神」與孟子的論「氣」。這是文學批評上的神氣說

之淵源所自。在莊孟二家所說的本意，雖與文學批評無關，但後世的文學批評則深受其影響。這是「神」「氣」說發生的時期，所以是第一期。第二期是楊雄的論「神」與曹丕的論「氣」。這纔把以前的「神」「氣」說應用到文學批評的方面。但是語焉不詳，闡發不透，所以猶是「神」「氣」說在文學批評上明而未融的時期，這是第二期。第三期是詩人杜甫之論「神」與「氣」與文人韓愈之論「神」與「氣」。到這時期於是無論詩人論詩文人論文，都喜歡玩弄這些抽象名詞，懸「神」「氣」以爲鵠的了。這並不是他們好作欺人之談，實在是他們在經驗上體會有得，纔發爲此論的。這較以前又進一步，所以是第三期。第四期是詩人嚴羽之論「神」與文人蘇轍之論「氣」。在此時期他們已漸看出詩與文根本上性質之不同，於是此期詩人與文人各自攫住要點，較之以前詩人文人並論神與氣者實在又進一步。而且此期詩人的論神與文人的論氣。不僅在述其經歷，蓋欲指出一個切實的標準，使後來學者得有途徑可尋。所以這是第四期。第五期是

詩人王士禛之論「神」與文人姚鼐曾國藩之論「氣」。前一時期，詩人文人雖各懸神與氣以爲鵠的而欲奔赴之，但是他們指出的途徑，依舊不免虛無縹緲；所以此期的詩人很想在虛無縹緲的途徑中再求切實一些，於是論神而連帶說個「韻」字，論氣而連帶說個「聲」字，進一步從意境上風格上文字上音節上去推究，於是所謂「神」與「氣」云者，雖較以前的意義稍變稍狹，却較以前來得切實，有把握，容易體會。所以這又是第五期。

## 二

最初拈出「神」字者固不始於莊子，孔子易繫辭傳中亦已屢言之矣，但其性質與莊子不同，遠不如莊子所說的神妙，所以現在只舉莊子爲代表。

我們若據於文學批評的立場而論莊子之神的觀念，則可分兩方面說明之。這種說明，只是說這種觀念所可給予後世文學批評的影響，並不是說莊子之文學觀即是如此。



(二) 神化說 這神的觀念暗示給後來創作界方面者即在於藝術要進到神化的地步。莊子書中很多寓言都可作如是觀。如養生主篇云：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譁，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以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聽了這一節話，說道：「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現在吾亦爲之下一轉語云：「善哉！吾讀此節而得莊子之所謂文學批評焉。」

』或者說：『善哉！吾讀此文而知莊子思想之影響及後世之文學批評焉。』

』我們且再看他《天道篇》云：

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又達生篇云：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  
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工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  
猶撥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木槁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  
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  
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這一種的言論都極精微。莊子所論，其主旨雖不在文藝，但後人之以神化論詩文妙境，此意實自道家發之。道家關於這一種的比喻，如列子書中師文彈琴之喻，飛衛習射之喻，都是這些意思。藝術要好之極專，能得忘掉外界的一切，能得忘掉內身的一切，纔能到神化的妙境。藝術而至神化，則技也而進於道矣。

不過欲達到這種境界更須注意三件事：其一，這完全是天才和環境的關係，非盡人之所能爲者。達生篇中更有一節說：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中。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

：「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各人天才亦都有一些偏能，能得環境適合，足以盡其所能而善爲發展，自然容易了。這即是所謂「故」，所謂「性」，所謂「命」。

其二，這完全更是工夫的關係，即是所謂火候。火候不到，便不能有爐火純青之象，當然不會自然入妙，當然不會達到神化的境界。莊子於此意闡發亦極精。達生篇中有紀渚子養雞一節云：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橋而特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到這境界纔是絢爛之後歸於平淡，俯拾即是，無施不宜了。而此種工夫固非可於一朝一夕求之。

其三，這完全更是感興的關係，又不是有了天才加以學力而可必期之

必得者。興致不來，則徒以自苦，不免『飯糗山頭』之誚。齊物論中更有

一節論及天籟云：

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這一節云：『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此意極是。所以天籟是適然相遭，莫知其然而然的。

這種寓言，在莊子並以之論道，但若從文學批評的觀點而言，又何其

能發揮文藝之精義呢！我們於此可以看出後人文學批評之論「神」，所以本於莊子了。

(二) 神遇說 至其暗示給批評家之方法者，即在有鑑賞藝術也要取神遇的態度。這個和他的名學有關，因為他的知識論，立言高遠富於神祕的色彩。他所重的知識是「性知」，是先天之知。這先天之知是不用經驗，不以觸受想思知的。其人問世篇云：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舊作「聽止於耳」，今從兪樾校改。言耳之爲用止於聽，故無聽之以耳。）心止於符。（符，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怎樣是聽之以心？怎樣是聽之以氣？這好像是匪夷所思，好像不是常識所能領會的。聽以耳的是感覺，聽以心的是思慮，這我們都能明白；至於不聽以耳不聽以心而聽以氣的性知，未免玄之又玄了，要收視返聽，要澄心息慮，要心齋，要坐忘，才能理會得到他的「真知」，（大宗師篇：「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豈不太虛玄了嗎？實則不然。蓋莊子之所謂真知，即是直覺。莊子所欲探討而認識者，即莊子之所謂道。道是宇宙的本體而非宇宙的現象。明宇宙的现象須後天的經驗之知，故是常識所能辨別的；明宇宙的本體貴先天的性知，所以是超常識的。這是莊子的知識論。後人因本於這種見解以推到藝術方面，於是對於藝術的鑑賞當然要重在神遇而不重在泥迹象以求之了。本來純文學的鑑賞最好與作者的精神相合一，別有會心，纔能得其神趣。莊子天地篇中也有這些意思。他說：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這些話若用以鑑賞文藝，亦即是桐城派所謂「以聲求氣」的方法。神之又神，自能盡其妙的。列子書中伯牙鍾子期一節的故事亦是此種意思。他更設一例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使知索之，使離朱索之，使喫詬索之，正如欣賞純文藝而用考據的態度與方法。我們看一部詩經所以給後人弄得烏烟瘴氣者，即在於此，近人主張研究詩經，只讀白文，實即是使象罔求之的意思。

上文是就純文學的鑑賞而言，即對於雜文學的探討論旨，也重在神遇的態度。天道篇云：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 秋水篇亦云：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



粗焉。

郭象註云：「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所謂言意之表，所謂無言無意之域，這不是故作玄妙之談，因為他所講的道本是要離言說相離文字相的。但是離開了言說相文字相之後，如何能將道的本體詔示於人呢？所以作者不得不寄之於言，而讀者却不可徒求之於言。我們且看老子所說的道，一回兒說「惚兮恍兮，」一回兒說「恍兮惚兮，」一回兒又加上許多不定的形容辭，如「淵兮似」、「湛兮似」、「豫焉若」、「猶然若」、「儼兮其若」等等以及「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縣縣若存」「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等詞以強爲之容。這種不落言詮的說法，即是叫人不要認真，不要拘泥。

不僅鑑賞藝術，探討論旨是如此，即甄別術藝家亦要如此。田子方篇云：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檀檀然不趨，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中國一般文藝家大抵都帶些浪漫的氣息，或者與此亦有些關係罷！

這種神化神遇的言論不是一般人常識所能測知的，故其逍遙遊篇云：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天地篇云：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必大知乃能有真知，乃能知莊子之所謂『神』的意義。乃能知後世文學批評上之『神』的意義。

於次且再述孟子之『氣』的觀念。孟子固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且看他的所謂浩然之氣是什麼。他說：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

這一節似乎與文學批評更無關係了。但是不然：何以故？因爲他的浩

然之氣，即本於他「知言」的觀念一轉而來者。公孫丑問孟子說：「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道：「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兩部分確是孟子自言其所得之最爲愜當者；確又是我們論他文學觀時所值得注意者。因爲這本是一件事的兩方面。

公孫丑再繼續問道：「何謂知言？」於是他又說：

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這與孔子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云云同樣意思。孟子本於這個觀點，於是再提出兩個知言的方法；一是「論世」，一是「以意逆志。」這兩個方法在文學批評史上自有他相當的價值，於此且不多說。

孟子所謂知言，誠有關於文學批評了，但何以又謂他論浩然之氣亦即本於知言呢？蓋知言云者，只足以知他人之言，固非自己對於立言之預備也；易言之，即非自己對於文學上的一種修養工夫也。明白了「誠辭知其

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則對於自己之言，其不欲有所蔽，有所陷，有所離，有所窮，蓋可知矣；其不欲爲諛辭，爲淫辭，爲邪辭，爲遁辭，又可知矣。然則將若何而後能不爲諛辭，淫辭，邪辭，遁辭乎？將若何而後能使其言之無所蔽，無所陷，無所離，無所窮乎？於是進一步遂想到配義與道的養氣工夫。如能胸中養得一團浩然之氣，則自然至大至剛，自然不致流爲諛辭，淫辭，邪辭，遁辭矣。知言是消極的，養氣是積極的；知言是對人的，養氣是對自己的；其分別之點，如此而已。我所以謂卽一件事的兩方面者此也。這個關係，韓愈亦能明之。韓氏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翱書）不是說養氣卽是立言的預備嗎？這個關係，蘇轍亦能明之。蘇氏云：「文者氣之所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稱其氣之小大。」（上樞密韓太尉書）這不是說孟子文章之美卽由於他養氣的工夫嗎？不過他們於孟子所云「知言」「養氣」二者之關係，不會像我這樣說得

明暢而已。這決不是因為我要說孟子論氣與文學批評有關，纔這般附會的。因為實有如此關係，所以後來文氣說得以本之發揮也。

這是「神」「氣」說之濫觴，「神」「氣」說之第一個時期。

三

後來司馬相如之答臧覽論作賦之法，謂：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他最先拈出不可得而傳的賦家之心，以與賦迹並論。迹指形式言，心指精神言，他可謂是最先發見這文藝上的神祕性了。他以賦家之心爲「包括宇宙，總覽萬物，」又何其與莊子所云「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外死生者爲友」（天下篇）的態度相似呢！

這猶可說他所論的是「心」不是「神，」因爲「心」是比較具體的名詞。但至楊雄則開始進一步而論及神化了。法言問神篇云：「或問神。曰

：心。」又云：

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謂而已矣！（

李軌注：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注：天以神明光燭幽冥昭曜四方

；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注：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

；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義。）人心其神矣乎！

此雖不是論及文學方面，但是心與神之關係，則固知之矣。這樣，所以能於相如所謂「不可得而傳」的心，進一步推究到不可得而傳的法。西京雜記引楊雄語云：「讀千首賦乃能作賦。」這即是火候到時的境界。這也即是他所謂「潛心」的作用之自然的結果。這是一個莫知之所以然，並且是不可得而傳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即由「潛心」得來者。這已經很帶一些神祕的意味了，但是因為他所講的指學力火候，所以猶覺得有途徑可尋，至於他論到天分一方面者，便不如是。西京雜記更有一節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曲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楊雄所謂「讀千首賦乃能作賦，」固然不必如宋高似孫緯略這樣的笨算——根據於漢志，詩賦略，因其所錄賦數恰爲千篇，遂以爲即是子雲所讀。但也須知楊雄於賦的方面確是用過一番苦功，則是無可疑的。他因爲學相如而弗逮，所以以爲他是神化所至。學力猶可以勉強，天分則不可勉強了。因爲他天分之高，所以似乎不是從人間來了。而這個賦家之心，遂於是真的「不可得而傳。」

後來曹丕的典論論文遂又論及「氣」字。他說：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徐幹亦有斯累。」）

其與吳質書亦云

公幹有逸氣。但未過耳。

這都是從氣的方面以論文者，論文言「氣」，實始於此。他這裏所說的「氣」有兩個意義。（1）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者，是指才氣而言；曰「齊氣」，曰「逸氣」云者，又指語氣而言。著於內者爲才性，宣於文者爲語勢，這本也是一件事的兩方面。近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乃謂「曹丕論氣實指才性言之，爲後世陽剛陰柔說之所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爲文氣者不同。」未免只見其一端而未見其全了。

文學批評方面自楊雄始言「神」字，自曹丕始言「氣」字，於是莊子孟子論神論氣之說，遂一轉而爲文學批評上的討論的問題。不過他們所言僅僅止此，別無闡發，所以明而未融。其後劉勰撰文心雕龍有神思一篇以論神，有養氣一篇以論氣，（風骨一篇亦多論氣）雖屬分別討論，猶覺無多精義。

這是「神」「氣」的觀念纔應用到文學批評上，——神氣說之第二個



時期。

四

自是以後，關於「神」「氣」之說，闡發益繁，詩人文人亦大都以此爲極詣。茲舉二家言之：論詩的部分以杜甫爲代表，論文的部分以韓愈爲代表。

唐代詩人自以杜甫與李白二人最爲偉大，可是他二人不僅作風不同，即於批評的主張亦各異其趣。李白是一味主張復古而卑視齊梁的。他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孟棻本事詩引）其自任以詩國復古之重如此。蓋太白爲人本偏於浪漫的氣分，故其論詩亦崇尚自然，破棄格律，近於浪漫的主張。他蓋欲以浪漫的作風，變更齊梁古典的作風者。這是李白所以偉大的地方，而也是唐詩所以能成功的緣故。至於杜甫則不然了。他是「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的，他是「不薄今人」（戲爲六絕句）的，他又是「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的，他是對於「王楊盧駱當時體，『猶且以爲「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的。於是他要『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了，於是他要『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了，而於是也來了李白的『飯顆山頭作詩苦』之語。所以李白的詩是反齊梁的，而杜甫的詩則是沿襲齊梁的。前者是對於齊梁作風的反抵，後者是對於齊梁作風之演進。以其是反抗，所以並齊梁修辭上藝術美的優點而亦廢棄之，（此不過就李白批評的論調與其創作之少作律體而言之耳。實則歷史上的事實斷不容如此。李白儘管反抗齊梁，亦未嘗不受齊梁修辭的影響。所以他自己既最傾倒於謝朓，而杜甫亦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以其是演進，所以更能發揮其藝術美的優點而善爲應用。前者廢棄齊梁修辭的技巧而猶能自成一家的作風，所以顯其才；後者不妨師法齊梁，而仍能不落於齊梁，所以顯其學。我們若從這一點以爲詩仙詩聖的解釋，庶幾不致陷於空洞而渺茫。

那麼，我們再看杜甫何以能師法齊梁而不落於其齊梁呢？則全由於他

在文學批評上拈出「神」「氣」二字之故。「神」「氣」全重在自然，假使偏重在雕琢，則六情底滯，靈機不暢，此李白所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者是也；假使專工在藻飾，則堆砌塗澤。最易流於蕪音累氣，此又李白所以謂「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者也。因此，似乎李白論詩若拈出「神」「氣」二字便更爲愜當一些。而孰知有不然者！蓋文學上之自然妙境，雖是很神祕的一個抽象的境界，而這種境界有所由入之途焉：其一則仗其天才，依其興會，才高則絕足奔放，無所拘繫，興到則筆酣墨舞，揮灑自如。此一途也。其又一則專重學力，偏於苦思，學到則爐火純青，自有搖筆即來之樂，思苦則一旦豁然，遽入禪宗頓悟之境。此又一途也。李白走了前一條路，杜甫則走後一條路者。必明這一點，然後纔知杜甫論詩所以拈出神與氣二字；然後纔知杜甫所以偉大的地方，與唐詩所以成功的緣故。

於是，且一言杜甫之所謂「神」。杜甫論詩，很重神化的境界。其獨酌成詩云「詩成覺有神」，寄薛三郎中據云：「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又寄張十二山人彪詩亦云：』詩興不無神，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即其論及其他美術者，如論書亦謂『書貴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論畫亦謂『將軍盡善蓋有神，』（丹青引）可知他於一切藝術無不以神境爲極詣矣。不過他的所謂神境，是從苦思力學得來者，所以他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蓋其下筆如有神的境界，即從讀書破萬卷的工夫中來；所以是切實。而一方面於讀書破萬卷之後，復繼以下筆如有神，則亦返於自然，不致爲已成的典型所束縛了。『行神如空，』杜氏庶幾近之。

又杜甫論詩亦頗重在骨氣。其稱庾信爲『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爲六絕句）稱賈至爲『雄筆映千古，』（送唐誠因寄禮部賈侍郎）稱元結爲『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春陵行）又其醉歌行贈從姪勣亦云：『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所以他論詩也很重在氣勢。且看他戲爲六絕句詩中於『或看翡翠蘭君上』之後，必繼以『未掣鯨魚碧海中』一語

，亦可見其微義之所在矣。錢謙益讀杜二箋上釋之云：「蘭若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奐，垠崖崩豁，乾坤雷偃者也。」我以為這數語極得杜老之旨。杜甫因於這樣。所以纔能上承齊梁。『行氣如虹，』杜氏亦庶幾近之。不過他行氣如虹的境界亦自妥帖排奐中得來，所以說「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敬贈鄭諫議）於毫髮無遺憾復繼以波瀾獨老成之語，則知不僅是細膩的工夫；於波瀾獨老成前加以遺髮無遺憾之語，則知又不獨是粗獷的氣象了。所以我以為能從天才方面充分發展，饒有文藝的自然美而不流於淺率者，則千古詩人中當推李白；其從學力方面充分發展盡有文藝上的藝術美而不露雕琢者，則千古詩人中又當推杜甫。過此則為病矣。在於同時而使自然美與藝術美都能盡量發展都能相互融合以到恰好的地步，是誠不得不謂為文學上的奇蹟也。彼一般作李杜優劣論者，大抵皆強作解事，模糊影響之談耳。

韓愈論文雖啓文道合一之先聲，但因於他以文爲教的緣故，所以不致如宋儒之重道輕文，而於文學批評上實在亦頗能發揮一些精義。其送高閑上人序云：

苟可以厲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完神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藏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神鬼，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此雖是指書法而言，但其理却可通於文藝。所以姚鼐亦謂「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古文辭類纂）曾國藩更爲闡發之云：「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

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求闕齋日記』此言極是。韓愈論文，的確能融合莊孟二家而冶於一爐。如其不信，請再看他的答李翊書一文。他說：

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

這一節很重要。韓愈文學批評之精義，悉萃於是。不過因其行文反覆曲折，所以昔人雖知其重要，而罕見有能闡發之者。實則此文若以與送高閑上人序參互比證，便可互相映發。此文所云最重要的兩句，即是「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其餘諸語，都不過是此二句之註腳耳。所謂「無望其速成」者，即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絕其源之謂也。韓愈自謂學之二十餘年，即不望速成之例證也，能如是，便到神的境界，所謂「浩乎其沛然矣，」此則機應於心之說也。究其意實本於莊子。所謂「無誘於勢利」者，即「行之乎仁義之途，」而「無迷其途」之謂也。韓愈自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云者，即不迷其途之例證也。能如是，自能「識



古書之正僞，昭昭然白黑分矣。『積極方面能不迷其途，斯消極方面無人之見存，不至隨人笑譽以爲喜憂，此則不挫於物之說也。無人之見存而能不挫於物，便到浩氣流行的境界，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所以致此氣盛言宜之故，即在積極方面的無迷其途。所以謂『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這又不是孟子所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之意嗎？杜甫論詩，很能融會莊子論神孟子論氣之說而爲一，韓愈則言之更明，蓋亦自然之機運然歟！

這是在作者自述其經歷均懸『神』『氣』以爲鵠的者——這是第三期。

### 五

自唐而宋，文學批評的風氣本已漸盛，但真能發揮神與氣之妙諦者則猶不多，今亦惟舉嚴羽與蘇轍二家言之。

嚴羽論詩只重在『神』，不重在氣，這是他參詩精子參得來的。其答吳

景仙表叔書云：

我叔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辯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我叔腳根未點地處也。

論詩究竟得用健字不得，這是另一個問題。但可知他却很能看出詩之所重在神，而文之所重在氣。這誠是神氣說在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見解，惟其如是，所以他的論神亦格外來得神妙。其論「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嚴氏論詩，殆亦可謂入神矣。蓋詩之極致爲入神，夫人而能知之，但是夫人而能言之。何以故？以這種神化的境界，似乎也非言說相文字相所形容得來也。而嚴氏則以禪論詩，遂便能說得透徹，說得清切，說得沈着痛快。他說：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所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云云，即是入神的境界。欲達這種境界，所以「須參活句勿參死句，」所以「下字貴響，造語貴圓。」但是如何而能參活句，如何而字能響，語能圓呢？他亦說不出來，於是歸之於「悟，」但是自來言神化妙境者，再沒有像「悟」字這樣可以說得這般透徹者。他說：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俱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到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方下韓退之遠甚，而爲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

學詩而至悟境卽是火候已到，參詩已熟，亦卽是到了神境了。他又說：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透徹便是悟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便是神境。所以他拈出一個『悟』字來講詩之極致——入神，實是單刀直入的方法。這樣論神，較之劉勰『思一篇所言，實在透徹得多。在劉氏以爲『伊孛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者，在嚴氏則『自家實證實悟』，『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論『神』至此，不可不謂一進步也。

蘇轍論文專重在氣。其上樞密韓太尉書云：『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便撇開神不講而專論氣了。不但如此，他論氣較前

人更精一步，重在如何養氣之方。曹不論氣，以爲「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而他却以爲「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學文初步；正須先重在養氣的工夫。於是他更舉二例云：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者，豈營執筆學爲如是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在此二例中差不多有兩個意思；孟子一例，指修養言；太史公一例，指閱歷言。指修養言者，這功夫從內證入，不易爲着手之地；從閱歷言者，這功夫從外做起，便有所依據之途。所以他於此二者中間，畢竟還重在後一方面。他又說：

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泯沒

，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原來他所謂養氣的功夫，是有待於外方之激發的，所以必須高山大野，纔可登覽以自廣；所以必須求天下之奇聞壯觀，纔足以激發其志氣。假使論神的境世，便不如此。杜甫以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而他却以百氏之書爲陳迹；在他人於這些陳迹中可使朽腐化爲神奇者，而他却以爲不足激發其志氣。所以吾說他的養氣功夫，畢竟還重在閱歷方面。這樣論氣，較之劉勰養氣一篇亦是切實得多。劉氏謂『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不過謂勿於神思昏鈍之時勉強作文耳。這只是衛氣的方法，不是養氣的方法。蘇氏欲藉高山大野以激發其志氣，才是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而養氣始有助於學文。所以這又是進一步的見解。

杜甫說：『詩成覺有神。』如何能有神呢？於是嚴羽替他指出妙悟的境界。韓愈言氣盛言宜。如何能氣盛呢？於是蘇轍替他指出激發的方法。

言神欲從內證，論氣欲自外入。所以這一時期不僅在詩人文人各自看出神與氣的分別，並且他們所講的神與氣，亦實在是更爲透徹，更爲切實。

此期詩人指出神的方法，文人指出養氣的途徑，——這是第四期。

六

時至清代，本是文學批評的極盛時期，一般文集中間差不多總有幾篇論詩論文的文章。所以神氣之說亦以此時爲發揮得最暢。尤其以詩家之論「神」與文人之論「氣」爲更爲透徹。

詩人論「神，」可以神韻派爲代表。楊繩武作王漁洋神道碑銘云：

公之詩籠蓋百家，囊括千載，自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無不有咀其精華，探其堂奧，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音，意外之神：不雕飾而工，不錘鑿而鍊；極沈鬱排寡之氣而彌近自然，盡鏤刻絢爛之奇而不由人力。嘗推本司空表聖「味在酸鹹之外，」及嚴滄浪以禪喻詩之旨，而益伸其說。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或於才調，或崇法律，而公則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法律三者悉舉諸此矣。

此數語中把神韻派的作風和主張包括殆盡，稱量而言，亦並非溢美之辭。蓋論詩而拈出神韻，實在比論風格才調法律等等者都高一着。以所謂風格才調法律云云者，都不過就詩的局部而言，而神韻則就詩的整個言也。神韻是詩家之化境，而所以達此化境者，有風格也，才調也，法律也等等，所以說『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法律三者悉舉諸此矣。』

神韻之說雖亦本於滄浪以禪喻詩之旨，但是不同。何以故？蓋滄浪之說全重頓悟，初學鈍根易滋誤解，所以較多流弊，而神韻說則於此方面加以修正，所以較爲切實。滄浪論詩推重盛唐，以漢魏晉與盛唐之詩爲第一義，他說：『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後李夢陽輩論詩主張卽本此。但其流弊則何如？模擬而已！膚廓而已！蓋徒然示人以入神的極致的境界，而欲人以頓悟赴之，在一輩鈍根



人自然只能竊其聲音笑貌，徒得優孟衣冠而已。至王漁洋之神韻說則不如此者。蓋王氏之詩亦自有其家學門風，大抵出於其叔祖伯石季木諸人，而伯石季木之詩正是宗法王李者，所以他入手之初原不離此一派，但以其天才獨絕，所以不妨從王李入，而不會從王李出。其詩之作風，實從王李一轉變而來者，所以他論詩的主張亦從滄浪一轉變而來者。王李囿於滄浪之說而不知變，所以多流弊；漁洋不局於滄浪之說而善爲運用，此所以施愚山反謂「神韻之說足矯明代模擬之風」也。

此其別，全在於滄浪只拈出「神」字，而漁洋更拈出「韻」字。只拈「神」字，故論詩以李杜爲宗；更拈「韻」字，故論詩落王孟家數。滄浪詩話云：「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又云：「李杜數公如金鳩壁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他論詩而能看出李杜獨到入神的境界，誠是獨具隻眼。蓋李杜之所以入神者。即吾上文所謂一由天才盡量發展，一由學力盡量發展，而並

能使文學上之自然美與藝術美相互融合恰到好處者是也。這本是文學史上的奇蹟。後來人欲於同樣的體裁之中，直是學步不得，除非另易一體裁，爲詞爲曲，則庶幾可於詞曲中間，再找出李杜來。所以吾以爲滄浪論詩確是入妙，但他指示出來定要學步盛唐，而謂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則未免錯誤。可憐王李一輩人鑽入此圈套中，老死不得擺脫，則甚矣滄浪之誤人也。王士禛便覷破這一點，他不是不知李杜之妙，實在因這種妙境在後世竟無致力之途，所以他便由此一轉連帶說一「韻」字，於是神品雖難到，而逸品則易至，蓋逸品之入妙者，自然亦入神境也。黃宗羲張心友詩序謂「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與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此言並未得到滄浪論詩的真相，但漁洋論詩所以從滄浪轉變得來之迹，則於此數語中固不難窺知者。昔人稱李白爲詩仙，杜甫爲詩聖，詩至李杜，誠如滄浪所謂「至矣盡矣萬以加矣。」滄浪以禪喻詩，推尊李杜，而結果只造成明代前後

七子膚廓之音，所以王氏從此一轉振，專從所謂別材別趣者着力，於是才悟出一個「韻」字；於是遂稱王維爲詩佛，使躋於李杜之列；於是滄浪以禪喻詩之旨，亦至是大明。於是清代神韻派的作風遂不能與明代七子之詩相提並論。則知王李一輩之誤從滄浪者，滄浪固未嘗誤人，仍王李之自誤也。

滄浪論詩推尊李杜，明代王李從之，遂成膚廓之音，然則漁洋論詩推尊王維，豈獨不會成膚廓之音乎？安見詩聖詩仙不可學步而詩佛猶可繼武也，曰是不然：滄浪只論一個「神」字，所以是空廓的境界，漁洋連帶說一個「韻」字，則超塵絕俗之韻致，雖猶是虛無飄渺的境界，而其中有個性寓焉！假使埋沒個性徒事摹擬，則繼武詩佛者固將與學步詩聖詩仙者同其結果，固亦未能獨異者。王氏蠶尾文中有云：「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案之，莫不各肖其爲人。尙友千載者自能辨之。」其分甘餘話中亦極賞劉節之詩「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之句。所以王氏詩韻之說在食人

間煙火食者，雖覺得他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而在王氏自己，則正如越處女與句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漁洋詩話引此語謂得詩家三昧）忽自有之，則正非學步得來，所以能肖其爲人。若於此中消息參得透徹，則知袁枚性靈之說，蓋亦即從漁洋神韻說一轉變而來者。世有會心者，當不以吾言爲妄耳。

這是漁洋與滄浪論神不同的地方。明此，然後再述神韻的主張：

吾以前講莊子論神一節，惜其不是論及文事，否則正是文學批評上論「神」絕妙的見解。今試以王氏論詩證之：

王氏論詩亦言作者貴在神化。分廿餘話有一節云：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王氏論詩又言讀者貴在神遇。其古夫子亭雜錄有一節云：

宋景文云：『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滅嵇叔夜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愚案：左語豪矣，然他人可到；嵇語妙在象外。六朝人詩，如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及謝眺何遜佳句多此類。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

至於詩所以能入神之故，亦不外天才工夫感興三方面，而尤其重在佇興，蓋興到纔可神來也。漁洋詩話有一節云：

越處女與句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臧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己語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昧。

此就天才方面言者。張九徵與王阮亭書論及其他的作風，謂『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愴父。糝鍛阮酒，

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腳，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亦頗能道着是處。至其論及工夫者，如居易錄云：

陳后山云：「韓文黃詩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左杜，先由韓黃，」此語可爲解人道。

### 又香祖筆記云：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昆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前一節是謂神韻的境界雖重在無意自得然有須從意中來。後一節是謂從人工的雕琢中亦可到渾成自然的境界。這種說法便較爲切實。至佇興之說則王氏言之更多，如：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蜚雁初驚，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為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製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爲人強作，亦不耐爲和韻詩也。——漁洋詩話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葉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談

唐人五言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摩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翻川集及祖詠試終南殘雪詩雖鈍根福機，亦能頓悟。——香祖筆記

這樣論『神』與莊子所言多相符合，所以我以爲神的觀念，在道一方面說得最爲透徹切實當推莊子；而在文學批評一方面說得最爲透徹切實者當推王士禛。若能就上述之云云兩相印證，則誠哉是鈍根初機亦能頓悟矣。無論何種抽象名詞，只須能闡說得詳盡，亦決不會不可捉摸，令人墜入五里霧中也。

文人論氣可以桐城派爲代表。姚鼐復魯絜非書云：

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靈，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逸乎其如有思，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此說把天氣之元氣與個人之氣稟，及行文之氣勢打成一片，可謂集文氣說之大成者矣。文心雕龍體性篇云：『才有庸俊，氣有剛柔，』論氣而分剛柔固不始於桐城派，但劉氏所云只指作者之氣稟言耳，姚氏則從作者之氣稟中推到作品之氣勢，再從作品之氣勢中究及作者之氣稟？不僅如是



，他再從作者偶爾的氣象中，以推究作品的氣勢。所以謂「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異也。」不僅如是，他再上本諸易以論到天地之元氣，所以謂「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

上文云云猶只泛言及之耳，至其專從文辭方面論氣者，如答翁學士書云：

文字者猶人之語言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

此文中纔專從氣之表現於文字者言之：消極方面是文之色，不可以詞累氣，積極方面是文之聲，一方面要因聲以求其氣，一方面要行氣以美其聲。後來曾國藩即專從此方面闡發者。

曾氏本於姚氏陽剛陰柔之說而別爲義氣仁氣之論，（見聖哲畫像記）他又本於姚氏意與氣相御而爲辭之說而推究到氣與聲色的關係。其重刻茗

柯文編序云：

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

這是不以色害氣之意。其求闕齋日記中又云：

奇辭大句須得瑰偉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這又是以氣助色之意，氣之於色，其關係猶淺，因爲只有氣可以幫助文章的色澤，而文章之色所以助行文之氣者，至多在消極方面不致附贅懸疣，不致累氣而已。至於聲調的關係，便不如是。求闕齋日記中更有下例一則云：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迥然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

此言文章中聲調的重要。而這種聲調在什麼地方來的呢？這種聲調寄

託在文章中什麼地方呢？則即在於行氣。有氣而後有聲，氣是聲的要素，聲是氣的作用。所以他所謂文以引聲者，即謂文章行氣之妙，足以助聲調之鏗鏘也；所謂聲亦足以引文者，乃謂鏗鏘之聲調，亦足以助文章之行氣也。若再分作者讀者言之：則作者所用的工夫在於氣而聲自隨之，讀者所用的方法在於聲而氣亦寓焉。氣亦寓焉，所以可以因聲求氣而『百世而後猶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是以論氣而兼言聲字，纔把個人氣稟與行文氣勢打成一片。這樣，所以論氣可以從文辭上着眼，專從文字上致力，而不必求之於先天的稟賦與後天的修養了。他又說：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

其家訓中亦云：

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爲行氣不易之法。

行氣既爲文章第一義，而古人之不可及者在是，然則又將何所致力呢？其在日記中又云：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捉非捉，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這樣纔有途徑可尋。文氣論至是，於是雖屬抽象名詞的討論，亦有切實的傾向了。

所以此期詩人論神拈出一個「韻」字，於是雖仍含有藝術上神化的境界之意義，而實際上則已近於文學上的一種意境的性質。這樣論「神」不但是詩人最後之極詣，而即可在詩句中深味體會以求之了。此期文人論氣拈出一個「聲」字，於是雖仍有含有文章上氣勢的性質，而實際上只成爲聲調的揣摩的作用。這樣論「氣」也不必求之於後天的修養，而亦逕可在文辭中深味體會以求之了。

這是神氣說更切實的見解——這是第五期。

---

國  
文  
讀  
本

四  
八

##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sub>胡適</sub>

前年（一九二七）我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演『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我舉了四個人代表這三百年中『反理學』的趨勢：（一）顧炎武，（二）顏元，（三）戴震，（四）吳敬恆。講演全文曾在貢獻雜誌第一卷裏發表過。本來我想把前三章放大重寫，加上幾個人，作爲一部單行的冊子。但一年多以來，這個志願終不能實現。現在只好把這幾篇講稿收在文存裏，改題爲『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表示這三百年中不僅是這四個人，我不過舉他們四人作爲有代表性的例子罷了。

參看我的『費經虞與費密』（文存二集卷一，頁七五—一三八。）和『戴東原的哲學。』

### 一 引子

中國的近世哲學可分兩個時期：

(A) 理學時期——西歷一〇五〇至一六〇〇。

(B) 反理學時期——一六〇〇至今日。

理學是什麼？理學掛着儒家的招牌，其實是禪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產品。其中有先天太極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談心說性，是佛教留下的問題，也信災異感應，是漢朝儒教的遺跡。但其中的主要觀念却是古來道家的自然哲學裏的天道觀念，又叫做「天理」觀念，故名爲道學，又名爲理學。

程顥最初提出「天理」的觀念，要人認識那無時不存，無往不在的天理。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體認天理，「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是純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學。

程頤的天資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實的多。他似乎受了禪宗注重理解的態度的影響，明白承認知識是行爲的嚮導，「譬如行路，須要光

照。』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方案，規定了近世哲學的兩條大路：——

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遺留下來的一點宗教態度。凡靜坐，省察，無欲，等等都屬於「主敬」的一條路。「致知」是一條新開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窮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

後來的理學都跳不出這兩條路子。有些天資高明的人便不喜歡那日積月累的工作，便都走上了那簡易直截的捷徑，都希望從內心的涵養得到最高的境界。宋代的陸象山與明代的王陽明都屬於這一派。

有些天資沉著的人便不喜歡那空虛的捷徑，便耐心去做那積銖累寸的格物工夫，他們只想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後的「一旦豁然貫通



的境界。宋代的朱子便是這一派的最偉大的代表。

要明白這兩派的爭點，可看王陽明格竹子的故事。陽明說：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這個故事很可以指出「格物」一派的毛病。格物致知是不錯的，但當時的學者沒有工具，沒有方法，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癡對着亭前的竹子，能格出竹子之理來嗎？故程朱一派講格物，實無下手之處；所以他們至多只能研究幾本古書的傳注，在爛紙堆裏鑽來鑽去，跑不出來。反對他們的人都說他們「支離，破碎。」

但陸王一派也沒有方法。陸象山說，心即是理，理不解自明。王陽明

教人『致良知。』這都不是方法。所以這一派的人到後來也只是口頭說『靜，』說『敬，』說『良知，』都是空虛的玄談。

五百多年的理學，到後來只落得一邊是支離破碎的迂儒，一邊是模糊空虛的玄談，到了十七世紀的初年，理學的流弊更明顯了。五百年的談玄說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敗，盜賊的橫行，外族的侵畧。於是有反理學的運動起來。

反理學的運動有兩個方面：

### (1) 打倒

打倒太極圖等等迷信的理學，——黃宗炎毛奇齡等。

打倒談心說性等等玄談，——費密顏元等。

打倒一切武斷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觀，——顏元戴震袁枚等。

### (2) 建設

建設求知識學問的方法，——顧炎武戴震崔述等。

建設新哲學，——顏元戴震等。

現在我想在這幾天內，提出四個人來代表這反理學的時期。顧炎武代表這時代的開山大師。顏元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紀的發展。最後的一位，吳稚暉先生，代表現代中國思想的新發展。

二 顧炎武

顧炎武三十二歲時，明朝就亡了。他的母親是個貞女，受過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後，她就絕食三十日而死，遺命教她的嗣子不做新朝的官，故他終身做明朝的遺民。他深痛亡國之禍，決心要研究有實用的學術。他是蘇州崑山人，國變後移居北方，住山東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時，用二匹馬，二頭騾子，載書自隨；遇山川險要，便尋老兵訪問形勢曲折；有新奇的發現，便在村店中打開書籍參考。他的著作有幾十種，最重要的是：

音學五書，三十九卷。

日知錄，三十六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顧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陝西時，曾捐錢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對宋明以來的理學。他有與友人論學書說：

百餘年來。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

他的宗旨只有兩條，一是實學，二是實行。他所謂『博學於文，』並

不專指文學，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國家典制，郡國利病，歷史形勢，山川險要，民生狀況。他希望拿這些實學來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虛之學。

他又說：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較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講經學，也開一個新的局面。也反對那主觀的解說，所以他提倡一種科學的研究法，教人從文字聲音下手。他說：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說，亦莫不然。  
『考文』便是校勘之學，『知音』便是音韻訓詁之學。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書，全靠這幾種工具的發達。在這些根本工具的發達史上，顧炎武是一個開山的大師。

我們舉一條例來證明他治學的方法。書經洪範有這二句：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

唐明皇說「頗」不協韻，當改作「陂」字。顧氏說「頗」字不誤，因為古音讀「義」「我」與「頗」字正協韻。他舉了兩條證據；

(1) 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何如也。

(2) 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這樣用證據 (Evidence) 來考訂古書，便是學術史上的一大進步。這便是科學的治學方法。科學的態度只是一句話：「拿證據來！」

這個方法不是顧炎武始創的，乃是人類常識逐漸發明的。「證」這個觀念本是一個法律上的觀念。法庭訊案，必須人證與物證。考證古書，研究科學，其實與法官斷案同一方法。用證據法來研究古書，古來也偶然有人。到了十七世紀初年，這種方法纔大發達。在顧炎武之前，有個福州人

陳第作了幾部研究古音的書，——毛詩古音考等。陳第的書便是用證據作基礎。他在自序裏說他考定古音，列「本證」「證旁」兩種：

本證者，詩自相證也，

旁證者，采之他書也。

用詩經證詩經，爲本證。用易經楚辭等等來證詩經，便是旁證。

陳第的毛詩古音考作於十七世紀初年。顧炎武的音學五書作於十七世紀中葉。後顧氏完全採用陳第的方法，每考證一個古音，也列舉「本證」「旁證」兩項，但搜羅更廣，材料更富，證據更多。陳第考「服」字古音「逼」，共舉出。

本證——十四

旁證——十。

證氏作詩本音，於「服」字下舉出

本證——十七。

旁證——十五。

顧氏作唐韻正，於「服」字下舉出

證據——一百六十二。

爲了考究一個字的古音而去尋求一百六十二個證據，這種精神是古來不會有過的；這種方法是打不倒的。用這種搜求證據的方法來比較那些空虛想像的理學，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新時代了。

### 三 顏元

顏元，號習齋。他的父親本是直隸博野縣北楊村人，後來賣給蠡縣劉村的朱九祚做養子，故改姓朱。顏元四歲時，滿洲兵犯境，他的父親正同朱家鬧氣，遂跟了滿洲兵跑了，從此沒有音信。他十二歲時，他的母親也改嫁去了。顏元在朱家長大，在私塾讀書。他少年時曾學神仙，學鍊氣，學入股時文，不務正業，喝酒游嬉。他十歲時，明朝就亡了，後來朱家也衰敗，很貧了，顏元到二十歲時，才發憤務農養家。二十二歲，他因爲家



貧，學做醫生，爲糊口之計。他十九歲時會中秀才，二十四歲，他開了一所私塾，訓蒙度日，並爲人治病。他那時完全是一個村學究，却有點狂氣，喜看兵書，也學技擊；後來他又讀理學書，先讀陸象山王陽明的書，又讀程子朱子的書，自命要學聖賢，做詩有

識得孔叟便是吾，

更何乾坤不熙暉！

他雖耕田工作，却常常學靜坐。家中立一個『道統龕』正位供着伏羲以下至周公孔子，配位供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他三十歲時，有柳下塾記，說他的心覺，最可表現他的村陋氣象：

思古人引僕空曠，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稜。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

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

直到三十四歲時，他忽然經過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這時候，他還不知道他的本姓。他的義祖母死了，他是『承重孫，』居喪時，一切代行他父親的『子職，』實行朱子的家禮，三日不食，朝夕哭。葬後，他仍盡哀，寢苦枕塊三個月，日夜不脫衰經。後來遍體生瘡，到了第五個月，竟病倒了。有一個老翁哀憐他，對他說明他不是朱家的孫子，何必這樣哀慟？他跑去問他出嫁的母親，證明了這件事，他方才減哀。然而他已扮演了五個月的苦戲了！

他在這幾個月裏，實地試驗了朱子的家禮，深深感覺宋儒有些地方不近人情，又碰了這一個大刺激，便他不能不回想他十餘年來做的理學工夫。他自己說，他最得力於這一年的居喪時期。

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

。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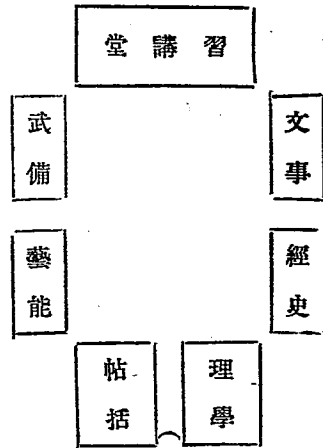
他三十五歲著存性篇，又著存學編，後來隨時有所增加，但他的思想的大旨都在這兩書之中。

三十五歲至五十七歲爲在鄉里講學時期。五十七歲，他南游河南，數月後回家。這一次出遊，使他反對理學的宗旨更堅決了。他說：

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他六十二歲時曾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他定下書院規模，畧如下圖：  
不幸那一年漳水大漲，書院都沒在水裏。他嘆曰，『天也！』遂辭歸。他死時七十歲。

他的學派，人稱爲『顏氏學派；』又稱爲『顏李學派，』因爲他的弟



子李璡頗能繼續顏元的學派，傳授於南北；顏元的名譽不大；李璡與方苞  
毛奇齡等往來，傳授的弟子也有很出名的，故顏李並稱。

顏元與李璡的著作有

顏李遺書，畿輔叢書本。

顏李全書，北京四存學會本。

\* \* \*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中國的哲學家之中，顏元可算是真正從農民階級裏出來的。他的思想是從亂離裏經驗出來的，從生活裏閱歷過來的。他是個農夫，又是個醫生，這兩種職業都是注重實習的，故他的思想以「習」字爲主腦。他自己改號習齋，可見他的宗旨所在。他說：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唯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所以他的存學編的宗旨只是要人明白「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

學習什麼呢？尙書裏的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還有周禮裏的

三物：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這都是應學習的「物」「格物」便是實地學習這些實物。格字如「手格猛獸」之格，格便是「犯手去做」。

這些六府六藝似乎太粗淺，故宋明儒者鄙薄不爲，偏要高談性命之理。這正是魔道。顏元說：

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這真是重要的發明。宋明儒者不甘淡薄，要同禪宗和尚爭立門妙，故

走上空虛的死路。救弊之道只在挽回風氣，叫人注重那粗的，淺的實迹。

顏元又說：

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

宋儒的大病只是能靜坐而不習事。朱子叙述他的先生李侗的生平，曾有一句話說：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這句話引起了顏元的大反對。顏元說：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將有宋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日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幾何？

用「不作費力事」一個標準，來比較「犯手去做」的一個標準，我們便可以明白顏學與理學的根本大分別了。

顏元的思想很簡單，很淺近。因爲他痛恨那故意作玄談的理學家，讀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譚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

他也論「性」，但他只老老實實地承認性即是這個氣質之性。

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睚眦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

這便是一筆勾銷了五百年的爛帳，何等痛快！

人性不過如此，最重要的是教育，而教育方法只是實習實做那有用的實事實物。顏元是個醫生，故用學醫作比喻：

譬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之爲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



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

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

他在別處又用學琴作比喻：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

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謂之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視，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蘄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這種說法，初看似很粗淺，其實很透關。如王陽明說「良知，」豈不很好聽？但良知若作「不學而知」解，則至多不過是一些「本能，」決不能做是非的準則。良知若作「直覺」的知識解，若真能「是便知是，非便知非，」那樣的知識決不是不學而知的，乃是實學實習，日積月累的結果。譬如那彈琴的，到了那「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的地步，隨心所欲便成

曲調，那便成了直覺的知識。又如詩人畫家，爛醉之後，興至神來，也能隨意成傑作，這也成了直覺的知識。然而這種境地都是實習功久的結果，是最後的功夫，而不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呵。

又如王陽明說「知行合一，」豈不也很好聽？但空談知行合一，不從實習實行裏出來，那裏會有知行合一！如醫生之診病開方，療傷止痛，那便是知行合一。如彈琴的得心應手，那才是知行合一。書本上的知識，口頭的話柄，決不會做到知行合一的。宋人語錄說：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學者問如何行，先生却只教他靜坐。靜坐便能教人心口相應，知行合一了嗎？顏元的批評最好：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

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

這是顏李學派的實習主義。

#### 四 戴震

十七八世紀是個反理學的時期。第一流的思想家大抵都鄙棄那談心說性的理學。風氣所趨，遂成了一個「樸學」時代，大家都不講哲學了。「樸學」的風氣最盛於十八世紀，延長到十九世紀的中葉。「樸學」是做「實事求是」的工夫，用證據作基礎，考訂一切古文化。其實這是一個史學的運動，是中國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國的「文藝的復興」(Renaissance)時代。這個時期的細目有下列各方面：

(1) 語言學，(Phillylogy) 包括古音的研究，文字的假借變遷等等。

(2) 訓詁學，(Semantics) 用科學的方法，客觀的證據，考定古

書文字的意義。

(3) 校勘學，(Textual Criticism) 搜求古本，比較異同，校正古書文字的錯誤。

(4) 考訂學，(Higher Criticism) 考定古書的真偽，著者的事蹟等等。

(5) 古物學，(Archaeology) 搜求古物，供歷史的考證。

這個大運動，又叫做「漢學」，因為這時代的學者信漢儒「去古未遠」，故崇信漢人過于宋學。又叫做「鄭學」，因為鄭玄是漢代的大師。但「樸學」一個名詞似乎最妥當一點。

這個運動的特色是沒有組織大哲學系統的野心，人人研究他的小問題，做專門的研究：或專治一部書，或專做一件事，或專研究一個小題目。

這個時代的風氣是逃虛就實，甯可做細碎的小問題，不肯妄想組成空虛的哲學系統。

但這個時代也有人感覺不滿意。如章學誠便說這時代的學者只有功力，而沒有理解，終身做細碎的工作，而不能做貫串的思想，如蠶食葉而不吐絲。

其時有大思想家戴震出來，用當時學者考證的方法，歷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學的價值，打倒舊的理學，而建立新的理學。是爲近世哲學的中興。

\* \* \* \* \*

戴震是徽州休寧人，少年時，曾從婺源江永受學；江永是經學大師，精通算學，又長於音韻之學，又研究程朱理學。在這幾方面，戴震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是一個舉人，但負一時的盛名，受當世學者的推重。壯年以後，他往來南北各省，著作甚多。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他被召爲纂修，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他死時只有五十五歲。他的『戴氏遺書』有微波榭刻本。其中最重要的哲學著作是他的孟子字義疏證。此書

初稿本名『緒言』，現有粵雅堂叢書本可以考見初稿的狀態。但當時是個輕視哲學的時代，他終不敢用這樣一個大胆的書名，故他後來修正此書時，竟改爲孟子字義疏證，——表面上是一部講經學的書，其實是一部哲學書。

我曾指出理學的兩條路子，即程頤說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末路，但終丟不了中古遺留下來的這一點宗教的態度，就是主敬的態度。他們主張靜坐，主張省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是何氣象』，主張無欲，都屬於這個主敬的方面，都只是中古宗教的遺毒。因爲他們都不肯拋棄這條宗教的路，故他們始終不能澈底地走那條格物致知的路。萬一靜坐主敬可以得到聖人的境界，又何必終身勤苦去格物致知呢？

顏元李終身攻擊程朱的主靜主敬，然而顏李每日自己記功記過，『

存理去欲，「做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工夫，其實還是那『主敬』的態度。相傳李璣日記上有『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的話，此言雖無確據，然顏元自定功過格裏有『不爲子嗣比內』的大過。他們儘管推翻理學，其實還脫不了理學先生的陋相。

戴震生在樸學最盛的時代，他是個很能實行致知格物的工夫的大學者，所以他一眼看破程朱一派的根本缺點在於走錯了路，在於不肯拋棄那條中古宗教的路。他說：

程子朱子……詳於論敬而畧於論學

爲什麼程朱有這根本大病呢？因爲他們不會拋棄中古宗教留下來的謬見。戴震說：

人物以類區分。……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學問，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



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

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設理爲形氣所污壞，是聖人以下形氣皆大不美，……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於其中。……

理爲形氣所污壞，故學焉「以復其初。」「復其初」之云，見莊周書。蓋其所謂「理」，即如釋氏所謂「本來面目。」而其所謂「存理」，亦即如釋氏所謂「常惺惺。」

他認清了理學的病根在於不肯拋棄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態度，在於尊理而咎形氣，存理而去欲，故他的新理學只是併力推翻那「雜

「糅傳合」的，半宗教半玄學的舊理學。舊理學盲目的推崇「理」，認爲「天理」，認爲「得于天而具於心」，故無論如何口頭推崇格物致知，結果終走上主靜主敬的宗教路上去，終捨不掉那「復其初」的捷徑。舊理學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許多不近人情的，甚至於吃人的禮教。一切病根在於分理氣爲二元與分理欲爲二元。故戴震的新理學只從推翻這種二元論下手。

他的宇宙觀便否認向來的理氣二論：

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爲道而已。

他說：

「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

陰陽即是氣化兩個方面，五行只是五種氣化流行，「行」即道也。

他論「性」，也否認理氣二元。性只是氣質之性。他以爲古書論性的話，最好的是「大戴禮」的。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道即是陰陽五行；「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

這是很明白的唯物論 (Materialism) 宇宙只是氣化的流行。陰陽五行的自然配合，由于分配的不同，而成爲人物種種不同。性只是「分于陰陽五行的以爲血氣心知。」血氣固是陰陽五行的配合，心知也是陰陽五行的配合。這不是唯物論嗎？這裏面正用不著勉強拉出一個「理」或「天理」來「湊泊附著以爲性。」於是六百年的理學的天論與性論也都用不着了。他是主張「性善」的，但他的根據也只是說人的知覺，高於禽獸，故說人性是善的。

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

這樣看來，說人性善，不過是等於說人的知覺比禽獸高一點。人性有

三大部分，欲，情，知。三者之中，知最重要。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

情與欲也是性，不當排斥。

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慍懔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戚咨，慘舒好惡之情，胥成性則然，是故謂之道。

他又說：

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爲而歸於至當不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

這是反對向來理學家的無欲論。他說：

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又焉（有惻隱，）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

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即爲懿德耳。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

這是很大胆的思想。性即是血氣心知，其中有欲，有情，有知覺，因爲有情有欲，故有生養之道，故有事業，有道德。心知的作用；使人不惑於所行，不糊塗做去，便是美德；使行爲歸於至當，便是理。道德不在情欲之外，理即在事爲之中。

這種思想同舊日的理學家的主張很有根本的不同。朱子曾說：

理在人心，是謂之性。……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

理學家先假定一個渾然整個的天理，散爲萬物；理附著於氣質之上，便是人性，他們自以爲『性』裏面具有『許多道理』，他們誤認『性即是理在人心』，故人人自信有天理。於是你靜坐冥想出來的，也自命爲天理；他讀書傳會出來的，也自命爲天理。人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私見，偏見

，認作天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人人拿他的「天理」來壓迫別人，你不服從他，他就責你「不講理！」

戴震最痛恨這種思想，他說這種態度的結果必至于「以理殺人。」他

說：

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懦，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

以意見爲「理，」必至于「以理殺人。」

嗚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怎麼叫做「以理殺人」呢？例如程子說：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這分明是一個人的偏見，然而八百年來竟成爲「天理」，竟害死了無數無數的婦人女子！又如宋儒羅仲素說：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這也明明是一個人的私見，然而八百年來竟成爲「天理」，遂使無數無數做兒子的，做媳婦的，負屈含冤，無處伸訴！所以說「以理殺人」酷於「以法殺人。」

戴震因此提出他的「理」說。理卽是事物的條理，分理。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別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不謬之謂得理。……疑謬之謂失理。

在人事的方面，理即在情之中。

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情者也。

無過情，無不及者，之謂理

人倫日用，……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情不爽，是謂理。

他所謂『理，』總括起來，是：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

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明。



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賡理而析分之也。

依他的說法，理即是事物的條理，在事情之中，而不在人心之內。人心只有血氣心知，心知只是可以求理的官能；用心知去尋求事物的條理，剖析區分，至于無差失。那就是理。科學家求真理，是如此的。法官判斷訴訟也是如此的。人生日用上的待人接物，謀合理的生活，也是如此的。

理學最不近人情之處。在於因襲中古宗教排斥情欲的態度。戴學的大貢獻正在於充分指出這一個緊要關鍵。

周子通書曰，

聖可學乎？曰，可。

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戴氏引此段，加上評論道：

此即老莊釋氏之說。朱子亦屢言「人欲所蔽，」皆以爲無欲即無蔽。……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

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

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

這裏的歷史見解是很正確的。宋儒以來的理學掛着孔教的招牌，其實因襲了中古宗教的種種不近人情的教條。中古宗教的要點在於不要做人而想做菩薩。這固是很壞，然而大多數的人究竟還想做人，而不想做神仙菩薩。故中古宗教的勢力究竟還有個限度。到了理學家出來，他們把中古宗教做菩薩神仙之道搬運過來，認為做人之道，這就更壞了。主靜去欲，本是出世之法，今被誤認作入世之法，又傳會偽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話，於是一班士大夫便不知不覺地走上了顧炎武所謂「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戴震也說宋以來的理學家對於

舉凡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

這都是中古不近人謂的宗教的變相。人人亂談「存天理，去人欲，」人人瞎說「得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於是中國的社會遂變成更

不近人情的社會了。

戴學的重要正在於明白攻擊這種不近人情的中古宗教遺風。例如朱子曾說：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

這種人生觀把一切人欲都看作反乎天理，故主張去欲，無欲，不顧人的痛苦，做出種種違反人情的行爲。這正是認一種偏見爲天理了。戴氏以爲這樣把『理』『欲』看作相反的，有三種大害處：

(1) 專苛責賢者，使天下無好人，君子無完行。——俗話說的：

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2) 養成剛愎自用，殘忍慘酷的風氣。——即是上文說的「以理殺人。」人人認意見爲理，故掛了『理』的招牌，做許多殘忍慘酷之事。

(3) 鼓勵人做詐僞的行爲。——僞君子便是一種結果。虛榮心的引

誘，使人做出不近人情的行爲，以博私名或私利。

所以他大胆地說：

理者，存乎欲者也。

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

所以他的人生哲學是：

老莊釋氏主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感得理。是

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

而他的政治哲學也只是：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

這個時代是一個考證學昌明的時代，是一個科學的時代。戴氏是一個科學家，他長于算學，精于考據，他的治學方法最精密，故能用這個時代的科學精神到哲學上去，教人處處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尋求事情的分

理條則。他的哲學是科學精神的哲學。

聞見不可不廣，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

這才是宋儒「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的真意義。宋儒的毛病在于妄想那「一旦豁然貫通焉」的最高境界。戴氏却只要人從一事一物裏訓練那心知之明。使他漸漸進于聖智。

致其心之明，自然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 五 吳敬恆

吳先生是常州人，今年六十三歲了，但在思想界裏他仍是一個先鋒的少年。近年國內的人大都知道他的爲人，所以我不敘述他的歷史了。

前幾年他五十九歲，有一天他對我說，他第一天進江陰的南菁書院去見山長黃以周先生，見他座上寫着「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大字

。他說這八個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是一種澈底的精神，只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隨順調和。近幾十年來，國內學者大都是受生計的壓迫，或政治的影響，都不能有澈底思想的機會。吳稚暉先生自己能過很刻苦的生活，酬應絕少，故能把一些大問題細細想過，尋出一些比較有系統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國思想家之中，以我個人所知而論，他要算是很澈底的了。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前幾年發表的長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我今天說他的思想使用此文作根據，有時候參攷別種著作。



中國近世思想的趨勢在於逐漸脫離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勢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靜，」「無欲，」都是中古宗教的變相。致知是純粹理智的路。向來理學家說這兩條路「如車之

兩輪，鳥之雙翼，「其實這兩條路『分之則兩全，合之則俱傷。』五百年的理學所以終於失敗，正因為認路不請，名爲脫離中古宗教，其實終跳不出宗教的圈子。

這三百年學術界的趨勢只是決心單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學的理學。顧炎武以後，有了做學問的方法，故第一二流的人才自然走到學問的路上去。但程朱的威權始終存在，如漢學惠定宇的楹帖：

六經尊服鄭，

百行法程朱。

可見當時一種調和派的心理，很像西洋近世初期的科學家說「宗教治心，科學治物，」只要你們不干涉我們的治學，我們也不排斥你們的講道。這種態度的缺點是缺乏一種自覺性，不能了解「樸學」運動自身帶有反理學的使命。那些明目張胆反抗理學的人，如北方之顏李，又輕視學問，故末流終帶點陋氣，不能受南方學術界的信仰。「樸學」的大師能同時明



白反抗反理學的，止有戴震一派。戴學後來雖然聲勢浩大，但真正的傳人其實很少；傳得考訂訓詁之學的最多，傳得戴震大胆破壞的精神的已不多了，傳得他的建設的思想的竟沒有一個人。戴震死于一七七七年，這一百五十年中正統的理學雖然因為『樸學』的風尚，減了不少的氣燄，然而終因為缺乏明白自覺的批評與攻擊，理學的潛勢力依然存在，理學造成的種種不近人情的社會禮俗也依然存在。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國的學者學得西洋正統哲學的皮毛，回轉頭來做點雜糅傳合的工夫，於是正統的理學居然又成爲國粹的上上品；捧場鼓吹的人又不少了。

民國十二年，中國的思想界裏忽然起了一場很激烈的筆爭，當時叫做『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國內許多學者都加入這個筆戰，大家筆端都不免帶點情感，一時筆飛墨舞，題外出題，節外生枝，打到後來，大家都有點莫名其妙了。現在事過境遷，我們回來憑弔古戰場，徘徊反省，用歷史的眼光來視察這場戰事，方才明白原來這場爭論還只是擁護理學與排斥理學

的歷史的一小段。

引起爭端的導火線是張君勱先生的一篇「人生觀」；在此文裏，張先生很明白地說：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爲物質文明。

第一個出來攻打張君勱先生的便是丁文江先生；他認清了論爭之點，故他的題目便是「玄學與科學。」丁先生一方面極力擁護科學。

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爲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受真理的誠心；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思想，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發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

鏡仰察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他一方面又很明白地排斥理學：

明末陸王學派風行天下。……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來，如癡子一般，毫無辦法。陝西的兩個流賊，居然做了滿洲人的前驅。單是張獻忠在四川殺死的人，比這一次歐戰死的人已經多了一倍以上。……這種精神文明有什麼價值？配不配拿來做招牌攻擊科學？

這些議論都可見當日所謂「科學與玄學」的爭論其實只是理學與反理學的爭論的再起。丁先生是科學家，走的是那條純理智的格物致知的路。張先生推崇「內心生活」，走的仍是那半宗教半玄學的理學的路。

張君勳先生的「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洋洋幾萬字，然其結論仍然是明白地指斥物質文明與主張「新宋學」的復活。在這裏我們

更可以明瞭這一次論戰的歷史的意義了。

當時參加這次筆戰的人都不會見到這一點歷史的意義，——我在那年十一月底做科學與人生觀論集的序時，也不會明瞭這一點。當時只有吳稚暉先生看得最清楚。他那年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他標出的題目便是一針見血，叫人猛省。他在那篇文裏說：

最近張丁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惟鬥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够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嫚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

「林先生若承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

吳先生曾從中國舊思想裏打過滾出來，經過多少次的思想變遷與多年的親身閱歷，他深切感覺中國思想有澈底改造的必要。他又深切感覺中國思想的根本改造決不是洋八股式的理學所能收效的，也不是所謂「整理國故」的工作所能收效的。宋明的理學固然應該反對，清朝的漢學樸學也濟得甚事？吳先生在二十年前便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他現在索性對我們說：

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不可。」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這些話自然叫我們大家聽了搖頭皺眉，但這種地方正是吳先生過人之處。他只是「實事事是，莫作調人。」我們若肯平心細想，定可以承認他這個主張是思想改造的澈底的方法，唯一方法。用程朱來打陸王，用許慎

鄭玄來打程朱，甚至於用顏元戴震來打程朱陸王，結果終不免拖泥帶水，做個「調人」。所以吳先生止要我們下決心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止有這條路子可以引我們到思想澈底改造的地位。

※

※

※

※

粗看吳先生的文章，我們定要嫌他太缺乏歷史的觀念，故說出那種極端的主張來。其實吳先生是個最有歷史眼光的思想家，他對於中國文化演變的歷史最有精明的研究，最有獨到的見解。他那很像過激的主張，其實都是根據于他的歷史見解的。他見得透關，故說得懇切；他深明歷史的背景，故不肯作拖泥帶水的調和論。

在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裏，他有這樣一段的文化比較史論：

自春秋戰國以來，有文化者四族。一白種亞利安族，即所謂希臘羅馬，至於英美德法，西洋化之民族也。二白種閃彌與罕彌兩族，即

春秋前之埃及及巴比倫，中古以來爲希伯來，下至亞刺伯之民族也。  
三黃白合種，印度民族。四黃種，中國民族。

宗教皆創自亞刺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響，故一爲神祕，一爲虛玄，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麼佛，什麼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傳中人物。其實他的聖賢，皆懶惰躑躅，專說玄妙空話。所以他的總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請他講人死觀。凡懶惰躑躅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後，他們必定止贖少數，在山谷中苟延殘喘。

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沒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祈禱疾病等，向最古傳下來的木石蛇屬獻些虔誠，至今如此。即什麼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面。若照他們多數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斗折衡，相

與目逆，把他們多收十斛麥，含舖鼓腹，算爲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局董配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所以現在讀起十三經來，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晤對，還是溫溫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儘管那種良知先生已是粗枝大葉，然還弄得小後生「看花是天理，折花是人欲，」板殭了半邊。然而這種民族的真相還是止曉得擎了飯碗，歇工時講講閑話，完工後破被裏一攢，一覺黃梁，揩揩眼眦再做工。怕做功的小半，便躲躲閑，去鷄偷狗竊。有福的跟着鄉老，在柴積上日黃中講講玄學，賞玩賞玩清風明月。雖局董也有什麼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許多空章程貼着；他們止是着衣也不會着好，喫飯也不像吃



飯，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淚亂迸，指甲內泥污積壘。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低淺。

止有他們客住一種矮人，性情脾氣雖也大畧相同，惟勤快得多，清潔則居世界之上。所以拿他們的總和見起來，他家雖然有名的聖賢極少，却一班無名的庸董倒是振作。……

現在要講一個算賬民族，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民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這幾段議論，看上去像很平常，其實是很澈底的，很激烈的見解。第一，吳先生根本排斥宗教，他指出那些產生宗教的民族都是懶惰躑躅，道德最劣；他們不配講人生觀，只配講人死觀。這不過據事實直說，毫不足怪。但中國人向來認印度爲「西天樂國」，如梁漱溟先生懸想印度文化將來可成爲世界文化，如梁啓超先生也曾說那產生大乘佛教的印度文化是世界最

高的文化。在這種傳統的眼光裏，吳先生的一筆抹殺印度文化，自然是很人的議論了。

第二，吳先生很老實地指出中國人的總和是道德低淺，而西洋民族「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這樣不客氣地「內夷狄而外諸夏，」是最不合時宜的。近年國內的論調又漸漸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妄自尊大的神氣；有先知先覺的使命感的人如孫中山先生，有時也不免要敷衍一般誇大狂的中國人，說「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都是「駕乎外國人。」所以吳先生說的老實話是很不中聽的。然而這種地方正可以表示吳先生的偉大，他說的話只是「實事求是，不作調人。」

第三，吳先生對於中國文化史有很透闢的見解，當代的一般學者都見不到，說不出。我現在把他這個見解的大意，畧加說明如下：

(1) 中國古代民族的最大特色是樸實勤苦，沒有多大空想，不能

建立宗教。他們也有不少的迷信，却沒有宗教。

(2)到了中國文化成熟的時期，一面有老莊一派的鄉老思想，自己則樂天安命，逍遙自得，對政治則希望不干涉，無爲而治；一面又出了孔孟一派的局董思想，愛談談什麼治國平天下之道，逐漸成個國家的局面。晉唐以前，便是一個鄉老局董配合成功的社會。

(3)但印度的宗教勢力侵入之後，中國文化便起了絕大的變化。中國從此有宗教了；本來不知道天堂的，忽然有三十三層天了；本來沒有地獄的，忽然有十八層地獄了；本來安分做人的，忽然妄想成佛成菩薩或往生淨土了。

(4)宋明的理學只是晉唐以來的印度宗教被中國講學家暗采過來，雜糅傳合成功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吳先生見的最明白清楚。

他說：

佛者，教人出世之道。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來裝點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規條上生出戰慄的威權，真弄了一齣悲劇。你看南宋以後的社會多少乾枯！

他又說：

六朝人止〔把紅頭阿三的宗教〕去配合鄉老的閑談，所以止是柴積上日黃中的話頭。到配了〔局董的〕規條，便有了威權。

這兩句話真是吳先生獨到的歷史眼光。他的意思是說，六朝人止用老莊的思想來傳會佛教思想，不過是一種新式的清談而已。到了宋儒用佛教思想來解釋儒家的思想，用出世之道來做修己治人的規條，便有了威權了。所以吳先生說：

現在讀起十三經來，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晤對，還是溫溫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叉不是，右叉不是。

這種見解從歷史上看來，同戴震等人的反理學的主張完全相同。但戴震等人想推翻理學而回到六經，那便是不懂歷史趨勢的論調。吳先生看清了歷史，所以他的反理學的結論要我們向前走，走上科學的路，創造物質文明。

吳先生承認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史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他說：  
南宋以後，社會多少乾枯！經老 韃子小和尙同他們纏夾二先生了一陣，空氣裏稍有了一點生趣。不料他又耍噓冷氣；幸虧所謂王陽明 顧憲成之類，也是粗粗粗；就被顧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韃子的世界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們的經院黑暗時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藝復興是清朝。……今日社會尙有一種怪聲，羣謂我們還要從文藝復興入手，又是騎馬尋馬，倒開火車的大謬誤。我們今日文學美術自然也當整理改造，正是接連了令他光大的時代；與歐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復興之草創物，其事正同。今之所謂國

學，在顧黃輩遠接漢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爲復興。於是戴錢接顧黃，段阮接戴錢，經洪楊小頓挫，俞樾張之洞黃元同王先謙等又接段阮；接俞張等者，如劉師培章炳麟等，竟跑進民國，或尙生存。何時黑暗，而當復興？卽文學美術，但就中國言清朝至今，亦復興了漢唐之盛，遠過南宋元明。何時黑暗，而當復興？難道把戊戌以後十餘年之一短時，給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打倒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又經陳頌平與吳稚暉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便算黑暗麼？然而其時恰又製造了中國斐根狄卞兒斯密亞丹等，如丁文江張嘉森章士釗等一羣怪物出來。乃是文藝復興後的新氣象，何能算黑暗？文藝不會黑暗，復興二字，眞算無的放矢之談。

『文藝何時黑暗，而當復興？』這也是吳先生獨到的歷史見解。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在歷史上固然重要，然而西洋文化之有今日，却並不靠這個時期的成績。希臘羅馬的文藝之提倡，宗教的改革，也不過如清

代漢學時期脫離中古宗教稍遠，使社會稍有生趣而已。歐洲從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再進一步，做到工業革命，造成科學世界的物質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吳先生也只是要我們再進一步，拋開宋學漢學之爭，拋開洋八股，努力造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然後這三百年的文化趨勢才算有了個交代也。

\* \* \* \* \*

丁文江先生罵張君勱先生被「玄學鬼附在身上，」張先生也就居之不疑，極力代玄學辯護。吳老先生在旁邊看的分明，忍不住大笑道：

張先生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曾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他的宇宙觀。

這不是說笑話。吳先生的意思是說，現在我們若要討論人生觀的問題，不可不建立一種新的玄學。當日替科學作戰的丁文江先生，也只到了英國式的「存疑主義」便停住了，不肯再向前進。只有吳先生奮勇衝向前去

，大胆地建立他的新玄學。當時我曾代他說明道：

我們在這個時候，既不能相信那沒有充分證據的有神論，心靈不滅論，天人感應論，……又不肯積極地主張那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唯物的人生觀，……怪不得獨秀要說。『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了。吳稚暉先生便不然。他老先生寧可冒『玄學鬼』的惡名，偏要衝到那『不可知的區域』裏去打一陣。他希望『那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責成玄學鬼也帶着論理色采去假設着。』這個態度是對的。我們信仰科學的人，正不妨也做一番大規模的假設。只要我們的假設處處建築在已知的事實之上，只要我們認我們的建築不過是一種最滿意的假設，可以跟着新證據修正的，——我們帶這種科學的態度，不妨衝進那不可知的區域裏，正如姜子牙展開了杏黃旗，也不妨衝進十絕陣裏去試試。

吳先生自己也說：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可以存在，不受孔德排斥的。

新玄學在要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在現在看來，並不算很困難的事，因爲

有的東西，在從前聖人也糊塗的，到如今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

吳先生的新宇宙觀與人生觀就建築在那向來聖人不懂得而現在鄉下老兒都可以懂得的科學常識之上。

先說他的新宇宙觀。

他假定一個「一個」，「做個起點。這「一個」是有質，有力，有感覺的活東西。他不耐煩同我們辯論，他只「劈頭的假設着：」

「萬」有「皆活，有質有力，并「無」亦活，有質有力。

從這「一個」，「生出宇宙：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我也！』……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的『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無非是具質力的『不思議』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魚鼈。……終之他至今沒有變好；並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他滿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

在這個自然的變化裏，用不着什麼上帝，也用不着什麼靈魂，或『精神元素』等等。他曾借用柏格森 (Bergson) 同尼采 (Nietzsche) 的話頭，作這樣的假設：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他的質同時含有力。在適用別的名詞時，亦可稱其力曰權力。由於權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遠的流動；』

及至流動而爲人，分得機械式之生命，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爲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正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爲其適於心體，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爲本能。於是每一作用，皆于神經系增造機械，遂造成三斤二兩的腦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

他這樣嘻嘻哈哈的胡謔，便輕輕的『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只剩一個純粹自然的演變。他嫌西洋哲學家都不免帶着『紳士氣，』不能不應酬上帝，故終不敢排斥靈魂。我們東方人得罪上帝不算什麼大罪過，正不妨老實承認乾脆的自然主義，大不必向上帝靈魂獻假殷勤也。

從這新宇宙觀上生出他的新人生觀。

什麼叫做「人？」

人便是外面止贖兩隻腳，却得到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〇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

什麼叫做「生？」生就是那兩手兩腳，戴着大腦的動物在宇宙的舞台上演他的戲。

生者，演之謂也，如是云爾。生的時節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未出娘胎，是在後台。已進棺木，是回老家。

這齣戲不是兒戲，該當唱得認真。吳先生雖像是說戲話，却是很嚴肅的演說他的人生觀：

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作人生觀。

這個大劇場是我們自己建築的。這一齣兩手動物的「文明新戲」是

我們自己編演的；並不是敷衍什麼後台老板，貪圖趁幾個才錢，乃是替自己盡着義務。倘若不賣力，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過反對了自己的初願。因為照這麼隨隨便便的敷衍，或者簡直跟踉蹌蹌的鬧笑話，不如早還守着漆黑的一團。何必輕易的變動，無聊的綿延，担任那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樣，編這一幕的兩手動物呢？

並且看客也就是自己的衆弟兄們，他們也正自粉墨了登場。演得好不好，都沒有什麼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騙自己嗎？

並且，賣錢的戲只要幾個『台柱子』，便敷衍過去。其餘『跑龍套』的也便點綴點綴，止算做沒有罷了。這唱的是義務戲，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誰便無端的自己扮做跑龍套的，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沒有呢？

並且，真的戲，唱不來，下場了不再上場，，就完了。這是叫做物

質不滅，連帶着變動，連帶着綿延，永遠下了場馬上又要登台的呀！儘管輪到你唱，止是隨隨便便的敷衍，踉踉蹌蹌的鬧笑話，叫人搜你的根腳，說道，「這到底是漆黑一團的子孫，終是那漆黑一團的性氣！」不丟人嗎？

這是吳先生的人生觀。他盼望「既有了人生，便要……把演唱的脚本做得好好的，然後不枉一登場。」

\*

\*

\*

\*

怎麼樣方才能把這齣義務戲唱得好好的呢？吳先生說：用你的兩隻手去做工，用你的腦力去幫助兩隻手製造器械，發明科學，製作文明，增進道德。

人是製器的動物。器械愈備，文明愈高。科學愈進步，道德越進步。人之所以尤進於禽獸者，何在乎？卽以其前之兩足，發展爲兩手。所作之工愈備，其生事愈備，凡可以善生類之羣，補自然之缺者，

愈周也。

這個思想常在他的口中。

人者，能以人工補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無不可由之而達到又達到者也。

說得詳細點，便成了他的『品物進步論。』

總括言之，世界的進步只隨品物而進步。科學便是備物最有力的新法。

什麼叫做世界的進歩止隨品物而進歩呢？……人類或云已有三兆年，或云有了一兆年。姑取後說，認爲止有一兆年，於是分：

七十四萬年爲原人時代，品物一無所有。

一十五萬爲老石器時代，器物止有不多幾種的堅石卵，名曰石斧。

十萬年爲新石器時代，器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針，角錘，種種

，——甚而至于有青銅器。

一萬年至今爲書契代了結繩，文明肇開時代。自琴瑟，耒耜，杵臼，至今輪船，火車，飛機，潛艇，無非極言其品物之多而已。

卽論這書契以後的一萬年：

五千年草昧初開時代，……那時的茹毛飲血，衣不蔽體的狀態，東西不能諱。

三千五百年爲專制時代。……

三百年爲憲政時代，——西方歌白尼(Copernicus)一聲大喊，太陽居中而不動，金牛憲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爲共和時代，則華特(Watt)的汽機出世之故。……

吳先生對於物質文明的信仰是很可以叫我們這些信仰薄弱的後生小子奮發鼓舞的。他曾自己宣佈他的幾個信條：

(一) 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二) 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

(三) 也許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但從大部分着想，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

(四) 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知識之能力可使善亦進，惡亦進。人每忽於此理，所以生出許多厭倦，弄成許多倒走。

(五) 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的疑難亦愈易解決。

最後這項便是他的『品物進步論』。他說：

我們再講物質文明幫助人類在地球上大同之進行。前年美總統有選舉之說，無線德律風預備臨時添置二百萬具。那就人民普遍監察，運用愈周，共和可以愈真。如德國之工業教育，雖全廠工程師戰死

，工頭能代行職務！工頭又死，工人亦能勉強開工。於是勞工大學等之設備成爲理論。工人智識愈高，合作工廠將代用資本金廠，業組之社會主義可不煩流血而成。鐵柱日鑄萬枝，水泥日出萬桶，試驗儀器充積廠屋，精鐵油木之棹椅滿貯倉庫；三十里而峨煥完備之大學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閣富麗之書庫博覽室又堪跬足；一動車而千畝雲堆，一開機而萬卷雪壘，人皆爲適量之節育，亦各操兩小時之工；如此而共產，庶幾名實兩符。你想，倘要如此『昏昏』的做夢，縛了理智之腳，要想請直覺先生去苦滴滴的進行，他高興麼？回頭過去，向後要求，走最高等之一路，是其結果矣。



吳先生「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但是舊玄學鬼還有幾件法寶可以拿出騙人，如「直覺」，「良心」，「非量」等等。吳先生把這些有麻醉性的名詞也都一筆勾銷了；他很堅決地說：

直覺罷，良知罷，非量罷，良心罷，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靈機活動，麻醉得了不得的神物。

他本來說過，

……人……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為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常的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體，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為本能。如是每一作用，皆於神經系增造機械，遂成三斤二兩腦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

這裏關於直覺與本能的起原，最不滿一班舊玄學者之意。吳先生自己另有詳細說明，大意是說，

本能便是情感要登台，經理智習練成的動作，作為不能候登台後再整備的應用品，直覺便是情感要盲進，經理智在恆河沙數時代，在恆河沙數環境，細細審查過，遺傳了，經驗了，留為情感一發不及思索時的救急

扶持品。

他指出

因爲直覺（其中含有舊理智）並能糾新理智之失，故古來把直覺算靈機的玄學鬼就誤把直覺放到理智之上，以爲理智是不能批評直覺。豈知直覺固然一定是一種救急寶藥，却並非萬應靈丹。他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個恆河沙數不斷的演進。沒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進，那直覺就可以顯出無辦法，無意味，鬧起直覺的破產，那就「良心靠不住，」「良知包辦不來」的怪聲反聒耳的來了。

舊玄學者最愛引用孟子說的「四端」來證明直覺出於先天。吳先生也就用「四端」來證明直覺不出於先天。四端之中，辭讓之心與是非之心，「自己的面孔便不像天生，可以省却糾纏，」故吳先生止討論惻隱與羞惡兩端。他在討論惻隱之心的一段裏，舉了兩件北京實事作例。一位中國陸軍次長的汽車撞傷了兩個學生，竟自開車走了，不顧那受傷流血的學生。一位瑞

典使館秘書的汽車撞傷了一個煤車夫，也流血了；那位瑞典秘書立即停車，叫人把受傷的人扛上自己的汽車，送入醫院，留下自己的住址，方才回去。吳先生說：

這就是，瑞典秘書的祖宗已算了幾十代賬；陸軍次長的祖宗止把慙隱之心算做靈機活動，沒有算賬到少爺翻車上去，所以直覺便有程度差等的分別。

關於羞惡的直覺，他說：

激起羞惡，雖較銳利，然而要想解決他，却靠了理智更多，理智要替他用算賬工夫籌備得更勞。

他試舉男女的關係作例，舉出了三件實事：

(1)後漢名士荀爽之女荀采，嫁給陰氏，生一女而夫死。荀爽把她別許郭氏，他自己詐稱病篤，把女兒騙回家，強載她送到郭家。她到郭家自縊而死。後漢書記此事，但表荀采之節，而完全不責荀爽。

之迫女再嫁。

(2) 一千七百年後，松江周女士在某校教書，因與校長互相愜意，就正式結了婚。她的父親周舉人以爲他的女兒做出「不端」之事，把女兒騙回家，同船到中途，推她墜水而死。

(3) 又過了十五年，日本文學家有島武郎是個有妻之夫，同一位有夫的波多野夫人發生了極熱烈的戀愛，遂相約自殺了。中國有位理學少年謝先生對於此事却居然大加贊歎，稱他們倆有殺身成仁的直覺。

依這三件事看來，究竟誰的羞惡之心可算是先天的直覺呢？吳先生說：

所以理智審查了情感，預貯些直覺在腦子裏，做個應急時的寶丹，是我們人動物的一種能耐。然而環境的變動，靜穩舒緩，一代一代止把老方子使用，好像只是一個上帝欽定的御方，……也就說得

去。若環境變動劇烈，止十五年，便藥不對症；一定發見或是前的直覺，或是後的直覺，終有一個假冒仙傳。

若要說彼此被環境改動，那就要問誰是改方先生呢。方才曉得那改方先生姓理名智。於是理智先生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便門診出診，應酬一個不了。

在這一方面，吳先生最接近戴震。戴震要人知道「理」只是事物的條理，並沒有什麼「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人心止有心知，可以擴充訓練到聖智的地步；訓練的法子止是「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戴震要排斥那「得於天而具於心」的理，因為他深信「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

吳先生所以要排斥那些「把直覺算靈機活動的玄學鬼」也止是因爲認直覺爲天理流行，或靈機活動，必至於把那些成見習俗。「假冒仙傳」

的老方子認作良知直覺，其害正等於認理爲得於天而具於心。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這種純任理智的態度也和吳先生相同。吳先生並不完全否認直覺，他止要我們明白直覺到底「還是要經過理智不斷的幫助，叫他進而愈進。」不受理智指導幫助的直覺，正和戴震所謂「意見」是同樣的東西，同樣的盲目，同樣的武斷專制。

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至於「無蔽，」方才可以得理。吳先生更要進一步，要人平日運用理智，養成爲善的能力，造成爲善的設備。單有無蔽的理智，或單有直覺的好心，若沒有可以爲善的能力與設備，還不是空口講白話？例如孟子講惻隱之心，只敢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吳先生便要追問，假使把「將」字換了個「已」字，又怎麼辦？吳先生的人生觀是把人看作兩手一個大腦的動物在臺上做義務戲。這齣戲不是容易做的，須充分訓練這兩隻手，充分運用這個大腦，增加能力，提高智慧，製造工具，品物越備，人的能力越大，然後「能以人工補天行，使精神上



一切理想的道德無不可由之而達到又達到。『努力朝這路上走，』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這才算得』人生觀。』

反乎此者，都只是『人死觀』，『涅槃』，『寂滅』，『出世』，『都』是人死觀。不用說了。就是那些什麼『持中』，『調和』，『順天理而待盡』，『物來而順應』，也都只是懶惰人的半生半死觀，——人也够不上整個的人，生也够不上活潑潑的生，止是苟延殘喘而已。世間一班昏人，偏要贊歎這種半生半死的生活，自命爲『精神生活！』吳先生喝道：

立學美學先生，他的個體精神被自然物質屈服了，發起一種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風明月弄得窮愁潦倒，又把同類的臭皮囊害得風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無長物，便叫他『精神生活。』

以被屈爲和平，以被屠爲犧牲；青山綠野，載寢載哦，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於刀俎上之宛轉呼號而終，——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

這便是吳先生說的『無端的……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沒有。』

吳先生的人生觀的結論是：

言生而至於有人，宇宙之劇戲自更精彩。至此而挾極度之創造衝動，及最高之克己義務，始可自責曰，人者庶幾萬物之靈！凡覆天載地之大責任，爲宇宙間萬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壹由吾人招呼之。如此，豈是『就生活而生活』，『順天理而待盡』，『可以勝彼艱鉅』？

是故人也者，吹個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團，而使處辦宇宙，又以處辦得極精彩的宇宙之一段雙手交出，更以處辦宇宙之責任付諸超人者也。……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  
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一九二八，二，七，改定稿。

---

國  
文  
讀  
本

##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顧頡剛

今天講演這個題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個，爲什麼會變做兩個呢？唉，孔子哪裏止兩個，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卽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戰國時的孟子和荀子所說的，宋代的朱熹和陸九淵所說的。）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們變個不歇。害得一般人永遠摸不着頭路，不知道孔子的眞面目究竟是怎樣的。

我數年來，心中常有一個問題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孔子何以成爲聖人？』這個問題給信仰孔教的人看來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他們知道孔子的本質是聖人，不必別人幫助他成功。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這樣，我們對於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原因，要知道他的結果。孔子的本質固然可說是聖人，但何以孔子以前不用聖人的名來稱後世所承認的幾個古帝王（

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又何以孔子以後再沒有聖人出來？在這上面看，可見聖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必須在孔子這個時候，就是春秋之末。

孔子以前沒有聖人嗎？不然，孔子以前的聖人多得很。但孔子以前的聖人不即是孔子時及孔子以後的聖人。我們可以從古書裏尋出一點材料。

我們先看詩經。詩經的大雅，小雅都是西周後期的詩。小雅正月篇說，「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者，具曰予聖」這是說故老和占夢都把自己看做聖人。又十月之交篇是罵卿士皇父的，其中說「皇父孔聖」。孔，甚也。這是說皇父自以為甚聖。又小旻篇說「國雖靡止，或聖或否。」這是說國雖不定，然而做官的人也有聖的，也有不聖的。小宛篇說，「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這是說，齊（肅）聖的人喝了酒，還能保持溫文的樣子，那種昏亂不知的人，就一天比一天的醉得利害了。在這些材料裏看，聖似乎只有聰明的意思，並沒有道德怎樣好的意思，在西

周時無論那個人都可以自居於聖人，正和現在無論那個人都可以自居於聰明人一樣。北京地方有一句話，叫做『愆聖明』，意思是『你是明白人』，就是這個意思。

最顯明的，是大雅中的兩首詩。抑篇說『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哲，知也。這是說有知識的人，告了他話，他就可以順了德而行；沒有知識的人，若告了他，他就要反說我錯了。桑柔篇說『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這是說聖人所看見的所說的可以燭照得很遠，愚人不知禍患將臨，反要狂而喜了。抑篇以哲人與愚人對舉，桑柔篇又以聖人與愚人對舉，可見聖人和愚人的意義相同。哲也是只有聰明的意思，並沒有道德好的意思。大雅瞻篇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那時人是不要女子有知識的，所以說聰明的男子造成了城，給聰明的女子推倒了；聰明的女子乃是惡鳥。聖哲只是本能的敏捷，不是德行的美滿，說的非常明白。

再看尚書。多方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這是說聖人沒有了念慮就要變作狂人（這狂人便是「覆狂以喜」的愚人，）狂人能動念也就變了聖人。可見聖人和狂人只是有念與無念的分別。秦誓說有容量的人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這是說對於有技藝的也看作自己有的，對於彥聖的人心裏邊便很歡他。彥聖與有技并舉，而且這種人是很容易碰見的，可見聖人不是「曠世而不一見」的人。洪範裏以「貌，言，視，聽，思」列爲五事，而曰「思曰睿，睿作聖。」貌言視聽思是個個人有的，只要把「思」用得好的，就可以睿，就可以作聖。下邊列休徵咎徵，以聖列休徵，與蒙的咎徵對舉。蒙，愚昧也；在它對面的當然是聰敏。

聖人只是聰明人，是極普通的稱呼，爲什麼後來會得變做「神化無方」的不可捉摸的人呢？這裏面有複雜的原因，我且簡單的說一點。

我們讀論語，便可捉住它的中心問題——造成君子。一部論語，提出

君子的有七八十條，但說到聖人的不過五條。把這七八十條提出君子的話歸納起來，可以得到幾條主要的觀念：（一）有禮貌（恭，敬，）（二）有感情（仁，惠）（三）有理智（知，學，）（四）有做人的宗旨（義，勇。）這實在是切實的人格陶冶。但君子一名也是由別種意義變化來的。先進篇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照這條看，似乎孔子不贊成君子；其實這個君子便是君子一名的原始的意義。君子，是國君之子，是一國中的貴族，與「公子」「王孫」等同意。因為是貴族，所以君子可以與野人（平民）對舉。但後來意義變了，凡是有貴族的優美的風度和德行的都可稱為君子，於是這君子便成了陶冶人格的目標。凡論語中所載，都是向着這方面走的。

論語中的聖人，比了詩書中的聖人確是改變了意義了。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夏道，「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有始有卒者，其維聖人乎



可見他們確以聖人置於君子之上。君子既是陶冶人格的目標，而聖人又在其上，可見聖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彀達到的。子貢問道，「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子又道，「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在這兩條上面看，可見聖在仁上，雖以堯舜這樣偉大的人物，而對於博施濟衆的這種聖人的事情還感受困難，可見聖人的高不可攀。

但論語中有一條似乎還沿着詩書中的聖人的原義。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這三個人的說話中，孔子是自居於君子，謙言君子不必多能。子貢說天要把他做成一個聖人，多能不過是些餘事。太宰的話則以多能爲聖人的

標徵，因為他看見孔子多能，所以疑心他是一個聖人。這三種話是三個意思，毫不連接。以多能爲聖，似乎奇怪，其實也平常。試看周公，孟子是把他列爲三聖之一的，但尙書金縢篇，他自稱「且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論語上又說，「周公之材之美，」可見材美的人也是可以做到聖人的。和詩書中的話合看，可見一個人只要有知有才就具備了聖人的條件。但這是古義，我們不必再講。

我們所要知道的，何以子貢會說「固天縱之將聖」一句話？我們知道，天是空的，所謂「天縱之將聖」實即是「人縱之將聖。」春秋戰國間，因爲交通的便利，土地的開發，社會的文化和人民的知識漸漸地高了起來。但因爲邦國很多，終年征戰，國內階級又不少，（左傳昭十年，楚芋尹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民苦痛得很。自從春秋末期以至戰國末期，這三百餘年之中，他們長有統一天下的要求，有剷除階級

的要求。因為要求統一，所以有禹的分畫九州，有堯的協和萬邦之說。因為要求平等，所以有堯舜禪讓，墨子尚賢之說。孟子要求以王政定天下，又好說「舜發於畎畝之中」等故事，即是代表這兩種要求。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沒有像戰國時那樣利害，但儀封人已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可見那時苦於天下無道，大家希望有一個傑出的人出來收拾時局。孔子是一個有才幹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熱誠的人，所以人望所歸，大家希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爲一個聖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過許多民衆的中心人物，如宋國的子罕，鄭國的子產，晉國的叔向，齊國的晏嬰，衛國的蘧伯玉都是。但是他們一生做官，沒有餘力來教誨門弟子。惟有孔子，因爲他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門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傳，所以他的人格格外偉大。自從孔子沒後，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種極大的勢力，號爲儒家。自春秋未到秦漢，儒家之外有勢力的只有一個墨家。儒家以孔子爲聖人，墨

家以墨子爲聖人（莊子上說墨者「以巨子爲聖人，」巨子即墨家中之首領。

孔子被許多人推做聖人，這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我們讀論語，便可知道他修養的意味極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終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於水火之中。這是時代的關係，我們是很瞭解的。但那時的人哪能這樣，他們以爲孔子也是像孟子這般的。恰巧有一部儒家所傳習的魯史記春秋，說是孔子所作，於是就在這一部書上推求孔子的政治見解。在論語上，我們絕沒有看見春秋二字。在左傳上，我們也沒有看見孔子作春秋的事。但孟子上却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後人更從他的話上闡發，於是說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就是孔子受天命，他受了命，自號素王，於是作春秋，變周制，自作新王。他是不肯直言的，私把這番意思告給弟子，喚作「微言」。弟子口頭相傳，到漢始寫出，即是公羊傳。這

種話可靠不可靠，我們現在不必去討論，我們只要知道古代的儒者對於孔子曾經有過這一種揣測罷了。

我們知道，孔子是一個很切實的人。他對子路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他所不說的有四種：「怪，力，亂，神。」又說，「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又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在這種地方，都可見他是一個最誠實的學者，不說一句玄妙的話，他決不是一個宗教家。他自己既不能輕信宗教，（「敬鬼神而遠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作一個宗教的信徒，又不肯自己創立一種宗教來吸收信徒。他只是自己切實的求知識，更勸人切實的求知識。但是以君子自待的孔子固然可以持這樣的態度，而以聖人待他的一般人卻不能如此。他們總覺得聖人是特異的人，應當什麼都知道，不能說「無知；」應當多說宇宙間的神祕現象，不能說生死和鬼神之事是不願講的。因此，當時對於他的傳說就有兩方

面的發展，一方面是前知，一方面是博物。左傳上說魯國的桓僖廟災，孔子在陳，聞魯火，說道「其桓僖乎？」國語上說季桓子穿井獲羊；騙孔子道，吾穿井而得狗；孔子答道，以我推來，是土怪獮羊。吳伐越，獲大骨，去問他，他又說這是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節專車。這種話都是和論語上的孔子絕不相同。推其所以致此之故，實在是當時一般人對於聖人的見解本是如此。莊子胠篋篇道，「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這幾句話裏，以義與知分立，可見聖與知的意義不同。妄意室中之藏，即是未卜先知之術。以未卜先知爲聖，可見民衆對於人的信仰的真諦，孔子既是聖人，孔子也應當未卜先知。

這還是戰國時的話呢。到了漢朝，真是鬧得不成樣子了。我們只要把緯書翻出一看，真要笑歪了嘴。他們說，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陂，睡，

夢黑帝使請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他們說他的頭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長九尺六寸，人皆稱他爲長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運」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龍，立如牽羊；海口，牛唇，虎掌，龜脊，輔喉，駢齒，面如蒙棋。他們說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爲異，乃以繡紱繫麟角麟去。至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去，涕泗焉。他們說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旣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

，天下服。」拿這種和論語上的話一比，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們把一個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亂神的醬缸裏去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孔子若不受他們的委屈，給他們作弄，孔子的一個名詞是不會有的。經他們這樣的造作了謠言，於是孔子便真成了黑帝之子，真成了孔教的教主。到現在，你去隨便問一個鄉下人，「文字是什麼人造的？」「是孔夫子。」「書籍是什麼人做的？」「是孔夫子。」「禮儀是什麼人定的？」「也是孔夫子。」這便是孔子的勢力。倘使永遠從論語中去看孔子，民衆所需要於孔子的乃一無所有，孔子決不會得到纖毫的勢力。

但是，孔教是一個你有完工的宗教。何以沒有完工？這和漢朝的經學很有關係。西漢的經學本來就是宗教；董仲舒是春秋大師，而他會求雨止雨。翼奉是詩經大師，而他會用時辰卜來客的邪正。王莽之時，假借符命以圖篡位，圖讖大盛。有一人名哀章，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



金匱圖，「其一畧曰『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爲真天子。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畧官爵爲輔佐。他衣了黃衣，持匱到高廟。明天，王莽到高廟，拜受金匱神禪，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佑，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誥告，屬予以天下兆民。予甚祇畏，敢不欽受！』遂即真天子位，定國號曰新。哀章封爲國將，美新公。因爲這種事做得太多了，又太顯明了，所以一般的民衆有了覺悟，每每相戲道，『獨無帝天除書乎？』向來這種話集中於孔子，倒很加增人民的信仰；到這時成了日常的事情，於是大家不由得懷疑起來。恰巧這時經學方面有一個新派——古文家——起來，於是這一個派裏就絕對不收進神話的材料，只順着經書的文字釋義，把經書看成了歷史。經這樣一幹，孔教的大本營就覆滅了。宗教一面的材料沒有寄頓之處，只得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有了道教，於是民衆的信仰一齊流了進去，孔子就純粹地成了士大夫們的先師了。

---

我們在這一講裏，可以知道：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到現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爲君子並不是薄待他，這是他的真相，這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要崇拜的，要紀念的，是這個真相的孔子！



志諸子

班固漢書藝文志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宰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諫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宵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婁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盜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也。）

賈山，八篇。

太常琴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漸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七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大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間焉。周封爲楚祖。）

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吉，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圉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淡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四十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鬻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

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教。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及譽者爲之，則苟鈎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譏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世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戶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時。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

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間。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尙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篇。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彙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

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瘞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

國  
文  
讀  
本

三

## 昌言損益篇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sup>□□</sup>骨血以快其情，土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尙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

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

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sup>「三」</sup>，續呂侯之祥刑<sup>「四」</sup>，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湯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闔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

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五〕天人矣。

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

事，何子之言云云也？」

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關

弇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題解】

仲長統，字公理，漢末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所如不合。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惟此篇及理亂篇，法誠篇存於後漢書本傳。

【注釋】

(一) 以上淫下曰報，以下淫上曰烝。

(二) 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齋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

(三) 周禮：『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四) 尚書有呂刑篇，序曰：『呂命種王訓更贖刑，作呂刑。』

(五) 拱，執也。押，搯也。



---

國文讀本 (No. 170)

八  
文化學社

## 文學的本質 郭沫若

科學的方法告訴我們：我們要研究一種對象總要先把那夾雜不純的附加物除掉，然後纔能得到牠的真實的，或者近於真實的，本來的性質。

譬如我們要研究水，總要先把水蒸溜過一道，把牠所含的種種夾雜的成分除掉，然後纔能得到水的真相。假如我們不經過這道工程，有的跑到黃海邊上去考察，就說水是色黃而味鹹；有的又跑到碧綠的污瀝邊上去考察，就說水是色青而有臭；這對於水的本性不消說是相隔天淵，而這相隔天淵的兩種觀察還可以各執一是而互相紛爭，紛爭得愈見激烈，水的本性却永遠沒有闡明的時候。

水的問題本很簡單，像這種謬誤，這種意外的糾紛始終不會存在；因為我們平常論水，即使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去蒸溜，我們誰都知道從清潔的源頭處取水來討論，我們對於水的一般的觀察是大體一致的。但是我

們一論到繁曠的學理上來，像這種同樣的謬誤，同樣的糾紛，却是屢見不鮮的了。

我現在所想論述的，是文學的本質上的問題；就是文學究竟是甚麼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極紛拏極難解決的一個；古今東西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不知道有多少種類。有的說是自然的摹倣，有的說是遊戲的衝動，有的說是性慾的昇華，有的說是苦悶的象徵，有的說是天才的至高精神的表現，有的說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諸如此類還有許多主義上的派別，技巧上的紛爭，我在此不想一一臚列出來以事鋪張，我只想就我自己的體驗和探討所得敘述出來提供一個解釋。我的解釋不必便是出於我的獨創，也不敢就說是唯一的真理，不過就我的方法和路徑這樣探討上去，我相信所得的結果是只能這樣的。

第一，我們請先從文學的淨化入手。

我們所研究的文學當然要限於純文學的範圍。純文學的內含，分詩，

小說，戲劇三種。但這三種已經是分化得十分嚴密的個體，各有各的個性，各有各的官能，各有各的形式，要從這三種之中漫然地求出一個普遍性出來，每每容易陷於偏蔽。有許多關於文學上的論爭便是這樣發生出的，依論者對於這三種的立足點與着目點之不同便可生出極相矛盾的差異。大抵立足於小說戲劇一方面的人，他們的見解便偏重客觀，主張文藝是出於自然的摹倣；立足於詩歌一面的人，他們的見解便偏重主觀，主張文藝是出於自我的表現。一方面是主張絕對的無我，一方面是主張絕對的主我，兩種極端矛盾的主張，而同時又各含至理，這並不是文藝是一種畸形的怪物，是論者把自己的出發點不曾弄清，把自己所主張的範圍太沒有加以限制的緣故。

我們研究過化學的人，要先求純粹的原素，然後纔能知道牠的真正的性質。我們研究過生物學的人，要先求生命的基本單位，然後纔能了解一切繁曠的生之現象。像化學上的原素，生物學上的細胞，我相信在文學上

是可以尋求出來的。我們要研究文學的本質的人，須先求文學上的基本單位，便是文學的原素，或者文學的細胞，然後纔能免却許多的糾紛，免却許多的謬誤。

文學的演進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由原始時代的文學演化爲現代的詩歌，小說，戲劇，就譬如山裏的清泉已經流入了大海的一樣。從任何地方的海水不能直接取來判斷水的真性，從現代文學的任何方面的作品或主義也不能直接取來判斷文學的真性。我們先從歷史上考察罷，我們知道小說和戲劇的發生是後於詩歌，我們於討論文學的本質上便不能不暫把小說和戲劇除外。而且既成的詩歌也非原始的雛形，我們要求原始的雛形詩，不能不於原始民族的口頭文學或者幼兒的自由詩歌中去涉歷。

原始民族的口頭文學，近代歐西的學者很多從事於這方面的研究，他們研究的範圍大抵在澳非美三洲的野蠻民族間，他們的成績對於文學的起源和本質上有不少的貢獻。德國學者葛樂舍有「藝術的起源」一書便

是綜合各家研究的成果的有系統的著作，我們請從他論詩的一章中徵引幾首最簡單的出來罷。

『酋長是不曉得怕懼的呀 〇！』

這是南美的波陀苦多 (Botocudo) 人稱讚他們的酋長的歌，就只有這麼簡單的一句；把這樣簡單的一句加上節奏的音調反反覆覆地歌出，便成了他們的讚歌。

還有幾乎是一個字的反覆的，便是澳洲拿林奕里 (Narinyeri) 人看見一隻旗艦上的金鷲旗插在格爾瓦的一家人家的屋頂上，他們便反覆地詠嘆起來，這反覆的詠嘆只是這樣：

『哦，格爾瓦的火雞喙 〇！』

除這種反覆體的詩歌而外，還有一種疊句體，便是於同一句的反覆外，一首詩中至少有一句的說明。例如格雷所報告的：澳洲的土人有一位要乘船到英國去的時候，送行的人反覆歌出下邊的一首歌：

『淒涼的一隻船，要飄流到那兒去？』

我是決不會再見我的親人了！

淒涼的一隻船，要飄流到那兒去？』

這種疊句體的體裁可以有三種表現。上例是說明句在中，還有兩種是在前或後。

『哦，那是甚麼腳喲！』

哦，那是甚麼腳喲！

你這奴才有的是袋鼠的腳喲『四』！』

『現刻呀還有誰能殺我？』

我文了身了！

我文了身了『五』！』

原始民族的詩大都不外這兩種，不是同一句或一字的無限的反覆，便是於疊句之外加些說明。但這疊句體我相信比反覆體是更進了一步的，同

一句或者同一字的反覆體我們不能不認爲詩的最基本的單位，因爲淨化到此處要再想簡單也無從簡單了。

我們再從個體上考察罷。幼兒的自由詩其最初步的也是同一字的反覆，我們從前還在日本寄寓的時候，我們的住居是在博多灣「志」上。每逢天氣晴明的時候，博多灣的海水映在太陽光下現出彩色的分光，時而有點點的白帆在水上悠然浮動。這種光景從我住居的樓上望見的時候，是最足令人神往的。我的剛能說話的孩子們看見這種光景，必定要反覆地叫道：「哦，海！海！海！海！」這便是他們的詩了。他們又有時看見一彎的上弦月現在天上的時候，他們便又要這樣地呼叫出來：

“Oh Moon! Oh Moon! Crescent Moon!”

因爲從小以來月亮這個字我是用英文教他們的，所以他們能够用這樣的英國話來表現。

他們這兩首詩曾經引出了我的一首詩來，叫着『新月與暗海』：



「兒見新月，

遙指天空；

知我兒魂已飛去，

遊戲廣寒宮 [七]。

兒見晴海，

兒學海號；

知我兒心甚飄盪，

血隨海浪潮。」

我這首詩，形式上雖然比他們更要複雜些，但在根本上也是一種簡單的反覆體；便是前節的節奏和後節的節奏完全是一樣，其中不過有些觀念的變化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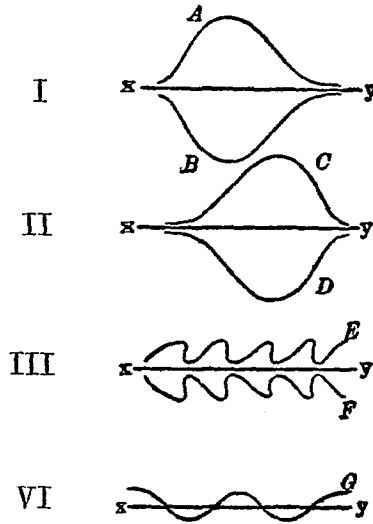
總之詩到同一句或者同一字的反覆，這是簡到無以復簡的地步的，我稱呼這種詩爲「文學的原始細胞」，我們在這兒可以明瞭地看出文學的

本質。

這種文學的原始細胞所包含的是純粹的情緒的世界，而牠的特徵是在有一定的節奏。

節奏之於詩是與生俱來的，是先天的，決不是第二次的，使情緒如何可以美化的工具。情緒在我們的心現象裏是加了時間的成分的感情的延長，牠的自身是本來具有一種節奏的。我們由內在的或者外界的一種或多種的激刺，同時在我們的心境上反應出單純的或者複雜的感情來。這單純的或者複雜的感情如不加以時序的延長，那是不能發生出詩的表現的。簡單的一句感情話絕不能成爲詩，感情到頂強烈的時候我們的觀念的進行反轉有停止的時候。我們假如過於快，或者過於不快，我們每每呆坐着說不出話來，便是這觀念停頓的表現。所以純粹的感情是不能成爲詩的。感情加了時序的延長便成爲情緒，情緒的世界便是一個波動的世界，節奏的世界；我們的心境呈現着情緒的狀態的時候，我們的心趣的進行，根據溫

德(Wundt)的分類，可得到七種的波狀線「A」。



XY 的坐標是表示我們的心境在無快無不快的時候。曲線向坐標上的進行假定為快，向坐標下的進行假定為不快。我們的情緒便可以得到 A B C D E F G 七種的進行，這七種的進行都是自然而然的取的波動的形狀，這便是情緒自身的節奏。我們在這種節奏之中被自己的情緒的催眠，會不知不覺地發出節奏的聲音，發出有節奏的言語，發出有節奏的表情運動。

這便是音樂，詩歌，舞蹈的誕生了。

音樂，詩歌，舞蹈，這三者所稱爲運動的藝術或者時間的藝術的，在心理學上考察是同出於一源，便在人類學或者社會學上考察，也是一體的表现。在原始民族中，這三種藝術是不可分的，這已經成了一般的定論了。最有趣味的是我們的毛詩序「五」上有這樣的話：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音。」

這幾句話不僅把詩的本質表示得十分明瞭，而同時由心理的根據於數千年前早道破了音樂詩歌舞蹈三位一體的理論。我們古人的這幾句陳言，不是很可珍貴的文獻嗎？

音樂詩歌舞蹈都是情緒的翻譯，只是翻譯的工具不同，一是翻譯於聲音，一是翻譯於文字，一是翻譯於表情運動。而這翻譯的工作却是執行於

不識不知的半意識的狀態裏面。這從野蠻人的歌舞與兒童的遊戲起，以至於所謂「靈感」的偉大的作品止，都能得到滿足的說明。我相信藝術的本質是這樣，文學的本質也就是這樣。這樣一推論起來，我們還可以斷言文藝的本質是主觀的，表現的，而不是沒我的，摹做的。

但是沒我的精神，客觀的摹做說，在文藝上我們也不能一概抹殺，譬如畫家小說家除掉了客觀的摹做便是不能成就的。大凡靜的藝術或者空間的藝術（繪畫雕刻建築）便是不能不偏重客觀的摹做說的理論，在這一方面實際上纔可以成立。那嗎前面的一種絕對的主觀說，和這一種絕對的客觀說，我們如何可以溝通，如何可以使牠們並立呢？

我們無論從個人或社會的發生史上去考察，空間的藝術的發生是後於時間的藝術的。時間的藝術是情緒自身的表現，空間的藝術是構成情緒的素材的再現。譬如幼兒看見一隻美好的蝴蝶在花叢中翻飛，在他心中生出一種快樂的情趣，他便連連叫道：「啊，蝴蝶呀，蝴蝶呀，好看的蝴蝶呀

！』這是情緒的直寫，這是幼兒的詩。但等他稍稍長大了，他便要摹做着畫隻蝴蝶，或者還要添些花草上去。這種工作，至少在他潛意識之下是想保存着構成快樂的情緒的那種素材，使自己或者他人可以由這種素材再感着同樣的快樂。這種工作已經不是單純的情緒問題，這是跳出了情緒的圈外，對於構成情緒的素材先加了一道認識的分析，然後再加以意志的綜合。而綜合的結果在能使構成原生的情緒再現為盡境。

就我這樣的推論，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好像可以成爲二元，但這是無妨於我們的一元的觀察的，因爲兩者的發生有先後的不同，我們在這兒可以得到一個統一的概念：便是空間藝術是時間藝術的分化。牠們雖然有直接和間接的差異，但牠們所表現的同是情緒的世界。便是兩者之間，所不同的只是方法上的問題，不是本質上的問題。方法上的澈底客觀說我們是可以承認的。從來的論爭，只是把方法和本質沒有弄清，以致把問題弄得永遠難結難解了。

回頭再說到小說和戲劇上來。小說和戲劇從來雖與詩歌同屬於文學，同屬於時間的藝術，但在性質上我寧肯說他們是空間的藝術。小說我說牠是用文字表現的繪畫，戲劇我說牠是用文字表現的雕刻或者建築。小說注重在描寫，戲劇注重在構成，牠們的精神同空間藝術是一樣，是構成情緒的素材的再現——這構造情緒的素材不一定限於外界的物質，便是內在的想像也是一種素材：便是由這種想像在作者自心能起出一種情緒的，把這種想像寫出來，在讀者心中也可以起出同樣的情緒。

從來關於文學上的論爭就是在這兒沒有把各種個體分析得清楚的關係。我現在大膽地就我自己的經驗，我把文學和其他的藝術比較，得出三個的相似形。

這樣分析出來，以上關於空間藝術和時間藝術的理論可以應用在這兒，一切兩絕端的主觀和客觀說，唯美說和功利說，都可以溝通，可以並立了。

樂 畫 築

音 繪 建

二 二 二

歌 說 劇

詩 小 戲

我們在這兒再綜合幾句罷：

(1) 詩是文學的本質，小說和戲劇是詩的分化。

(2) 文學的本質是有節奏的情緒的世界。

(3) 詩是情緒的真寫，小說和戲劇是構成情緒的

材的再現。素

### 【作者略歷】

郭沫若(一八九二——)現代文學家，四川樂山人。初入日東京帝大習醫，後與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從事新文藝運動，對於當時文藝界思想界給與了極大影響。革命軍北伐時，曾一時期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著有沫若詩集，前茅，恢復；沫若小說戲曲集十輯；我的幼年，反正前後；文藝論集，文藝論續集，人類機巧與自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譯有少年維特之煩惱，法網，銀匣，石炭王，屠場，煤油等。

### 【注釋】

文學的本質 (郭沫若)

一五 共八頁



- (一) 原注：Grosse : "Die Anfänge der Kunst"
- (二) 原注：原書附注見 Ehrenreich, Zeitsch, Für Ethnol, Vol. XIX, P. 61.
- (三) 原注：Taplin, The Narrinyeri.
- (四) 原注：George Grey, 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of Discovery in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 1841, Vol. II, P. 303.
- (五) 原注：E. H. Ma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XII, P. 170.
- (六) 日本海灣名。
- (七) 龍城錄：唐明皇與申天師鴻都客同遊月中，見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後因稱月爲廣寒。
- (八) 原注：Wilhelm Wundt, Grundzuge der Psychologie, 198——按馮德 (1832—1916)，德國哲學家，心理學家。
- (九) 毛詩，即詩經，以其書爲毛公所傳，故稱毛詩。詩序，舊傳子夏所作。

室 語 唐 甄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己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相與談笑。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妻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妻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即市以來；又天寒，所以味鮮若此。」

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何故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

曰：「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疋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疋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

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一〕，屠潁陽〔二〕；光武帝屠城三百〔三〕。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爲天子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園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

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胤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乎？」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樞上而割之，剝其腹，刷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泰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味之魚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作者略歷】

唐甄，本名大陶，後以字行，更字鑄萬，清達州人。順治舉人，知長子縣，罷還，流寓吳中，潛心著述，其潛書一書，極富新思想。

【注釋】

(一) 秦二世二年，楚懷王孫心使沛公項羽攻城陽，屠之。

(二) 秦二世三年，沛公襲陳留，南攻潁陽，屠之。

(三) 光武會屠唐子鄉，後破王莽，滅赤眉，轉戰連年，屠殺必多；此言屠城三百者，蓋極言之也。

(四) 剽、刖，刮也。

## 清談家之人生觀 〔二〕蔡元培

自漢以後，儒學既爲倫理學界之律貫，雖不能人人實踐，而無敢昌言以反對之者。不特政府保持之力，抑亦吾民族由習慣而爲遺傳性，又由遺傳性而演爲習慣，往復於儒教範圍中，迭爲因果，其根柢深固而不可搖也。其間偶有一反動之時代，顯然以理論抗之者，爲魏晉以後之清談家。其時雖無成一家之言者，而於倫理學界實爲特別之波動。故鈞稽事狀，綴輯斷語，而著其人生觀之大略焉。

起原 清談家之所以發生於魏晉以後者，其原因頗多。

(一)經學之反動 漢儒治經，囿於詁訓章句，牽於五行災異，而引以應用於人事，積久而高明之士頗厭其拘迂。

(二)道德界信用之失 漢世以經明行修孝廉方正等科選舉吏士，不

免有行不副名者，而儒家所崇拜之堯、舜、周公，又迭經新莽、魏文之假託，於是憤激者遂因而懷疑於歷史之事實。

(三) 人生之危險 漢代外戚宦官更迭用事，方正之士，頻遭慘禍而無救於危亡。由是兵亂相尋，賢愚貴賤均有朝不保夕之勢，於是維持社會之舊學說不免視爲贅旒。

(四) 南方思想潛勢力之發展 漢武以後，儒家言雖因緣政府之力，占學界統一之權，而以其略於宇宙論之故，高明之士無以自饜，故老莊哲學終潛流於思想界而不滅；揚雄當儒學盛行時而著書兼採老莊，是其證也。及王充<sup>〔五〕</sup>時，潛流已稍稍發展。至於魏、晉，則前之三因已達極點，思想家不能不援老莊方外之觀以自慰，而其流遂漫衍矣。

(五) 佛教之輸入 當此思想界搖動之時，而印度之佛教適乘機而輸入，其於厭苦現世超度彼界之觀念，尤爲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於是大爲南方思想之助力，而清談家之人生觀出焉。

要素 清談家之思想，非截然舍儒而合於道佛也，彼蓋滅裂而雜糅

之。彼以道家之「無爲主義」爲本，而於佛教則僅取其「厭世思想」，於儒家則留其「階級思想」（階級思想者，源於上古時「百姓」「黎民」之分，孔孟則謂之「君子」「小人」。經秦而其蹟已泯。然人類不平等之思想，遺傳而不滅，觀東晉以後之言門第，可知也。）及「有命論」。（夏道尊命，其義歷商周而不滅。孔子雖號罕言命，而常有「有命」，「知命」，「俟命」之語。惟儒家言命，在使人克盡義務而不爲境遇所移。漢世不遇之士，則藉以寄其怨憤。至王充而引以合於道家之無爲主義，則清談家所本也。）有階級思想，而道佛兩家之「人類平等觀」，儒佛兩家之「利他主義」，皆以爲不相容而去之。有厭世思想，則儒家之「克己」，道家之「清淨」，以至佛教之「苦行」，皆以爲徒自拘苦而去之。有命論及無爲主義，則儒家之「積善」，佛教之「濟度」，又以爲不相容而去之。於



是其所餘之觀念，「有等」也，「厭世」也，「有命而無可爲」也，遂集合而爲「苟生之惟我論」。得以僞列子〔云〕之楊朱篇代表之。（楊朱篇雖未能確指爲何人所作，然以其理論與清談家之言行正相符合，故假定爲清談家之學說。）畧敘其說於左：

人生之無常 楊朱篇曰：

百年、壽之大齊〔云〕，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

曰：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

言人生至短至弱，無足有爲也。阮籍〔云〕之大人先生傳，用意畧同，曰：

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固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擊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五〕，伯宗忠而世絕〔六〕，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則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

要之，以「有命」爲前提，而以「無爲」爲結論而已。

從欲 彼所謂無爲者，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則如何？曰：視吾力之所能至，以達吾意之所向而已。揚朱篇曰：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

又曰：

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

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sub>二</sub>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sub>二</sub>。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sub>二</sub>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即養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又設爲事例以明之曰：

子產<sub>二</sub>相鄭，……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方朝之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方穆之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子產用鄧析<sub>二</sub>之言

，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朝穆曰：「……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

清談家中，如阮籍、劉伶〔二六〕、畢卓〔二七〕之縱酒，王澄〔二八〕、謝鯤〔二九〕等之以任放爲達，不以醉裸爲非，皆由此等理想而演繹之者也。

排聖哲 楊朱篇曰：

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禹、……天民之窮毒者也。禹、……天民之憂苦者也。……周公、天民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此等思想，蓋爲漢、魏、晉間篡弒之歷史所激而成者，如莊子感於田恆之盜濟，而言聖人之言仁義適爲大盜積者也<sup>三〇</sup>。嵇康三言自言嘗非湯武而薄周孔，亦其義也。此等問題，苟以社會之大，歷史之久，比較而探究之，自有其解決之道，如孟子莊子是也。而清談家則僅以一人及人之一生爲範圍，於是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委之於命，由懷疑而武斷，促進其厭世之思想，惟從欲以自放而已矣。

舊道德之放棄 楊朱篇曰：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等思想，亦迫於正士不見容而發，然亦由懷疑而武斷，而出於放棄一切

舊道德之一途。阮籍曰：『禮豈爲我輩設？』卽此義也。曹操之枉奏孔融也，曰：『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等語，相傳爲路粹所虛構。然使路粹不生於是時，則亦不能忽有此意識。又如謝安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謝玄曰：『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此亦足以窺當時思想界之一斑也。

不爲惡 彼等無在而不用其消極主義，故放棄道德，不爲善也，而亦不肯爲惡。范滂之罹禍也，語其子曰：『我欲令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復令汝爲美，則我不爲惡。』蓋此等消極思想，已萌芽於漢季之清流矣。楊朱篇曰：

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綜貨？此之謂順民也。

又曰：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憊<sup>三三</sup>急。一朝處以柔毛綉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瘡<sup>三二</sup>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彼等由「有命論」「無爲論」而演繹之，則爲「安分知足」之觀念。故所謂「從欲」焉者，初非縱欲而爲非也。

排自殺 厭世家易發自殺之意識，而彼等持無爲論，則亦反對自殺。  
楊朱篇曰：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佛教本禁自殺，清談家殆亦受其影響。）

不侵人之唯我論 凡利己主義，不免損人。而彼等所持，則利己而並不侵人，爲純粹之無爲論。故曰：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反對派之意見 方清談之盛行，亦有一二反對之者，如晉武帝時，

傅玄<sup>三九</sup>上疏曰：

先王之御天下也，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sup>三〇</sup>好法術，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

惠帝時，裴頠<sup>三一</sup>作崇有論曰：

清談家之人生觀（蔡元培）



利慾雖當節制，而不可絕去；人事雖當節，而不可全無。今也，談者恐有形之累，盛稱虛無之美，終薄綜世之務，賤內利之用，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性，以有爲引。心者非事，而制事必由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者非器，而制器必須匠，不可謂非有匠也。由是觀之，濟有者皆有也。人類既有，虛無何益哉。

其言非不切著，而限於常識，不足以動清談家思想之基礎，故未能有濟也。

結論 清談家之思想，至爲淺薄無聊，必非有合羣性之人類所能耐，故未久而燔。其於儒家倫理學說之根據，初未能有所震撼也。

【注釋】

(一) 此文見於蔡著中國倫理學史中。(二) 王莽篡漢(西漢)，國號新

。 (三) 魏文帝，即曹丕。嗣父操爲丞相，後篡漢(東漢)，國號魏，卒諡文。(四)

揚雄作太玄，議論頗近道家。(五)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六)

(列子)一書，相傳周列禦寇撰，實魏晉人所僞託。(七)齊、隈也。(八)阮籍，字嗣宗

，三國魏尉氏人。才藻艷逸，而惆悵不羈，篤好老莊。官至步兵校尉，人稱阮步兵。(九

(李牧、戰國時趙之良將，破匈奴並大敗秦軍，以功封武安侯。秦患之，乃賂嬖臣郭開，使言牧欲反。趙王斬牧，秦遂滅趙。(一〇)伯宗，春秋時晉之大夫。賢而好以直辯凌人。

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慢其上。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不聽。及欒弗忌之難，三卻譖而殺之。(一一)闕、塞也。(一二)顛、鼻通也。(一

三)廢、大也。(一四)即公孫僑。(一五)鄧析，春秋時鄭之大夫，治名家言，或云

爲子產所殺。(一六)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最好飲酒，著酒德頌一篇。平時攜一壺

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一七)畢卓，字茂世，晉鬲陽人。少放達，

嘗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酒釀熟，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卓也。遽

釋其縛，卓引主人宴於壺側而去。(一八)王澄，字平子，衍之弟。惠帝末以澄爲荊州刺史

，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在懷。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赴召時，王敦鎮豫章，懼澄盛名，使力士搃殺之。(一九)謝鯤，字幼興，晉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嘗挑鄰家高氏女，女投梭折其兩齒。大將軍王敦引爲長史，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過，不屑政事，與畢卓等縱酒爲樂。後爲豫章太守卒。(二〇)田恆，春秋時齊人。與闕止俱事簡公，闕止有寵，欲盡誅陳氏。陳豹以告，恆遂殺闕止，並弑簡公而立平公。卒諡成子。莊子胠篋篇曾論之。(二一)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臨邛人。竹林七賢之一，後爲司馬昭所殺。(二二)詳見後漢書孔融傳。孔融，字文舉。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殺。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辨，而氣尙剛傲。初不容於曹操，繼不容於劉表，終爲黃祖所殺。(二三)路粹，字文蔚，後漢陳留人。建安初拜尙書郎，後爲軍諮祭酒，典記室。孔融有過，曹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融乃被誅。轉秘書令，坐違禁誅。(二四)謝安，字安石，晉陽夏人，初隱居，後出爲桓溫司馬。官至太保。(二五)謝玄，安之姪，字幼度，大破苻堅於淝水，拜前將軍，封康樂縣公。(二六

范滂，字孟博，東漢征羌人。少勵清節，冀州盜起，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至州，守令之臧污者聞風解去。靈帝時以黨事爲宦官所殺。(二七) 陸，音媿，筋急貌。(二八) 瘡，音淵，煩鬱也。(二九) 傅玄，字休奕，晉北地人。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著有傅子。(三〇) 曹丕篡漢後，追尊其父操爲武帝。(三一)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惠帝時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以誅楊駿功封武昌侯。後爲趙王倫所害。

---

國·文·讀·本 (No. 173)

一六 文化學社



級年三中高

本讀文國

册四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9634.3  
81  
:4



王守仁傳 〔黃宗羲〕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 〔三〕 人也。父華，成化 〔四〕

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先生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 〔五〕，謁婁一齋 〔六〕，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 〔六〕 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 〔八〕 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 〔九〕 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 〔一〇〕 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

時虔聞 〔二〕 不靖，兵部尙書王瓊 〔二〕，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剎頭 〔三〕 諸寇。己卯六月，奉勅勦處福建叛軍，至豐城 〔四〕 而聞宸濠 〔五〕 反。遂返吉安 〔六〕，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 〔七〕，三戰俘濠。武宗

王守仁傳 (黃宗羲)

138329





率師親征，羣小張忠<sup>二八</sup>，許泰<sup>二九</sup>，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sup>三〇</sup>，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sup>三一</sup>。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

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sup>三二</sup>，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sup>三三</sup>，破之。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sup>三四</sup>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

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

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

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

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衆畢照。

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

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

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

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  
生可疑也。

隆慶<sup>三二五</sup>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sup>三二六</sup>中，從祀孔子廟庭。

【注釋】

(一)見明儒學案。(二)黃宗羲，詳第二冊原法注。(三)餘姚，縣

名，今屬浙江。(四)成化，明憲宗年號。(五)廣信，府名，故治在今江西上饒縣。

(六)婁諒，字克貞，號一齋，上饒人。有志聖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陽明少時，曾

從學。有日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七)弘治，明孝宗年號。(八)劉瑾，當時

有權勢之宦官。(九)龍場驛，在今貴州修文縣治。(一〇)廬陵，今江西吉安縣。

(一一)虔化縣，今江西寧都縣。閩縣，今福建閩侯縣。(一二)王瓊，字德華，太原人

。官至兵部尙書。(一三)據明史本傳，盜賊風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中容

據瀾頭，皆稱王。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一四)豐城，縣名，今屬江西省，

在省城南百二十里。(一五)宸濠，明太祖子寧王之後。武宗時，反於南昌，攻南康九江，

浮江東下，攻安慶，將據南京。王守仁破平之。(一六)吉安，府名，今江西吉安縣。

- (一七) 樵舍、縣名，屬江西。(一八) 張忠、霸州人。正德間，爲御馬監太監。宸濠之叛，忠先受其賂。(一九) 許泰、襲父寧爵，任宣府副總兵。宸濠反，泰爲副將軍。王守仁已擒濠，泰欲攘其功，疾至南昌，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二〇) 玉山、縣名，屬江西。(二一) 張永、保定新城人。初黨劉瑾，後惡瑾行事，奏誅瑾。(二二) 據明史本傳，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遣守仁往討，守仁馳書諭之，蘇受皆降。思恩、明爲州，今改縣，在廣西宣山縣西北百二十里。田州、明爲州，在今廣西邕寧縣西六百四十里。(二三) 據本傳，斷藤峽獠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互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以討思田之便破平之。八寨、今縣名，在貴州省。(二四) 朱熹晚年卜築於建陽之考亭，故後人稱之曰考亭。(二五) 隆慶、明穆宗年號。(二六) 萬曆、明神宗年號。

詩品「二」序鍾嶸「二」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三」，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四」，卿雲之頌「五」，厥義曷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六」。』楚謠曰：『名余曰正則「七」。』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八」。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九」。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一〇」；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一一」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一二」，質木無文。降及建安「一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一四」；平原兄弟「一五」，鬱爲文棟；劉楨王粲「一六」，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一七」中，『三張與二陸與兩潘與一左

『二八』勃爾復興；鍾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二九』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三〇』建安風力盡矣。先是廓景純『三一』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三二』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迨義熙『三三』中，謝益壽『三四』斐然繼作。元嘉『三五』初，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三六』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三七』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三八』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

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三九，漢妾辭宮四〇；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嬾閨淚盡；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四一。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四二。』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四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四四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四五』，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



枝『三六』。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溜灑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三七』，七畧裁士『三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絃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三九』。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注釋】

(一) 梁鍾嶸取漢魏至梁詩家一百零三人，分爲三品，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成詩品一書。與劉勰之文心雕龍並稱於世，共三卷。(二)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

。好學，有思理。齊永明中，爲國子生。入梁，歷臨川王參軍，衡陽王記室，遷晉安王記室，卒于官。(三) 三才、天地人也。(四) 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俗傳南風之歌。

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五）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于時俊七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六）見夏書五子之歌。（七）見離騷。（八）任昉文章緣起曰：五言詩，創于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九）古詩十九首相傳爲枚乘作。（一〇）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均漢代辭賦家。（一一）李陵有與蘇武詩三首。班姬有怨詩一首。（一二）班固有詠史詩一首。（一三）漢獻帝年號。（一四）曹操及其子丕植均好文學。（一五）曹植、封平原侯。平原兄弟謂植與丕也。（一六）劉王均建安七子中重要人物。（一七）晉武帝年號。（一八）三張謂張載與弟協充。二陸謂陸機陸雲，兩潘謂潘岳與其從子尼，一左謂左思也。（一九）晉懷帝年號。（二〇）世說新語曰：何晏註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註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註，因作道德論。（二一）即郭璞。（二二）即劉琨。（二三）晉安帝年號。（二四）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二五）宋文帝年號。（二六）公幹、劉楨、仲宣、王粲也。（二七）安仁、潘岳、景陽、張協也。（二八）宋書曰：爰選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

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二九)指屈原被故事。(三〇)指王嬙出塞事。

(三一)漢書李夫人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三二)見論語。(三三)曹謂曹植，劉謂劉楨也。(三

四)陶潛與子儼等疏：自謂羲皇上人。此譏鮑照之古拙也。(三五)見鮑照代結客少年場

行。(三六)今謝宣城集中，不見此詩，想係玄暉逸句。(三七)班固漢書著古今人表

，列九等之序。(三八)漢書藝文志：劉歆總極羣書，而奏其七略。(三九)曹植與楊

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 失敗的著作家

俄國高爾基「」著 陳勻水譯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個酒館裏去。滿屋子都是一些尋快樂的半醉半醒的人，鬧得烟霧沉沉。我碰見一個青年，年紀很輕，但是滿臉露出被生活壓迫得不堪的樣子。他對我說：

『就是電報生麻拉新誤了我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低下他那戴着一頂破皺得不堪的便帽的頭，兩眼只望着桌子下面，用兩隻手抱着那隻有病的腳，往上面抬了一抬，嘆了一口又長又嘆的氣：

『是的，正是麻拉新誤了我的事。麻拉新身材很短小輕快，市上的姑娘們都叫他做小麻。他生得兩個臉墩子紅紅的和玫瑰色一樣，眼睛帶着褐色，眉毛濃黑，兩隻纖纖的女人手；市上的姑娘們都說他的手美得像雕刻一樣。小麻性質又很快活，無論誰都很親熱，所以他在我們那個小小市上

——一個只有三千五百多人悠悠的從事平常職業的市上，倒很出風頭，誰都歡喜和他交往。在我正上二十歲的那一年，我的生活上的煩悶，幾乎達到極點，使我的精神頹壞得不成樣子，連訴都不敢向人訴了。市上人的平和的擾攘，使我極端感生焦燥，幾乎把我氣死了。我不懂得他們生活的意義在那裏，我越看他們的生活，我越增加我自己的惶惑。有一天，我被一種感情所衝動，我提起筆來，寫了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叫做人們怎樣生活。我寫好了之後，把稿子送到一個雜誌社去。我抱着一種惴惴不安的心，等着這篇文章的揭曉，等了八天不見動靜。再等下去，一個月，兩個月，還沒有消息。到後來，我只好斷了念頭，也不等他，也不想他了。我那時已經覺悟着：這些做文章的事不是我們可以幹的！

「過了三個月之後，也許還更遲一點罷，我偶然碰見了上面說的小麻。他對我說：『我這裏替你收着一張明信片。』他一面說，一面取出這張信片來給我。信片上面說：

「你那短篇沒有多大精采，算不得一篇成功的創作。但是，我們覺得，好像你富於創作的才能似的。請你另送一篇別的東西給我們罷。」

「我那時真歡喜極了。小麻很親熱的對我說明，這張明信片到他手裏已經三天了。他說：「我偶然在局裏看見這張信片，特特的把他取來放在身上，預備轉交給你，那知道我老是把牠忘記了，所以耽擱這幾天。這樣說，你在做小說嗎？你看見了託爾斯泰伯爵」？」

「我和小麻都笑起來了。我們隨即分手，各回家去。但是，當天晚上，我剛要走進我住的那座房子的時候，教堂的副幹事，坐在他的窗子邊，向我叫喊：「呃！假充的著作家，我要把你……」他一面說着，一面舉起拳頭威嚇我。我當時正在歡喜得了不得的時候，對於副幹事的行動，並沒留下一點神去想想。我平常就知道這人是有古怪脾氣的。他年輕的時候，想進歌劇場去唱戲，但是他和教區音樂隊長感情非常不好，所以不能够在他生長的那個縣裏安身謀事。他那時爲着他有一點自由行動的傾向，受了不少

的苦。他愛喝酒。喝醉了的時候，慣愛和人打賭，用他的額頭去碰核桃。他能够用額頭碰碎一斤核桃，額頭上的皮膚並不破皮。他衣口袋裏常常放着一個小小洋鐵盒子，蓋子上鑽着許多窟窿，盒子裏面，夏天的時候，裝着青蝦蟆，冬天的時候，裝着老鼠。他若遇着了好機會，他慣把盒子裏的小動物，放在女人的頸項上去。他雖然這樣開惡劣的玩笑，大家却都原諒他，因為他爲人很快活，並且知道魚的性質，知道得很清楚，令人驚嘆。他是一個著名的釣魚家。但是他自己並不吃魚；他害怕魚骨頭刺在喉嚨上會要他的命。他把所釣的魚都送給朋友，所以朋友們也都歡喜他，對他有很大的同情。

「總之，我那時得到這個信片，心裏十分滿足。在那時候，我還是一個謙遜的少年，雖然性質稍微有一點憂鬱，體格也不甚好。」

青年說到這裏，用他的嘴唇，把他那稀少而又無光澤的上鬚，扭了一扭，半閉着兩隻又黃又白的憂鬱眼睛，用一隻發顫的手，很留神似的，自

已斟了一杯白乾酒。我當時看見他這個風采，我想着，在他二十歲的時候，他一定是一個瘦骨頭露在臉上的笨拙人，他這時的亂雜的灰色頭髮，在那時一定是褐色的。這時毫無神光的眼睛，在那時一定是藍色的。也許在那時他臉上還長着有許多雀斑。在目前，他那髮弛的兩頰上，布滿了許多小靜脈管構成的紅條子，他的鼻子中了酒毒，變成板栗色，露着悽慘的樣子，垂在上鬚上面。白乾酒這時也不足以使他提起精神了。他說話聲音很低，很費力，鬍鬚他是在半睡狀態中說話的樣子。他說：

「我那時自己覺得非常幸福，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我不是平庸的人：我有一些稀有的才能！我的精神好像一隻雲雀一樣，歡唱起來了。我決心刻苦努力去做文章。我整夜不睡覺的去，好句子如像流水一樣，從我的鋼筆頭流出來。啊！好不快活！我覺得市上的人已經開始用一種特別的注意，來看我了。好啊！好啊！那時我這樣想着。

「小麻設法叫稅務監督官請我到他家裏吃飯。監督官有一個女兒，一



個很漂亮的小姐。除我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少年同在那裏宴會。大家都注意周旋我。他們問我：「是的嗎？你寫小說？請喝盃茶罷，好不好？放不放糖？」——「喔！對不住啊！放一塊糖也行！」我這樣答應他們。我用小匙子把茶攪了一回，喝了一大口。——喔呀！怎麼樣了？這茶很髒，味道也是苦的。吃了下去，叫人作嘔。但是，因為要想表示我的穩重，我仍然繼續喝下去。忽然一下，他們大家哄堂大笑起來。小麻自己勉強忍住笑，對我說：

「這是什麼道理呢？一個著作家，應該能夠分別各種事情才行。你却奇怪，你連糖和鹽都分別不出來呢，這是什麼道理啊？」

「那時我覺得狼狽萬分，我什麼興致和意氣都沒有了。我對他說：『這自然是你們開的一個玩笑……』」

「他們痛痛快快的哄笑了一場。隨後他們又請我念詩。因為我那時也在嘗試做詩。這是小麻知道的。他們對我說：『你要知道，凡是詩人，在

他們去拜訪別人的時候，照例應該念他們自己的詩。所以你也應該念詩給我們聽。」

「但是，市長的兒子——一個兩頰胖都都的少年，却反對他們。他說：『你們要知道，只有武官，才寫得出好詩呢。』」

「許多小姐們又起來抗議，想證明他的話的錯誤。我自己却慎重的不說多話，跑走了。」

「從這一天起，全市的人，都開始攆我，好像攆一隻無家狗一樣。在那天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我碰見了教堂的副幹事。他正拿着釣竿走路，脚步踏得非常笨重，好像一匹大象走路一樣，他喊着：

「站住！蠢東西！你也做文章，你看我，我曾經準備了三年，想進歌劇場呢。從那一點說來，你配得上和我比較？你，你是一個什麼東西？一個蒼蠅！像你這樣的蒼蠅，只不過會把文學的鏡面弄髒罷了！小流氓……」

「他侮辱我真侮辱到極點了。我當時想着：我到底做了什麼壞事呢？」

「過了幾時，我的伯母——我是一個孤兒，我寄住在一個伯母家裏

——對我說：「他們說，你在做文章，真的嗎？你應該不幹那個才好，因為現在是要替你討老婆的時候呢……」

「我努力對我伯母解釋，說明做文章並不是一件什麼可以受人指摘的事，並且一些伯爵親王也都在做文章，從一般說來，這倒是一個光明正大的職業。但是，她聽了我的解釋，哭起來了，她大聲喊着：「啊！天啦！渾小子！什麼惡魔吃了你的魂魄呢？」

「至於小麻，他一在街上碰見我，就大聲喊叫：「早啊！缺少四分之一的託爾斯泰伯爵！」

「小麻編了一個愚弄我的小歌，市上的年輕人們，一看見我，就唱起來。這個歌是怎樣：

小鳥兒，唱得真可憐，

一對對，喉嚨溜溜轉，

雖然是，沒有人稱讚，

雖然是，沒有人丟錢……

「我那時自己對自己說：『管他的！你看，一個蟲子已經跌在馬蹄底下了。』」

「他們嘲笑我，到了極端的程度，到後來，我簡直不敢往街上去了。

嘲笑我頂利害的，要算是那副幹事。他的嘲笑，到了凶暴殘忍的程度，我那時還時時刻刻準備着他毆打呢。他常常怒吼着：「我，準備了三年……你，你這小流氓……」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河岸上，自己反省着：『有什麼原因呢？爲什麼？』」

「在那條河的下流，有一個清靜孤寂的地方，一個小山，由岸上突出在河中，山上長着榛樹林。我走到上面去坐着，兩眼望着河水，我覺得，

這一河漆黑的水，從市中經過之後流出來，直從我的靈魂當中通過，留下一些苦惱的渣滓在我靈魂裏頭。

「我那時認識一個年輕女孩子。她是一個繡金線花的。我老老實實的去求她的愛情，我覺得我也實在能得她的歡心。但是連她也開始露出高興的顏色了。她慎重的問我：

「真的嗎？你寫了一些關於我們，關於這個市的文章寄到報館去？」

「誰告訴你？」

「過了一會，她做出一些嬌態，對我說：

「你寫的東西，都在小麻的手裏。他拿去到處念給人聽。大家都嘲笑你。大家準備着懲戒你，因為你去會了託爾斯泰伯爵。爲什麼他把文章交給小麻呢？」

「我那時覺得我腳底下的大地都動搖起來了。在這個文章裏面，我毫不客氣的，寫了稅務監督官，副幹事，以及其他的人的事。自然，我從沒

有把我不幸的文章給與小麻。這是他從郵政局把我的文章截留下來了。我剛想到這裏的時候，我那小愛人又更給我一點苦吃。她說：

「我的朋友都嘲笑我，因為我和你一起散步。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樣辦呢。」

「我心裏只是自己問自己：「呃！呃？」」

「我跑到小麻家裏去，對他說：「請你退回我的文章！」」

「他回答我：「已經被人拒絕不要了的文章，你拿回去幹什麼？」」

「他始終不肯把文章退給我。這個人使我歡喜：我會注意到，一些無用的物件會比有用的物件，還要多惹人愛些，同樣一個有害於你的人，有時也會使你歡喜。這裏還有一個例：世上沒有一個勞動的馬會比驕的馬的價值還貴的，但是人類的的生活却只靠着勞動的馬，並不靠騎的馬。」

「不久耶穌聖誕日到了。小麻請我去，把我裝扮起來，扮成一個魔鬼。他們要我穿一件皮外套，把皮毛反穿在外面，頭上戴上兩個牛角，臉上

掛着一個面具。大家跳舞起來，鬧着種種的玩意兒玩。我熱得發汗了，我覺得臉上生疼，忍受不住了，忽然有三個覆面的人跑到我的面前，大聲喊：「喔呀！魔鬼！打倒他！」

『我拚命想逃走。不消說，他們追着我了。他們沒有重重的打我。但是我覺得臉上發燒——我哭起來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到第二天早晨，我走到鏡子旁邊，才看見我面孔紅得可笑，鼻子也腫了，眼睛也脹了，眼淚汪汪髣髴要流出來似的。我自己對我自己說：「好了，你看，容貌也被他們毀了！」他們在面具當中塗了一些什麼有腐蝕性的藥品，因為我發了汗，所以這些藥品就把皮膚拔起來了。我養了五個星期的傷，我只以為我的眼睛都要瞎了呢。但是，還算好，還沒有發生那樣不幸的事。』

『到這時我才想到我不能夠再住在這個市上了。我一句話也不多說，就離開了那個市。從那時起，我就到處流浪，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

他打了一個呵欠，閉着眼睛，露出困倦極了的樣子。他那時的樣子，

好像他的年紀已經在五十歲上下了。

我問他：『你現在怎麼樣生活呢？』

『我現在當着跑馬廳的馬夫，我對於一個報館訪事，供給着許多關於馬的材料。』

他一面慢慢的笑着一種善意的笑，一面對我說：

『馬這種東西真是一種高貴的動物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得上馬。你看！我這隻腿就是被一匹馬踢壞了的。』

他嘆了一口氣，斯斯文文的加上一句話，好像他在念詩似的：

『我最愛的還是馬啊……』

【注釋】

(一) 高爾基 (Maxim Gorky)、俄國現代小說家，作品譯成中文者，有母親等書。

(二) 託爾斯泰伯爵 (Count Leo Tolstoy 1828-1910)、俄國文學家，思想家，作品譯成

中文者有復活等書。

失敗的著作家 (陳勻水譯)



---

國文讀本 (No. 176)

一四 文化學社

史通自叙 劉知幾「二」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

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忘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

次又讀史、漢、三國志。

旣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

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

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

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三〕，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著諸方寸。

及年已過立〔四〕，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五〕，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六〕，管仲之知鮑叔〔七〕，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

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sup>〔八〕</sup>，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權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sup>〔九〕</sup>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sup>〔一〇〕</sup>，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

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冷狐、顏、孔諸書<sup>〔一一〕</sup>，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sup>〔一二〕</sup>。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

其書。

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軼；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

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

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三」生焉。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二四〕生焉。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二五〕生焉。

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二六〕生焉。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二七〕生焉。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二八〕生焉。

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撥人倫，總括萬

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懟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sup>〔二九〕</sup>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sup>〔三〇〕</sup>抑斯之謂也。

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三二；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

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

揚雄草立<sup>〔三一〕</sup>，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

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酬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

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

揚雄少爲范曄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醢」<sup>三三</sup>，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sup>三四</sup>之流耳，如大玄深奧，理難探頤，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

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立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sup>三五</sup>。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sup>三六</sup>，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sup>三七</sup>不出，公紀<sup>三八</sup>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盡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漣，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注釋】

(一) 劉知幾，字子玄，唐彭城人。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擢進士第，



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擢太子率更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會子貺抵罪，知幾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知幾領國史垂三十年，所遇不合，遂發憤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爲講求史法之第一部書。其重要貢獻爲：（甲）考釋各種體裁，極爲精密；（乙）主張專家修史，俾成一家之言，而矯官修之弊；（丙）主張史料非經過精嚴的審查不能採用，極富於懷疑的精神。（二）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即止於此。（三）班固作前漢書，謝承作後漢書。謝書今亡。（四）謂年過三十也。論語：『三十而立。』（五）徐堅爲劉氏知友，曾參史局。（六）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竊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七）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八）以上所舉知友六人除裴懷古外，均參史局。（九）見論語。（一〇）八索、九丘、墳、典、皆古書名。（一一）唐姚思廉撰梁書陳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令狐德棻撰周書。唐顏師古孔穎達撰隋書。（一二）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

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一三）漢揚雄仿論語撰法言十卷。  
（一四）漢王充撰論衡三十卷。（一五）後漢應劭撰風俗通。（一六）魏劉劭撰人物志十二篇。（一七）吳陸景撰典語十卷。（一八）梁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一九）即服虔杜預。（二〇）見孟子。（二一）梁劉峻字孝標，其自序謂在『節亮慷慨』、『撥斥不用』、『妻悍家貧』四點上與馮敬通相同。敬通、後漢馮衍字。（二二）揚雄仿易撰太玄。（二三）漢書本傳：『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曄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顧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二四）揚雄所撰二賦名。（二五）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興乎！』又陸績述元：『雄受氣純和，輯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之絕倫。』（二六）君山、桓譚字。（二七）平子、張衡字。（二八）公紀、陸績字。

國  
文  
讀  
本

## 西廂記長亭送別

王實甫 二

(夫人長老上云) 今日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

(旦、末、紅同上。)(旦云) (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 (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 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 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

(旦云) 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西廂記長亭送別

(叨叨令) 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變心情花兒靨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准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恹恹惶惶的寄！

(作到，) (見夫人科。)

(夫人云) 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末了俺孩兒，掙揣一個狀元回來者！

(末云) 小生託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拾芥耳。

(潔云) 夫人主見不差，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了坐)(旦長吁科)

(脫布衫) 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蹙愁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 我見他闌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么篇) 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嘸！意似癡，心如醉。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夫人云) 小姐把盞者！

(紅遞酒，且把盞長吁科，云) 請吃酒！

(上小樓) 合歡未已，對愁相繼。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諗知這幾日相思滋味，卻元來此別離情更增十倍！

(么篇) 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挨，臉兒相偎，手兒相攜。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並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

(紅云) 姐姐不會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水。

(旦云) 紅娘甚麼湯水嚙得下！

(滿庭芳) 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雖然，是厮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

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起就裏，險化做望夫石〔三〕。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

〔紅把酒科。〕〔且唱〕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朝天子〕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淚！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喫，恨塞滿愁腸胃。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折鴛鴦在兩下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輻起車起，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

〔未辭潔科，〕〔潔云〕此一行別無話兒，貧僧準備買登科錄看。做親的茶飯，少不得貧僧的。先生在意，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

〔且唱〕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藉。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

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末云）小生這一去奪一個狀元。正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

（旦云）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棄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蠶來意，憐取眼前人。」

（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張琪更敢憐誰？謹廢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再關情？不遇知音者，誰憐長歎人？」

（旦唱）

（耍孩兒）淋漓襟袖曬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溼。伯勞「五」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

（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 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隄。

(三煞) 笑吟吟一處來，哭嗚嗚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個繡衾香暖留春住；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眼淚愁眉。

(末云) 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

(旦唱)

(二煞) 你休愛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卻休，『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 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

(旦唱)

(一煞)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

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夫人去好一會，姐姐，咱家去。

〔旦唱〕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旦，紅下。〕

〔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早尋個宿處。洎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下〕

【題解】唐元稹作會真記記崔張戀愛事。或謂張生即張籍，或謂即元稹本人，均無確考。至趙德麟演爲商調鼓子詞，至金董解元作絃索西廂，王實甫更演爲北曲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遂爲北曲中之傑作。

【注釋】（一）王實甫、大都人。其生平事蹟不詳。大概爲金元之交的人物。其作品共有十三種，今存西廂記及麗春堂二種，餘均散失。涵虛子詞品評『王實甫如花間美人』。（二）後漢梁鴻娶孟光，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三）武昌北山上望夫石，石若石人

立。傳云，昔有貞女，其夫從役，走赴國難。携弱子餓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爲石。見幽  
明錄。（四）白居易於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次年秋送客湓浦，聞舟中倡女夜彈琵琶，遂  
成琵琶行一詩，有『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五）伯勞、烏名。

## 史通二體篇

劉知幾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二〕，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尙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三〕。惟此二家，各相矜尙；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僞德，事當衝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四〕，杞梁之妻〔五〕，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六〕，仁若顏回〔七〕，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

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繼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七〕，將楚屈原〔八〕同列，魯之曹沫〔九〕，與燕荆軻〔一〇〕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千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一二〕，鄭子真〔一三〕；後漢之郭林宗〔一四〕，黃叔度〔一五〕；晁錯，董生之對策〔一六〕；劉向谷永〔一七〕之上書；〔一八〕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

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恠，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瓌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曄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固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千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畧，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注釋】

(一)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見古今正史。

(二) 荀悅撰漢紀，張璠撰後漢紀，皆編年體。班固撰漢書，華嶠

撰後漢書，皆紀傳體。

(三)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有三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四)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

嬰，杞殖載甲宿於蒿郊。宮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即杞殖。」〕（五）柳惠即柳下惠也，春秋時魯人。居柳下，諡曰惠。（六）顏回、字子淵，春秋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學行卓絕，年二十九（或云三十二）而卒。後世尊爲「復聖」。〔七〕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卒年三十三。（八）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讒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讒，放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終自沈汨羅江而死。〔史記屈原賈同一列傳。〕（九）曹沫，春秋魯人，以勇力事莊公。與齊戰，三敗北，公懼，獻邑地以和。魯與齊會於柯而盟，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歸沫三戰所亡地於魯。（一〇）荊軻，戰國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客之，欲令劫秦王反諸侯侵地。軻請秦王將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以行，賓客皆白衣冠送之。既至，以匕首擡秦王，不中，被殺。〔史記荊軻同入刺客列傳。〕（一

一) 嚴君平、名遵，以字行，漢蜀人。卜筮於成都市。閉肆則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益州牧李強欲畀以從事，既相見，不敢言。年九十餘卒。所著老子指歸已佚，今所傳之道德指歸論，曹學詮疑爲僞託。(一一) 鄧子真、名樸，漢襄中人，修道守默。成帝時，大將軍王鳳禮聘之，不應。家於谷口，世號谷口子真。(一二) 郭林宗、名泰，後漢界休人。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舉有道，不就，善品題海內人士，然不爲危言覈論，故黨錮禍起而泰獨免。(一四) 黃憲、字叔度，後漢慎陽人。郭泰少遊汝南，稱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滯之不濁，初舉孝廉，又辟公府。(一五) 漢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晁錯對策高第。至於董仲舒，則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爲江都相。(一六) 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一七) 劉向，仕於宣帝朝，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谷永事蹟已見上。(一八) 王即王隱。(一九) 虞即虞預。(二〇) 干寶撰晉紀。(二一) 徐即徐爰。(二二) 沈即沈約。(二三) 裴略即裴子野撰宋略。



---

國  
文  
讀  
本

## 管子任法篇

聖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等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驅，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

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恆三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三焉，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四，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囊五於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六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謹杵習士七，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

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諫忤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侮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八〕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脩通〔九〕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而不私賞也，惡人而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

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二〇」之所慎也。

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勸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

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德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

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主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題解】

漢書藝文志著管子八十六篇，至梁隋時，亡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

，問霸，救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宋時，又亡王言篇。至今祇餘七十五篇。是書當然非管仲作，然先秦學術史料，保存極多。即以是篇而論，其言法意，法理，法之神聖精神，視韓非子有過之無不及。

【注釋】

(一) 塹、粘土。塹、瓦型。(二) 尹注：『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喻

樾謂恒乃慎之誤。(三)戴望管子校正引丁云：「發乃法字之誤。」(四)王念孫曰：「閒識當爲聞識。」(五)管子校正引張云：「囊疑震之誤。洛誥釋文引馬注：「囊，勉也。」」(六)此恆字，俞樾亦謂爲慎字之誤。下恒字同。(七)誥杵，俞樾謂當作誥，乃疊韻字，猶遲疑也。習士，猶言俗人。(八)翦，俞樾謂爲濟之聲誤。(九)修通，校正引張云：「疑循道之誤。」(一〇)俞樾云：「失君當爲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然」句而誤。」(一一)匈、通胸。





國  
文  
讀  
本

## 文獻通考總序

馬端臨「一」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儀。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三」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畧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

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四〕，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之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五〕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六〕，凡歷代因革之故，燦然可考。其後宋白〔七〕嘗讀其書，至周顯德〔八〕；近代魏了翁〔九〕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弘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篇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治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

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一〇〕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一一〕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于綴緝，顧百憂熏心，三餘〔一二〕少暇，吹竽〔一三〕已澀，汲綆〔一四〕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殷夏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一五〕，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一六〕，家藏墳索，挿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一七〕，其于文獻蓋庶幾焉。蓋恐一旦散

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糶，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業，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記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二〕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三〕號善著述，李延壽〔四〕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矚目鏤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車之愧，庶有志于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注釋】

（一）馬端臨，字貴興，宋樂平人。咸淳中漕試第一，以蔭補承事郎。後爲

柯山書院山長，終台州學教授。所著文獻通考，賅博過於杜佑通典。（二）見荀子非相篇

。〔三〕史記八書曰禮、樂、曆、律、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四）論語爲政篇：『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五〕杜佑，字君卿。唐憲宗時，兩攝冢宰，進司徒，封岐國公。其通典一書，

共二百篇。（六）天寶，唐玄宗年號。（七）宋白，字太素，宋大名人。雍熙中，嘗奉

召與李昉等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八)顯德、周世宗年號。(九)魏了翁、字華父，宋

蒲江人。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等書。(一〇)范曄、字蔚宗，劉宋時人。博涉經史，善

屬文，能隸，曉音律。其後漢書爲中國有數史學名著。(一一)王溥、字齊物，宋初人。

著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及文集等書。(一二)董遇言爲學當以三餘，謂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見三國志注。(一三)韓非子：『齊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南

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一四)綆、繩短也。修、長也。汲綆不修，謂綆短不可以汲深。見莊子。(一五)論

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一六)箕裘、謂克承父業也。禮：『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一七)趨庭、謂趨庭問父。論語季氏篇：『鯉趨而過庭。』鯉

、孔子之子。(一八)嘉定、宋憲宗年號。(一九)江淹、字文通，梁代文學家。(二〇)

陳壽、字承祚，晉安漢人。其三國志一書，時人稱善敘述，有良史之才。(二一)

李延壽、唐相州人。其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稱爲佳史。

## 金和「詩」二首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終日警三四。南民私相慶，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即候將軍騎，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七歲兒何知，門外偶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灰，撻之大怒詈。從此望將軍，十日九憔悴，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麾下，使賊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刃縛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即將軍賜。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 二 初五日紀事

日前之戰未見賊，將軍欲赦赦不得。或語將軍難盡誅，姑使再戰當何如？昨日黃昏忽傳令，謂『不汝誅貸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烏狂風來，沈沈雲陰



轟轟雷。將謂士曰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復晴，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難乎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晝賊易知。乃于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

【注釋】

(一) 金和，字亞飽，清上元人。嘉慶二十三年生，光緒十一年卒。著有秋

蟻吟館詩鈔七卷。太平軍破南京時，陷在城中。因與太平軍人往來，謀作內應。時向榮屯兵

城外，乃冒險出城，與向榮約期夾攻，自以生命爲質。至期官兵不至；再約，又不至。城內

同黨多被殺。金氏歷盡艱危，並痛恨官軍之腐敗無能，故其紀事詩不惟親切動人，且富於歷

史之價值。(二) 向榮字欣然，清大寧人。以軍功累官提督，能用兵。洪楊亂初起時，用

爲欽差大臣，但卒未能平亂。(三) 龜手，冬時人手受冷，坼如龜形也。

抱朴子詰鮑篇 葛洪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

『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鬪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

『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

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而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並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舖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

『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芬橑』〔三〕，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荒淫之城，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剗』〔三〕銳之器，長侵剗

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鈇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四〕「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薙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關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入〔五〕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獮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

『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六〕擊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讒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七〕，莫不權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八〕，載戢干戈，載囊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

『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

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枵柚乏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櫛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

【題解】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句容人。初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

就。後至羅浮山煉丹，丹成尸解。所著抱朴子，內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詰詭一篇，純爲

詰難鮑敬言而發。鮑敬言蓋爲無君主義者，其說今不俱存。今錄詰鮑篇鮑敬言之語，而葛洪之詰難則從略。

【注釋】

(一) 烝民，猶言衆民。(二) 椽，複屋棟也。椽，椽也。(三) 剡，音琰，銳利也。(四) 四句見莊子馬蹄篇。(五) 四八皆陰數也。(六) 後漢書陳球傳：『公自出宗室，位登台鼎。』(七) 尚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參閱下條。(八) 尚書武成曰：『……王(武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用。』

## 鄭珍「詩」二首

### 一 南鄉哀

提軍駐省科軍糧，縣令鼓行下南鄉。兩營虎賁<sup>〔一〕</sup>二千士，迫脅富民莫遙指。計口留穀餘助官，計貲納金三日完。汝敢我違發爾屋！汝敢我叛滅爾族！旬日坐致銀五萬，秤計釵鑊斗量釧。嗚呼！南鄉之民哭訴天，提軍但聞得七千！

### 二 經死哀

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祇要銀；若圖作鬼卽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狺呼狺子來，且與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sup>〔二〕</sup>。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戶<sup>〔四〕</sup>，西城又報縊三五！

### 【注釋】

（一）鄭珍、字子尹，晚號柴翁，清貴州遵義人。道光十七年舉人，二十四



年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未赴而卒。鄭氏學宗許鄭，精通聲音文字之原，兼長詩古文詞。著有說文逸字，集經集經說及集經集詩文集等書。（二）虎賁、勇士之稱，言如猛虎之奔，狀其勇奮也。（三）陌、百錢之謂。足陌、猶云十足。（四）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尸蟲出於戶。

讀史方輿紀要總序 顧祖禹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分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書何適從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蕩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瞠瞠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

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三〕。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予之書而不取信於嚮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函關〔四〕劍閣〔五〕，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六〕；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武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七〕；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易

侯以之列八陣〔八〕，李靖以之變六花〔九〕。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

或曰：「審如子言，嚮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理。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嚮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櫂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爲嚮導，嚮

導其可恃乎哉？何也？嚮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理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臨時之嚮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尙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嚮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以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嚮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僕夫云爾哉！

「且吾書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隱，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

「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嚮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後取資於嚮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慨，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

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二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題解】

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撰。祖禹，字景范，學者稱宛溪先生。性廉介樸厚

，沈著有大略，不求名當世，與父隱躬耕虞山，精史學。是書分歷代州城形勢九卷，南北直省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山川原委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百三十卷。據正史，考地理，對於山川形勢，以及古今用兵之宜，興亡得失之蹟，言之極詳，爲清代有名史地書。

【注釋】

(一)見楚辭卜居。(二)見公羊傳哀十四年。(三)見孫子軍爭篇。

按孫子、舊傳孫武撰，或謂後人依託。(四)函關，即函谷關，秦之東關。在今河南靈寶

縣南。(五)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二十五里。其地峭壁千仞，下臨絕澗，極爲險峻。

(六)印嶽有九折坂，太行山有羊腸坂。印嶽在今四川榮縣西八十里。(七)尚書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用曰需用五福，威用六極。」(八)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據寰宇記：「夔州奉節縣，

本漢魚腹縣，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凡六十四聚。」（九）李衛公兵法：「太宗曰：『卿所製六花陣，此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古製如此，臣爲圖因之。』」（一〇）周顯王二十八年：魏廆涓伐韓，齊伐魏以救韓，田忌爲將，孫臏爲師。廆涓返救，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陞，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廆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以火燭之，讀未畢，伏兵萬弩齊發，魏師大亂，涓自刎。（一一）漢三年：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號二十萬。李左車謂陳餘曰：『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從。信聞之，大喜，乃引兵下，大破之。（一二）曹操小字阿瞞。建安二十年，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謂張魯易攻，陽平城平，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乃往臨履，不如所聞。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意沮而還。（一三）魏將夏侯懋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以爲此計危，故不用。（一四）祖禹父初名柔謙，



國文讀本

八

字剛中，入清更名隱，字耕石。家貧，或竟日不食。避流寇之變，率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著有補韻略、六書考定等書。

## 古詩六首

### 上山采蘼蕪<sup>〔一〕</sup>

上山采蘼蕪<sup>〔二〕</sup>，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指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sup>〔三〕</sup>，故人工織素<sup>〔四〕</sup>；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 從軍行<sup>〔五〕</sup>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塚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藪<sup>〔六〕</sup>，井上生旅葵。』

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子夜歌「七」五首

一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二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

三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四

攀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五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華山畿「八」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

二

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三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五」只爲汝。

四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

五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讀曲歌

一

自從別郎後，臥宿頭不舉。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爲汝。

二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楊白花□□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闔，楊花飄蕩落南家。

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

裏。

【注釋】

(一) 上山采蘼蕪 漢人所作，不知姓氏。

(二) 蘼蕪 多年生草，高尺許，夏日開小花，五瓣色白，有清香。爾雅作蘼蕪，亦作蘼。蘼。

(三) 織 重絹而其色微黃者。

(四) 素 生絹潔白者。

(五) 從軍行 樂府平調曲名，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辛苦之辭。」

(六) 旅 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曰旅。

(七) 子夜歌 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庚信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詩人也。後人更爲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

(八) 華山畿 古今樂錄曰：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乃合葬，呼曰神女塚。樂府詩集除女此歌外，尙載十九首。

(九) 慊慊 不滿意也。讀曲歌古今樂錄曰：讀曲歌者，元嘉（宋元帝）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上，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共八十九首。

(一〇)烏臼 落葉亞喬木，高二丈餘，實可製油，爲肥皂及蠟燭之原料。

(一一)楊白花 梁書曰：楊華有勇力，貌容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鄰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楊白華歌，使宮人歌之，聲甚淒惋。

## 黃遵憲「」詩一首

### 一 馮將軍「」歌

馮將軍，英名天下聞。將軍少小能殺賊，一出旌旗雲變色。江南十載戰功高，黃絳色映花翎飄。中原蕩清更無事，每日摩挲腰下刀。

何物島夷橫割地，要索黃金要歲幣！此門管鑰賴將軍，虎節重臣親拜疏。將軍劍光方出匣，將軍謗書忽盈篋；將軍鹵莽不好謀，小敵雖勇大敵怯。

將軍氣湧高於山，看我長驅出玉關「」。平生蓄養敢死士，不斬樓蘭「」今不還！

手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吸匈奴血。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殺。

奮挺大呼從如雲，同拚一死隨將軍。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孤將軍



恩？將軍威嚴若天神。將軍有令敢不遵！負將軍者誅及身！

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衆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礮欲發聲，戟旣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盪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

吁嗟乎！馬江一敗軍心懾<sup>〔五〕</sup>，龍州<sup>〔六〕</sup>壓地賊氛壓。閃閃龍旗天上翻，道咸以來無此捷！得如將軍十數人，制梃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

二 聶將軍<sup>〔七〕</sup>歌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sup>〔八〕</sup>將帥無人不愛君。

燕南忽報妖民起，白晝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sup>〔九〕</sup>，是何鼠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團，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礮聲一到駢頭死<sup>〔一〇〕</sup>。

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sup>〔一一〕</sup>；後傳親王令，責汝何暴橫<sup>〔一二〕</sup>；明晨

太后<sup>〔一〕</sup>詔，不許無理鬧；夕得相公書，問訊事何如？皆言此團忠義民，志滅蕃鬼扶清人；復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

國人爭道天魔舞<sup>〔二〕</sup>，將軍墨墨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何所。

大沽昨報礮台失<sup>〔三〕</sup>，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轟字軍旗入復出。雷聲聒聒起，起處無從覓；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槍雲黑。百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

此時衆團民，方與將軍鏖；阿師黃馬絃，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sup>〔四〕</sup>；亦有紅燈照<sup>〔五〕</sup>，巾幗羸兜鍪。『昨日拜賜金，滿車高甌窶，京中大官來，神前同叩頭；懿旨<sup>〔六〕</sup>五六行，許我爲同仇，獎我興甲兵，勉我修戈矛<sup>〔七〕</sup>。將軍顧輕我，將軍知此不？』

軍中流言各譁諛：『作官不如作賊好！』諸將竊語心膽寒：『從賊容易從軍難。』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

將軍氣湧徧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罷戰歸，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將軍出戰時，闖門衆多僕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芒龍繩縛兼鞭笞，驅迫泥行如犬鷄，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遲，將軍將軍宜急追！』

將軍追賊正馳電，道旁一軍路橫貫；齊聲大呼聒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麾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

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礮後門鎗，禿襟小袖鬚髯裝』，蕃身漢心庸何傷？執此誣我讒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我何面目對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強梁，一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

天蒼蒼！野茫茫！八里台<sup>二三</sup>，作戰場！

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披髮歸太荒。左右攙扶出裹瘡，一彈掠肩血滂滂，一彈洞胸胸流腸，將軍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襦襦<sup>二三</sup>，幾人泣送將軍喪。

從此津城無人防！

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蕭騷何處泣？將軍妻，是封君，其存其歿家莫聞；麻衣草屨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裹父屍，萬骨如山堆戰壘！

【注釋】

(一)黃遵憲，字公度，清嘉應州人。光緒二年，順天鄉試中舉人。前後任

外交官三十年，所至凡二十餘國。戊戌變法，氏預聞其事，幾受羅織，光緒三十一年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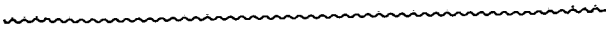
有日本國志四十卷，人境廬詩草十一卷。詩之長處，在能脫離古人羈絆，而注以新思想與新

材料，實爲晚清詩界放一異彩。(二)馮子材，字粹亭，清欽州人。初聚徒博白縣，後附提

督而榮，以討洪楊軍功，累擢廣西提督。越南有亂，清廷命馮討平之。因與法衝突，光緒十

一年，法陷我鎮南關，乃再命馮督師禦之，大敗法軍於諒山，軍威大振。卒諡勇毅。（三）玉關即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古爲通西域要道。（四）樓蘭、漢時西域國名。此指出鎮南關禦法事。（五）光緒十年七月，法軍入馬江，擊沉我軍艦七艘，並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礮臺。馬江本名馬浪江，亦作馬頭江，又稱馬尾，爲我國軍港之一。（六）龍州、今改縣。其地爲廣西與法領安南東京之通路。（七）聶士成、字功亭，清合肥人。起自行伍。性勇敢公廉。中法越南之役，防守臺灣有功，中日之戰，以孤軍守摩天嶺，屢卻日兵，復連山關。和議成，授直隸提督。拳匪起，力主痛勦，爲當國者所阻。八國聯軍攻天津，士成力戰，拳匪復乘之，陣亡於天津城南之八里臺。（八）河朔、河之北岸也。（九）一龍指光緒，二虎指李鴻章奕劻，三百羊，或即指朝臣之不附和拳匪者。（一〇）士成會破拳匪於落堡。（一一）總督指剛毅。（一二）親王指榮祿。（一三）即慈禧。（一四）元順帝荒於遊宴，以宮女十六人，珠纓盛飾，爲佛菩薩相而舞，謂之天魔舞。（一五）大沽口爲天津之門戶，兩岸築有礮臺，今成遺跡矣！（一六）黃馬褂及翠雀翎均清季達官貴人之服飾，時拳匪方被信任，故其首領得躋於尊顯也。衣冠沐猴者，言猴雖具衣冠，實非真人也。

(一七) 拳匪中有所謂紅燈照者，以未嫁少女充之。(一八) 君主時代皇太后皇后之命令曰懿旨。(一九) 此指褒拳匪爲義民事。(二〇) 滸滸即普魯士之另一譯名。士成奉命練兵，採用德國兵制，故云滸滸裝也。(二一) 此指編修彭青藜誣劾士成通敵事。(二二) 八里台、在天津南八里，爲土成陣亡處，紀念碑在焉。(二三) 襴褸，猶今之背心。



國  
文  
讀  
本

東坡詞三首 蘇軾

(東坡全集)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臨江仙 四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去，江湖寄餘生。

卜算子 七

東坡詞三首 (蘇軾)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注釋】

- (一)念奴嬌 詞調名。念奴，本唐時宮女，善歌唱，後因以為詞曲的名稱。此曲字數，恰好一百，因又名「百字令」。自蘇軾製此詞後，又有人取他詞句的句子，名「大江東去」或「醉江月」。(二)小喬 後漢太尉橋玄女，「喬」或作「橋」。三國志周瑜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喬。」(三)綸《X巾 青絲綬的巾》。(四)臨江仙 詞調名。此詞係神宗三年九月蘇氏謫居黃州時作。(五)東坡 在今湖北黃岡縣東。蘇氏此時住在那裡，因自號東坡居士。(六)江湖寄餘生 蘇氏是夜醉後作此詞，與客高歌數遍而散。次日，外間喧傳他作詞後，掛冠江上，擎舟去了。郡守徐君猷聞知，大驚，以為郡失罪人，急去訪問，他却鼻息如雷，猶睡未醒。然此詞後傳到京師，神宗也有些疑心。(見葉夢得避暑錄)。(七)卜算子 詞調名。

## 夜鶯歌 徐志摩

你們沒有聽過夜鶯先是一個困難。北京有沒有我都不知道。下回蕭友梅先生的音樂會要是有貝德花芬的第六個「沁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沁」時，你們可以去聽聽，那裏面有夜鶯的歌聲。好吧，我們只要能同意聽音樂——自然的或人爲的——有時可以使我們聽出神：譬如你晚上在山腳下獨步時聽着清越的笛聲，遠遠的飛來，你即使不滴淚，你多少不免『神往』不是？或是在山中聽着泉樂，也可使你忘却俗景，想像神境。我們假定夜鶯的歌聲比我們白天聽着的什麼鳥都要好聽；他初起像是夔雲甫，噪子發沙的，很懈的試她的新歌；頓上一頓，來了，有調了。可還不急，只是清脆悅耳，像是珠走玉盤（比喻是滿不相干的）！慢慢的她動了情感，彷彿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使他激成異常的憤慨似的，他這才真唱了，聲音越來越亮，調門越來越新奇，情緒越來越熱烈，韻味越來越深長，像是

無限的歡暢，像是豔麗的怨慕，又像是變調的悲哀——直唱得你在旁傾聽的人不自主的跟着她興奮，伴着她心跳。你恨不得和着她狂歌，就差你的嗓子太粗太濁合不到一起！這是夜鶯；是這濟慈 *济慈* 聽着的夜鶯，本來晚上萬籟靜定後聲音的感動力就特強，何況夜鶯那樣不可模擬的妙樂。

好了；你們先得想像你們自己也教音樂的沈醴浸醉了，四肢軟綿綿的，心頭癢癢的，說不出一種濃味的馥郁的舒服，眼簾也是懶洋洋的挂不起來，心裏滿是流膏似的感想，遼遠的回憶，甜美的惆悵，閃光的希冀，微笑的情調一齊兜上方寸靈台時——再來——“in a low, tremulous under-tone”——開誦濟慈的夜鶯歌，那才對勁兒！

這不是清醒時的說話；這是半夢囈的私語；心裏暢快的壓迫太重了流出口來縷縷的細語——我們用散文譯過他的意思來看：——

一

『這唱歌的，唱這樣神妙的歌的，決不是一隻平常的鳥；她一定是一

個樹林裏美麗的女神，有翅膀會得飛翔的。她真樂呀，你聽獨自在黑夜的樹林裏，在幹交叉，濃蔭如織的青林裏，她暢快的開放她的歌調，讚美着初夏的美景，我在這裏聽她唱，聽的時候已經很多，她還是恣情的唱着；啊，我真被她的歌聲迷醉了，我不敢羨慕她的清福，但我却讓她無邊的歡暢催眠住了，我像是服了一劑麻藥，或是喝盡了一劑鴉片汁，要不然爲什麼這睡昏昏思離離的像進了黑甜鄉似的，我感覺着一種微倦的麻痺，我太快活了，這快感太尖銳了，竟使我心房隱隱的生痛了！」

二

『你還是不倦的唱着——在你的歌聲裏我聽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兒。呵，喝一盃陳年的真葡萄酒都痛快呀！那葡萄酒是長在暖和的南方的；普魯岡斯』  
『那種地方，那邊有的是幸福與歡樂，他們男的女的整天在寬闊的太陽光底下作樂，有的攜着手跳春舞，有的彈着琴唱戀歌；再加那遍野的香草與各樣的樹馨——在這快樂的泥土下他們有酒窖埋着美酒。現在酒

味益發的澄靜，香冽了。真美呀，真充滿了南國的鄉土精神的美酒，我要來引滿一盃，這酒好比是希寶克林<sup>〔四〕</sup>靈泉的泉水，在日光裏灑灑發虹光的清泉，我拿一隻古爵盛一個撲滿。阿，看呀！這珍珠似的酒沫在這盃邊上發瞬，這盃口也叫紫色的濃漿染一個鮮艷；你看看，我這一口就把這一大盃酒吞了下去——這才真醉了，我的神魂就脫離了軀壳，幽幽的辭別了世界，跟着你清唱的音響，像一個影子似澹澹的掩入了你那暗沉沉的林中心。

三

『想起這世界真叫人傷心。我是無沾戀的，巴不得有機會可以逃避，可以忘懷種種不如意的現象，不比你在青林茂蔭裏過無憂的生活，你不知道也無須過問我們這寒儉的世界，我們這裏有的是熱病，厭倦，煩惱，平常朋友們見面時只是愁顏相對，你聽我的牢騷，我聽你的哀怨；老年人耗盡了精力，聽憑痺症搖落他們僅存的幾莖可憐的白髮；年輕人也是叫不如

意事蝕空了，滿臉的憔悴，消瘦得像一個鬼影，再不然就進墓門；真是除非你不想他，你要一想的時候就不由得你發愁，不由得你眼睛裏鈍遲遲的充滿了絕望的晦色；美更不必說，也許難得在這裏，那裏，偶然露一點痕跡，但是轉瞬間就變成落花流水似沒了，春光挽留不住的，愛美的人也不是沒有，但美景既不常駐人間，我們至多只能實現暫時的享受，笑口不會全開，愁顏又回來了！因此我只想順着你歌聲離別這世界，忘却這世界，解化這憂鬱沉沉的知覺。」

#### 四

『人間真不值得留戀，去吧，去吧！我也不必乞靈於培克司』<sup>[註]</sup>（酒神）與他那寶輦前的文豹，只憑詩情無形的翅膀我也可以飛上你那裏去。阿，果然來了！到了你的境界了！這林子裏的夜是多溫柔呀，也許皇后似的明月此時正在她天中的寶座上坐着，周圍無數的星辰像侍臣似的拱着她。但這夜却是黑，闇陰陰的沒有光亮，只有偶然天風過路時把這青翠蔭蔽

吹動，讓半亮的天光絲絲的漏下來，照出我腳下青茵濃密的地上。』

五

『這林子裏夢沉沉的不漏光亮，我腳下踏着的不知道是什麼花，樹枝上滲下來的清馨也辨不清是什麼香；在這薰香的黑暗中我只能按着這時令猜度這時候青草裏，矮叢裏，野菓樹上的各色花香；——乳白色的山楂花，有刺的野薔薇，在葉叢裏掩蓋着的芝羅蘭已快萎謝了，還有初夏最早開的麝香玫瑰，這時候準是滿承着新鮮的露釀，不久天暖了，到了黃昏時候，這些花堆裏多的是採花來的飛蟲。』

我們要注意從第一段到第五段是一順下來的；第一段是樂極了的謔語，接着第二段聲調跟着南方的陽光放亮了一些，但情調還是一路的纏綿。第三段稍爲激起一點浪紋，迷離中夾着一點自覺的憤慨，到第四段又沉了下去，從“already with thee！”起，語調又極幽微，像是小孩子走入了一個陰涼的地窖子，骨髓裏覺着涼，心裏却覺着半害怕的特別意味，他低低的說

着話，帶顫動的，斷續的；又像是朝風上來吹斷清夢時的情調；他的詩魂在林子的黑蔭裏聞着各種看不見的花草的香味，私下一一的猜測訴說，像是山澗平流入湖水時的尾聲……這第六段的聲調與情調可全變了；先前只是暢快的愉悅，這下竟是極樂的譫語了。他樂極了，他的靈魂取得了無邊的解脫與自由，他就想永保這最痛快的俄頃，就在這時候輕輕的把最後的呼吸和入了空間，這無形的消滅便是極樂的永生；他在另一首詩裏說——

I know this being's lease,

My fancy of its utmost bliss spreads,

Yet could I on this very midnight cease,

And the world's gaudy ensign see in shreds,

Verse, Fame and Beauty are intense indeed,

But Death intenser—Death is Life's high Meed.

在他看來，（或是在他想來，）「生」是有限的，生的幸福也是有限



的——詩，聲名與美是我們活着時最高的理想，但都不及死，因為死是無限的，解化的，與無盡流的精神皆投契的，死才是生命最高的蜜酒，一切的理想在生前只能部分的，相對的實現，但在死裏却是整體的絕對的諧合，因為在自由最博大的死的境界中一切不調諧的全調諧了，一切不完全的全完全了，他這一段用的幾個狀詞要注意，他的死不是苦痛；是“Easeful death”，舒服的，或是竟可以翻作『逍遙的死』；還有他說“Quiet breath”，幽靜或是幽靜的呼吸，這個觀念在濟慈詩裏常見，很可注意；他在一處排列他得意的幽靜的比象——

AUTUMN SUNS

Smiling at eve upon the quiet sheaves,

Sweet Sapphos Cheek—a sleeping infant's breath—

The gradual sand that through an hour glass runs

A woodland rivulet, a poet's death.

秋田裏的晚霞，沙浮<sup>〔六〕</sup>女詩人的香腮，睡孩的呼吸，光陰漸緩的流沙，山林裏的小溪，詩人的死。他詩裏充滿着靜的，也許香豔的，美麗的靜的意境，正如雪萊的詩裏無處不是動，生命的振動，劇烈的，有色彩的，嘹亮的。我們可以拿濟慈的秋歌對照雪萊<sup>〔七〕</sup>的西風歌，濟慈的夜鶯對比雪萊的雲雀，濟慈的憂鬱對比雪萊的雲，一是動，舞，生命，精華的，光亮的，搏動的生命，一是靜，幽，甜熟的，漸緩的，『奢侈』的死，比生命更深奧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懂了他的生死的概念我們再來解釋他的詩：

## 六

『但是我一面正在猜測着這青林裏的這樣那樣，夜鶯他還是不歇的唱着，這回唱得更濃更烈了。（先前只像荷池裏的雨聲，調雖急，韻節還是很勻淨的；現在竟像是大塊的驟雨落在盛開的丁香林中，這白英在狂顛中繽紛的墮地，雨中的一陣香雨，聲調急促極了。）所以他竟想在這極樂中

靜靜的解化，平安的死去，所以他竟與無痛苦的解脫發生了戀愛，昏昏的隨口編着鍾愛的名字唱着讚美他，要他領了他永別這生的世界，投入永生的世界。這死所以不僅不是痛苦，真是最高的幸福，不僅不是不幸，並且是一個極大的奢侈；不僅不是消極的寂滅，這正是真生命的實現。在這青林中，在這半夜裏，在這美妙的歌聲裏，輕輕的挑破了生命的水泡，阿，去吧！同時你在歌聲中傾吐了你的內蘊的靈性，放膽的盡性的狂歌好像你在這黑暗裏看出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在你的葉蔭中實現了比快樂更快樂的快樂：——我即使死了，你還是繼續的唱着，直唱到我聽不着，變成了土，你還是永遠的唱着。」

這是全詩精神最飽滿音調最神靈的一節，接着上段死的意思與永生的意思，他從自己又回想到那鳥的身上，他想我可以在這歌聲裏消散，但這歌聲的本體呢？聽歌的人可以由生入死，由死得生，這唱歌的鳥，又怎樣呢？以前的六節都是低調，就是第六節調雖變，音還是像在浪花裏浮沈着

的一張葉片，浪花上湧時葉片上湧，浪花低伏時葉片也低伏；但這第七節是到了最高點，到了急調中的急調——詩人的情緒，和着鳥的歌聲，盡情的湧了出來；他的迷醉中的詩魂已經到了夢與醒的邊界。

這節裏 Ruth 的本事在舊約書裏 *The Book of Ruth*，她是嫁給一個客民的，後來丈夫死了，她的姑要回老家，叫她也回自己的家再嫁人去，羅司一定不肯，情願跟着她的姑到外國去守寡，後來他在麥田裏收麥，她常常想着她的本鄉，濟慈就應用這段故事。

## 七

『方才我想到死與滅亡，但是你，不死的鳥呀，你是永遠沒有滅亡的日子，你的歌聲就是你不死的一個憑證。時代儘遷異，人事儘變化，你的音樂還是永遠不受損傷，今晚上我在此地聽你，這歌聲還不是在幾千年前已經在着，富貴的王子曾經聽過你，卑賤的農夫也聽過你；也許當初羅司那孩子在黃昏時站在異邦的田裏割麥，他眼裏含着一包眼淚思念故鄉的時

候，這同樣的歌聲，曾經從林子裏透出來，給她精神的慰安，也許在中古時期幻術家在海上變出蓬萊仙島，在波心裏起造着樓閣，在這裏面住着他們攝取來的美麗的女郎，他們憑着窗戶望海思鄉時，你的歌聲也會曾經感動她們的心靈，給他們平安與愉快。』

八

這段是全詩的一個總束，夜鶯放歌的一個總束，也可以說人生的大夢的一個總束。他這詩裏有兩相對的（動機）；一個是這現世界，與這面目可憎的實際的生活；這是他巴不得逃避，巴不得忘却的，一個是超現實的世界，音樂聲中不朽的生命，這是他所希望的，他要實現的，他願意解脫不完全暫時的生爲要化入這完全的永久的生。他如何去法，憑酒的力量可以去，憑詩的無形的翅膀亦可以飛出塵寰，或是聽着夜鶯不斷的唱聲也可以完全忘却這現世界的種種煩惱。他去了，他化入了溫柔的黑夜，化入了神靈的歌聲——他就是夜鶯，夜鶯就是他。夜鶯低唱時他也低唱，高唱時他

也高唱，我們辨不清誰是誰，第六第七段充分發揮「完全的永久的生」那個動機，天空裏，黑夜裏已經充塞了音樂——所以在這裏最高的急調尾聲一個字音 forlorn 裏轉回到那一個動機，他所從來那個現實的世界，往來穿着的還是那一條線，音調的接合，轉變處也極自然；最後揉和那兩個相反的動機，用醒（現世界）與夢（想像世界）結束全文，像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裏，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裏迴盪着，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沈入了無底的深潭……音樂完了，夢醒了，血嘔盡了，夜鶯死了！但他的餘韻却嫋嫋的永遠在宇宙間迴響着……

（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夜半）

【注釋】

- （一）義譯作交響樂。（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英國詩人。生於倫敦，初學醫術。一八一七年詩集出版，並與雷姆（Lamb）等相識，始決心作詩人。一八二〇年遊意大利，因肺疾死於羅馬。有詩集行世。（三）普魯阿斯（Provence），法國東南部之一省名。（四）原文作 Hippocrène，即馬泉之意。在黑立孔山（Mount

國文讀本

一四

Heicon) 上。(五)原文作 Bacchus，亦稱 Dionysus，希臘酒神。(六)沙浮(Sappho)，希臘女詩人。(七)雪萊(P. B. Shelley 1792—1822)，英國詩人。與拜崙相善，富於革命思想。

## 國語召公諫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sup>〔一〕</sup>。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彌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sup>〔二〕</sup>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sup>〔三〕</sup>，瞽獻曲<sup>〔四〕</sup>，史獻書<sup>〔五〕</sup>，師箴<sup>〔六〕</sup>，瞽賦<sup>〔七〕</sup>，矇誦<sup>〔八〕</sup>，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sup>〔九〕</sup>，瞽史教誨<sup>〔一〇〕</sup>，耆艾修之<sup>〔一一〕</sup>，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sup>〔一二〕</sup>，所以阜<sup>〔一三〕</sup>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乎？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二四〇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鏡〔一五〕。

【題解】

召公名虎，召康公之後，諡曰穆公。時爲厲王卿士。厲王名胡，周十世主，多行虐政，國人謗王。王不務修德行，而但用監諉法，欲以止謗；故召公諫之。

【注釋】

- (一) 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眴也。(二) 障、防也。(三) 謂獻詩以諷也。列士、上士也。(四) 瞽、樂師；曲、樂曲也。(五) 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六) 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七) 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八)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謂箴諫之語也。(九) 補、補過；察、察政也。(一〇) 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一一) 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一二) 謂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也。(一三) 阜、厚也。(一四)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一五) 流、放也。鏡、晉地。今山西趙城縣。

## 祭 義 節禮記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

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懍惓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非十二子 節錄衛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澆亂天下，喬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踳、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鱸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鈳也。

尙法而無法，〔下脩〕不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堯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贅儒，矜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掌天下之英傑，而告之大〔古〕道，教之以至順，與窳之間，簞席之上，〔歛〕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

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而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

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急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乏，好姦而與衆，利足而

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詭怪狡獪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可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士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也。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定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毀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汗；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穆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其冠〔統〕俛，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隗隗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儻儻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謏詢：是學者之鬼也。

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 水滸序

施耐菴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在家，六十不應出遊。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

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操頭面，裹巾幘，進盤殮，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

快意之事，莫如友，快友之快者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眞任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秣米，身不能飲，備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其

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蓆；縛帚所以掃地，織蓆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卽唐表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

吾友旣皆恬淡闊達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即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旣盡，其心多嬾，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

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

時半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聞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舒卷自娛，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

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生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生得讀此書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菴叙。

---

國  
文  
讀  
本

四  
文化學社

## 詞之源流

陳彬軒

關於詞之源流，詩藪及文體明辨云：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詩藪）

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文體明辨）詞自固爲樂府之流別，然直接由唐之絕句而出。蓋漢魏之樂府漸亡，而唐人專歌絕句。于絕句之歌法中，施以和聲，散聲，偷聲，此詞之所由起由也。因五七言絕句整齊，而乏變化之興味。故于歌時，常偷一句中之一字以屈之，或于句間句尾加以和聲散聲以伸之，而節其抑揚緩急之調。依其聲之屈伸，按譜填字，即稱爲詞。

按詞起于唐之中葉。例如張志和之漁歌子，劉禹錫之瀟湘神，實爲詞



以上之例，爲最原始的詞式。漁歌子第三第四句，及瀟湘神之第一第二句，是偷七字中之一字而截分爲二句。其平仄，押韻，雖與詩少異，要之相距不遠。凡依詞牌名之意而作者，稱爲本意。後世詞牌有定名，其詞中之意，全與詞牌相離矣。故文體明辨云：

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

世稱填詞創于李白，傳誦其所作之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然此不過借太白之名，以重詞之起原耳。胡氏筆叢謂二詞是晚唐所作而嫁名者，信不虛也。

詞之始作，極爲簡單。迨至流行後，其格式漸次複雜，遂生諸體。即前後段同一調者，稱爲雙調。後段之換首者，稱爲換頭。或有前後段全然異式者，或有至三疊四疊者。從其字句之長短，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據詞律則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至九十一以上爲長調。然此亦爲不通之說，蓋不必拘泥於字數也。詞式之最簡單者：



爲十六字令，祇十六字；其最長者爲鬮蹄序至四疊二百四十字之多。據欽定詞譜，則詞式之多達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零六體。

要之，詞起于中唐，自晚唐至五代遂大流行，及宋而極盛矣。徽宗多才而精音律，命周邦彥爲大晟樂府，比切音調，盛作新聲。宋人概善于填詞，名家輩出，宋詞有南北兩派；南派爲柳耆卿，周邦彥一派，以婉約爲主；北派爲蘇東坡，辛稼軒一派，以豪放爲主；然詞本爲歌曲，原於人情，專尚辭之婉麗，調之流暢，故學者宜以婉約之南派爲宗。其豪放之北派，殆爲別格也。故文體明辨云：

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辭情醞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爲正。否則雖極精工，終乖本色，非有識之所取也。

此言誠篤論也。

## 互爭

嚴復

難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爲天演矣。夫名學〔二〕之理，事不相反之謂同，功不相毀之謂同，前篇所論，二者相反相毀明矣。以矛盾〔三〕，互相牴牾〔三〕，是果儻馳〔四〕而不可合也。如是豈名學之理，有時不足信歟？應之曰：「以上所明，在在〔五〕徵諸事實，若名學必謂相反相毀，不出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爲天演，則負者將在名學，理徵於事，事實如此，不可誣也。

夫園林臺榭，謂之人力之成可也，謂之天機之動，而誘衷〔六〕假手於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無不可。獨是人力旣施之後，是天行者，時時在在，欲毀其成功，務使復還其舊觀而後已。倘治園者不能常日存〔七〕之，則歷久之餘，其成績必歸於烏有，此事所必至，無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鐵橋，沿河石隄〔八〕，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資成物者也。然而飄風朝過，則

機牙闔損，潮頭暮上，則基陘〔九〕微搖，且涼熱漲縮，則筓緘〔一〇〕不得  
不鬆，霧淞〔一一〕潛滋，則銹澀不能〔一二〕不長，更無論開闔動盪之日有損傷  
者矣。是故橋須歲以勤脩，鴈須時以培築，夫而後可得利用而久長也。

故假人力以成務者天，憑天資以建業者人，而務成業建之後，天人勢  
不相能，若必使之歸宗返始〔一三〕而後快者，不獨前一二事爲然，小之則樹  
藝牧畜之微，大之則修齊治平之重，無所往而非天人互爭之境。其本固一  
，其末乃岐。聞者疑吾言乎？則盍觀張弓，張弓者之兩手也，支左而屈右  
，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拒，然則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語乎  
？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變化者耶？

【注釋】

（一）名學 卽論理學。

（二）以矛盾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  
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

(三) 抵牾 抵觸也。

(四) 儻馳 儻同舛馳，相背馳也。

(五) 在在 處處也。

(六) 誘衷 衷心也，謂天引誘人之心也。

(七) 目存 目注視之也。

(八) 闕 同堰。

(九) 趾 同址。

(一〇) 筍緘 謂接筍緘封之處。

(一一) 霧淞 夜寒結水如珠，見日乃消，齊魯謂之霧淞。

(一二) 能 順習也。

(一三) 歸宗返始 謂恢復原狀也。

---

國  
文  
讀  
本

四  
文化學社

截冠雄雞志 |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

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巔。

翱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共惡其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

而不使偶其羣耶？

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擻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其食及棲焉。』

『夫雞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必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

翱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於羣，羣皆妒焉，尙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

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墜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萑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

君得之而喜。增壁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繕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梳勁鷲，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



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掩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

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兩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

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椀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書沈明通事 汪疏

淮安沈明通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  
通明匿仰妻子他所。

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岩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

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

州市上，聞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籛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值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酒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

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卽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膂力稍衰矣。飲酒猶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

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翕，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

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僮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略，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習聞也。其他流落溷沒，爲余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

之亡也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鬪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余所以嘆也。

---

國文讀本

四  
文化學社

## 復堂日記五則

譚獻

風日晴好，有雲栖〔一〕之遊。乘筍輿〔二〕，循江干，一擊空明之趣。入山望叢篁疊翠中，一徑通幽，精籃〔三〕修潔。入道場淪〔四〕山泉，餐伊蒲〔五〕後，拂竹意行〔六〕。坐山亭清話，時。憶亡友高昭伯喜誦郭頻伽〔八〕「直以一身穿萬竹，忽然四面立羣山」詩語，以爲善寫雲栖之景，此事三十年，前塵罔罔。（戊子）

閱漁洋山人〔九〕居易錄，名言雅句，國故舊聞，隨筆寫記，自有義法。予欲仿此爲日記，以二十年亂離奔走，棄本散失，近年所記，荒畧不足觀。前哲緒餘，後生亦不能學步。

月餘日，出入寡歡，心志慘沮，覺非佳朕。忽得揚州書，乃莊中白詒也。郢人逝矣〔一〇〕，臣質已淪，茫茫六合，此身遂孤。懷寧〔一一〕一別，竟終古矣。二十餘年，心交無第二人，素車〔一二〕之約，亦不能踐。夢

魂搖搖，更無熟路。再展遺文，遂有昨猶見佛，今日已稱我聞之歎。

行縣霜風砭肌，下幃閉置。自派河，至三河，隴畔叱犁，屋頭曬粉，剝棉采菽，人在幽風圖畫中。然新麥已插，晚禾猶黃。人事遲速不齊，往往如此。往來假鍾氏米肆小憩。主人鍾文斌，夫婦同庚八十八，四子十五孫六曾孫，長者亦能屬文矣。老人耳目不廢，不杖能行五里，此福殆過人間富貴也。（甲申）

將去合肥，諸君餞於遺園，藤陰薄醉，春雨如絲，惓惓花，微吟春酌，古懷離緒，遲暮徘徊矣。登舟日，衣冠走送，大雨沾塗。晚晴客散，行人黯然。泛宅浮家，頻年習慣，鷗鳥騰笑，夕陽無言。

【注釋】

(一) 雲栖 寺名。

(二) 筍輿 竹輿一稱編輿。

(三) 精籃 指佛寺。

(四)滄 音藥煮也。

(五)伊蒲 佛寺素席曰伊蒲饌。

(六)意行 隨意行走。

(七)逸 逸同移遷也。

(八)郭頻伽 郭摩清吳江人，字祥伯，號頻伽嘉慶間貢生，著有靈芬館全集。

(九)漁洋山人 王士禎清新城人，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著有帶經堂

集精華錄居易錄等數十種。

(一〇)郢人二句 事見莊子徐無鬼篇「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

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石匠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一一)懷寧 即安慶。

(一二)素車 後漢范式與張劭相反善劭死式馳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引將定柩不肯行移時式素



國文讀本

車白馬號哭而來因執佛引柩於是乃前見後漢書。

(二三) 幽風 詩國風之一。

四  
文化學社

##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梁啓超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

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爲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爲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爲凡人類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 其一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

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sup>〔三〕</sup>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患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sup>〔四〕</sup>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羣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羣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羣之德

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繼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繼小羣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敵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爲羣，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倚賴，是倚羣毋乃可恥，常繼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五」爲合羣之不二法門，馴至盡棄其獨立，闌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僭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羣之賊，若是

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羣云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羣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合無數阿屯（二六）而成一體，合羣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羣之獨立。

### 其二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七〕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凡各國憲法所定形

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八〕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採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云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尙得爲有自由乎！願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即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

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眞。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羣。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羣。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羣。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羣。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眞。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九〕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



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須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爲豪傑，則豪傑矣，欲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也，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迴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爲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鏖戰四百兆羣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

之氣魄，絕大之膽量，何能於此四面楚歌中<sup>二二</sup>，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sup>孟子</sup>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奪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廢鑠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撫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sup>二三</sup>；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sup>二四</sup> 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sup>二五</sup>，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

闊大，其膽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六」羣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斲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任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七」，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八」，卒乃懷慙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著，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九」必有我師爲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二〇」爲鵠「二一」；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 其四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二二」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

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

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羣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覩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强，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眞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

，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 其五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爲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爲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願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

加○以○人○爲○之○破○壞○而○尙○可○有○爲○。○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一三三）○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盪○魑○魅○罔○兩○（三四）○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爲○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爲○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爲○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爲○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

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 結 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羣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三五）；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



身之道是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  
十二六。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注釋】

(一) 自畫 畫，截止也，自畫自限止其進步也。

(二) 客氣 激於一時之意氣也。

(三) 背城借一 謂最後之一死戰也。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四) 物競天擇 達爾文謂萬物競存，優勝劣敗，其為優為劣蓋天(自然)為之選擇。

(五) 和光同塵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言不露鋒芒而與塵俗相合也。

(六) 阿屯 原子之譯音。

(七) 時 是也。

(八) 予 與也。

(九) 口頭禪 禪為佛教之一宗，教義玄妙不易知。口頭禪者謂口能言禪宗所用之常語，

而不知其意義也。

(一〇)自賊 賊猶害也，自賊謂自害其身也。

(一一)自暴 卽自害也。

(一二)四面楚歌 漢軍圍項羽於垓下，使四面皆楚歌，今用爲四面受敵之詞。

(一三)霸王剛毅 清之宗室，指揮義和團，圍攻使館，與各國宣戰者。

(一四)格蘭斯頓 英之政治家。

(一五)欲然 不足之意。

(一六)校 與較通。

(一七)河伯海若 莊子秋水篇河伯(河神)自以爲水之大無過己者，及東行至北海，不見涯涘，乃望洋向海若(海神)而嘆。

(一八)遼東豕 後漢書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返。

(一九)三人行 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

(二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語見中庸，謂自信之篤，當世無人信從其道，將俟之百世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之後，以待聖人之採取，而無所疑惑。

(二一) 鵠 目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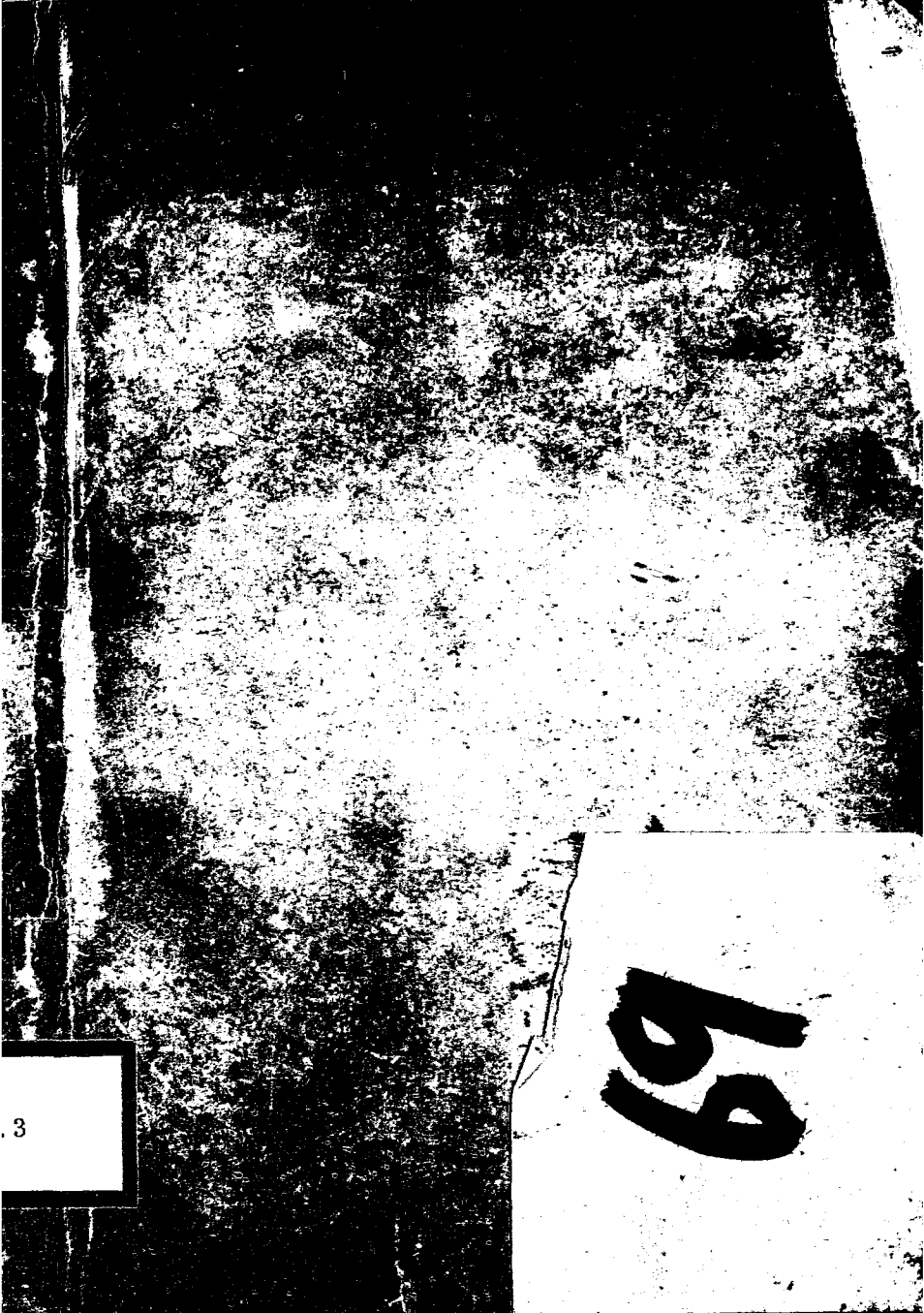
(二二) 知類 呂氏春秋篇名。謂人當自愛其類。

(二三)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眩，憤亂也，瘳，病愈也，言若藥之力不能使病人目耳憤亂，則其病不能愈也。

(二四) 魑魅罔兩 魑，山魃，魅，物怪，罔兩亦怪物。以喻險惡之人也。

(二五) 軋轢 排擠欺壓也。

(二六) 行百里者半九十 俗語也。謂有終之難，末後十里之路，其費力與五十相等。



.3

19